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5/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 史部·史鈔類

南北史鈔不分卷

〔明〕周詩雅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 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明〕彭以明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彭惟成等刻本

..... 二三五

南北史鈔不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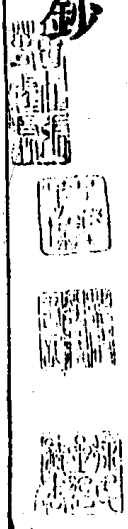
〔明〕周詩雅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北史抄

無卷數》提要

南北史鈔



唐學士李延壽合其父子兩代

之著述纂南北二朝史而魏宋

齊梁諸書俱廢卽沈約之宋書

彭寶訓

世稱名雋亦格而不行是可以

知延壽矣其間叙事多不雅馴

處亦當時風會使然一再哦之

箇中清言塵外涼思恍恍松吟

絕澗雪洒瑤臺似汗雨袂風時  
不可無此冷語蟻酣蝶栩時不  
可無此醒語肥肉厚酒時不可  
無此淡語何雲情浩蕩而霞彩

二

披斐哉至其寫穢褻不簡羣所  
唾罵不甘之猥事真令人足以  
戒而繪礫刻自處世之頃刻難  
堪之獨行尤令人足以興揚波

煽颺一歸風雅聽者泚泚乎冰  
雪沁脾焉嚙異矣哉夫山嶽鎮  
地言成典謨金石在懸宮商有  
序此臺閣之體也泓泓盈盈漣

三

漪是生蘭蘭青青踈篁舞庭此  
山林之體也學士以山林之筆  
舌勒臺閣之載紀詎云慧業含  
毫直是溲心說法余勿耽是史

老而無述憶乙丑編管山居不  
欲傲費時日字櫛而句比之茲  
復不欲抹殺一段苦心也爲之  
撮其會而付剞劂氏閱竟涼風

四

入懷醒然清悟抽簪擊茶甌高  
唱而識歲月云

崇禎壬申夏五延陵周詩雅慕

南北史鈔序

古人成一家言無鉅無細其筆之勢  
墨之瀟必有伏穎流珠處以泄鴻濛  
而會象緯其他草之與之等於雲烟  
之撒拂草樹之烘染其下僅高於瀾

序一

雅樹同至利

朝報而已此伏穎流珠處作者氣酣  
興道往之不自知而讀其書者知之  
矣以分其故作者之力費讀其書之力  
全也山經地紀釋言虫語靡不皆然  
而况若差臣之醉焦沸之與人之醉

愛痛理或亂之醜媵結為一代之史  
乎字而畫之不止句而乙之不止為  
而繼之不止帶糜堂腐終不若三衣  
神仙也余髮未攝而已讀子長之書  
餘皆一過了之獨於弟卿天子灌將

序二

軍之幸每低徊尋叩爪痕滿紙印魔  
入眈耒頓就枕而冊遮面仍自易水  
歌殘掩臨歧之淚凌雪讀既托上世  
之交後若壽起杯行語繁膝半之程  
官尉灌臨汾同為眉奮眦裂者之醜

若摧而訶詆彼一過了之者孤如許  
車假令心強手之強目讀數行而輒  
勝玄祇有蝴蝶相之耳余嘗恨八股  
崇人自史遷外不得手未見之編游  
絕塵之侶雖南面有城馭兵漢大而

序三

矧其虛擁之閩友鄙能胎豪人也誦  
余詩至遍讀異人書之句曰子無恨  
世間自有異人異人自有異志急微  
之知為晉陵周廷吹先生其所撰者  
而我宅者是也余藉以八股中在事



先生但風區烟界惟有癡想下襟若  
手未見之編則專恃坐胎郵筒而計  
與醒胎別十三年矣辛未夏先生以  
權使君節駐清湖私自志日見異人  
自獲美玉而肺疾見侵不巾幘者不

序四

閱月冬事幾半始執末學之禮侍先  
生於水明亭先生亦投為臭味怒其  
慢懶得讀文苑詩選三種合之為  
二十五卷固已涉往金留水落石出  
若其度筭東閣者一旦辭蛛絲而攤

斐凡是先生不默出其異以藩飾人  
追琢人滌滌人素法之厚也余漸淡  
及子長之書先生更取南北史鈔二  
卷相示余又灑然異之一朝而昌謝  
井然一人而顛末眉然一人之文而

序五

琳球珊然覺顏頰斷譯密噓生氣烈  
裳衣履都具咲容以較華亭之伐山  
彼不過釘鉅於宿筵而此則提挈夫  
狐領醒胎之所口者姑展後期而業  
已炫目犁心矣夫南北史如江鯨鱓

肪實史之伏穎流珠處先生法編實  
南北史之伏穎流珠處余讀先生之  
書幾忘先生之人為異人余對先生  
之人轉忘先生之書為異書余恍惚  
沉頓於先生之人之書離異索之不

序六

得從異測之猶不得先生異矣余平  
人也夫不第是也先生之為權其政  
亦異奉功令舉仍舊貫直商則否珍  
脂膏悉汰頓條為國則否抑何之而  
不異哉余聞之前輩史者古今一大

帳簿也宋汪紘原不打美向蓉堂帳  
簿俾自開除議者以為識體七先生  
打美字延壽帳簿直其闕據其究擴  
而滴世先生之書一而已矣文苑循  
吏先生兩擅之是先生之書完不敵

序七

先生之人先生尤矣哉

宗禎壬申初夏山東布衣汪大年撰



長洲文葆光傲

張伯超先生筆

南北史鈔序

典謨之文亦經亦史音編邈矣迨仲尼脩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寶書又適柱下因老聃而觀之司馬子長作史記采之國策語世本遂

朱序

卷德剛弄

為編年紀傳之祖蓋垂世之言用創救世之言用因創以虛因以實皆古人立言之苦衷也愚嘗謂易日也詩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與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世

有能以月簡日以日簡星穀率其中以知其端者此天地之主璋也故曰詩者周公之事春秋者仲尼之志也越林周先生才駕隆古碩膚公遜隻字航賢片言瀆聖真

朱序

二

昭代一人其徒以次授經馬帳所附名彥輩出吾師乎愾然以

明興應離受賁度越前軌采十五國之風述周公之事塞芳餐英成一家言郊廟閭巷於是乎在蓋洋洋乎盛世

之音矣已取南北史筆削之探隱正  
類如法家推勘犁然井然三長咸備  
嗟乎史法之湮久矣况乎餘閏代興  
因亂世而定規以治世而正君系域  
人政烏免雌雄學者且莫能悉舉其

朱序

三

名而畫一區之又安能取醍醐于潼  
酪汰金瑤于泥礫耶蓋兩朝自宋迄  
隋沈休文輩代有成書李延壽之父  
嘗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後延壽  
備晉隋書究悉舊事依馬遷體兼摭

八代而成之寔過前史遠甚司馬君  
寔亦稱為近世佳史雖于穢祥諷嘲  
無所不載然其敘述簡遠自陳壽之  
後惟延壽可以並之今先生心眼通  
靈照攝千古復為字櫛句雋玄要雙

朱序

四

絕治百六十卷為若干句登降有氣  
伸縮猶龍如春秋史記成不復知有  
寶書世本昔人稱歐陽永叔晁得春  
秋之法而無子長好奇之病所謂簡  
日簡星者其二書之謂乎考古今縮

史者無如稽古錄舉要曆及詳節正  
綱皆首尾齊見中邊具微非上下千  
秋而衡定胸臆者亦安能筆則筆削  
則削也先生真良史哉其與君實東  
萊瓊山并馳騁宙合者乎昔范夢得

朱序

五

受溫公辟為書局多所手帖之効余  
小子雖拜公命較勘而實未能贊一  
辭媿夢得遠矣先生具王佐才姬事  
孔志夢寐不忘經濟文章久大不朽  
一意虛鐫茹蘖不釋卷如書生東方

之人祝比畏壘即姓淵一編實諸史  
之館滙愚每歎身在海中而後知海  
之無際也愚嘗綜史竊不量以秦至  
上三皇若略葺諸書為尚史西漢至  
元若繁芟衆編為五史其數相當鉛

朱序

六

槩久矣而終以困躓不能自見於世  
異日者獲執簡記于先生用二史法  
裁之俾附雲如子夏夢得之徒愚志  
酬矣抑詩始周南武始北出先生或  
創或因夾振駟伐而威中國清風錄

如而崇東都以垂世者救世將與臯  
夔諸人比烈矣

崇禎壬申夏午日黃岡朱荃宰書于  
清源快雪齋



朱序

七

序

食古如噉太羹搜竒如噉熊蹯各隨其  
量腹擇味所至寒為諸生二十年幸不  
受制義束縛大嚼屠門畧日頗暇顧介  
慳不能購書幼時所寓目自史漢外唯

一

晉宋書南齊書梁書及五代史耳長從  
友人借觀各種恍懈不能竟冊館梁溪  
時吳石匏師命同所止元琳分閱唐書  
宋史幾類酒館食品頭岑岑欲擲去此  
後禍變踵起回首一夢何幸得南北史

鈔快讀之也鈔出樾林先生手無所不  
工妙而二史尤多不經見語即經見者  
亦散置帙中一旦臚列尺幅艷絕千古  
先生既屬宋分較而因命宋序宋何能  
為皇甫雖然請以臆論自與午播遺幅

二

幘磔裂南朝白板天子新亭石頭草烟  
荒渺而北亦屠削餘魂珠襦委骼迨劉  
蕭繼起然後玉燦齒間香生冊上即臨  
春研箋景陽朋并此復何有而詞人憑  
吊猶有餘戀至雒陽伽藍之記鈴鐸綺

繪至今流誦宇文高氏穢跡紛紛言之  
欲嘔而終不可廢一也愴楚珠音左右  
共袒五噫出關者賃春王謝之廡則薛  
其流靡三伏痛飲者分鯖雀盧之庖則  
忘其飢綺自合快車行而侯景爾才榮

北

之徒不得匿醜即當日從風弱草含沙  
短狐亦遂暴形日月之下鑄鼎象物斯  
義尤宏二也譬既宜懲熾尤應聞王琳  
頭行千里梁以為義士而陳以為逆臣  
即霸先之鬚終燬而憤憾何窮若劉晝

亦淹博通儒而疥駱駝一語幾與熊安  
生同誚溫子昇洵北庭才士而寒山一  
碑未經賞歎名反出邢邵魏收後挾刃  
貸米白黑疇分悠悠蕙資均此焚蕪閒  
中點綴頗令漢谷生溫三也瑣及未瑒

四

收莽之書宇文太君寄子之牘情詞或  
婉或激鬚頰欲笑欲啼以至閨閣英鞋  
山林樽散碎金寸璧囊不勝收四也威  
矣麗矣衆好備矣而一篇之中警策幾  
語恢奇幾事不逢名手為之一一拈出

則講系爵里動盈數紙歲月箋牒道其  
光氣昔人所稱頰上三毛非裴叔則不  
足以當顧虎頭非顧虎頭不足以貌裴  
叔則正恐剪裁簡汰勞倍于初樾林先  
生遂為南北史之總持豈特策勳哉五

五

也五長備而南北史鈔一編渾古即不  
如典謨簡雋即不如在國倉雄即不如  
司馬子長意者在漢書世說閒檀孟堅  
之整麗兼義慶之冷逸子京永叔且敘  
袂避驄母論餘輩案將拍浮此中以拜



樾林先生之賜矣宋更願為先生一言  
善庀材者榛莽可材善點金者瓦礫可  
金史漢不刊之書未易敲駁若陳壽范  
曄而下生吞無味熟棄堪惜即最蕪冗  
若宋遼金元四史目腕手披精采自出

六

或旁採隋遺長恨宣和北轅等編綴于  
正史之末以備江瑤海藻盤飧鉅釘之  
用或亦先生所餘弩飲羽者乎宋雖寒  
胸儉腹亦願從而後也

崇禎壬申九月望同邑通家姪薛宋拜

南北史鈔

延陵周詩雅廷吹甫輯定

同郡薛 案諸孟甫

西陵朱荃宰咸一甫

清淵注大年未央甫

海陽汪曆賢希伯甫

天都潘 最殿安甫

會稽沈志道孟堅甫

虎林孫如澄長源甫

吳門宋 鴻鴻生甫

丹湖賀聖時得駕甫同閱

南史鈔目錄

宋本紀

計七則

齊本紀

計六則

梁本紀

計三則

陳本紀

計四則

后妃列傳

計十一則

宋宗室諸王列傳

計六則

宋列傳

計六十一則

齊宗室列傳

計二十五則

南史鈔目錄

齊列傳

計二十四則

梁宗室列傳

計十七則

梁列傳

計三十六則

陳宗室諸王列傳

計三則

陳列傳

計十四則

循吏列傳

計九則

儒林列傳

計八則

文學列傳

計三十四則

隱逸列傳

計十八則

恩倖列傳

計五則

門吏列傳

計十則

賊臣列傳

計二則

南史鈔目錄

二

李學士南史

延陵周詩雅廷吹甫鈔

宋本紀

高祖武皇帝諱祿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興里人姓劉氏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非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桓玄聞義兵起甚懼或曰祿等甚弱陸

南史鈔

下何慮之深玄曰劉祿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菴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徽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彼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違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四方定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神器流辱七廟毀墜雖及后之離泥殪有漢之遺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祿等所以

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精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祿辭不獲命遂總軍要翦賊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金虎眉看豎無由自放顧瞻別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祿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皇霄漢以永懷野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諸葛長人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

南史鈔

二

長人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却人閉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語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昨自慢後出於坐拉焉死於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人晉帝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朝廷未備音樂長

史殿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服給且所不解仲文曰  
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  
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益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  
療金劍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魏太武帝率大衆至  
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內外戒嚴綠  
江六七百里船艦相接始議北伐朝士多有不同至  
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  
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懸貽大夫之憂在予過

南史鈔

三

矣使饋百牢于魏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  
以輦筆故請改易之又輦麻舊以鳥皮緣故欲代以  
紫皮上以竹筆未至於壞紫色貴金不聽改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魏太武大舉  
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  
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綴及出謂人  
曰張侯側有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  
孝武所愛及卽位將攝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

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驢奴又遣發殿貴嬪  
墓念其爲孝武所寵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  
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游

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  
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  
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  
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搗鬼屏  
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懷  
刀直入姜產之爲副諸姬逆逸廢帝亦走追及之大

南史鈔

四

呼寂之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初太  
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  
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山陰  
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  
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駟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  
至此帝乃爲立兩首左右三十人

太宗明皇帝諱或字休景小字榮期泰始秦豫之際  
左右失旨往往有剗割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又  
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嗜蜜漬醃饅一介

敬升、噉膈肉常至三百爵、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  
正御三十、副御大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  
騷然、民不堪命、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  
即、以所得卦為小字、故帝小字慧震、好出入單、將左  
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馬則悅、而受馬從  
者、金執鏃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  
畏懼、晝日不聞門道、無行人、常著小袴、不服衣冠、有  
自栳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錐、不離左右、為擊、腦、槌、

南史鈔

五

陰、剖心之誅、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左右人見有  
嗽、肩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羅靈殿上、養驢數  
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  
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送  
輿、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送、手自鬻割、容孫  
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凡諸部事、過月、則能、銀、銀、裁  
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篴、執管、便韻、往青園尼寺  
新安寺、偷狗、就、量、度、道人、煮之、飲酒、

順皇帝諱準、字仲謨、小字知觀、王敬則以兵陳于殿

庭、帝猶若內、聞之、逃于佛、蓋下、

齊本紀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闔將、姓蕭氏、居  
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  
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姿表英異、龍顏、鐘、聲、長七  
尺五寸、鱗、文、編、體、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  
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似、當、過、之、  
耳、楊玉夫等王敬則通謀、弑蒼梧、齊首報帝、門、猶  
不、開、敬、則、自、門、室、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

南史鈔

六

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跳、出、敬、則、  
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  
中、驚、怖、咸、稱、萬、歲、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計、議、  
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答、帝、鬚、髮、盡、張、眼、光、如、電、次、  
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塵、衆、曰、天、下、  
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  
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州、加、帝、首、令、帝、即、位、曰、  
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熟、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  
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

書奕基第二品雖經繪夷險。不廢素業。及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川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川鐵爲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世祖武皇帝諱贗。字宣遠。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金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

南史鈔

七

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任堂內得重一枚。文曰皇帝行重。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上副教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如何氏

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閣。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金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卽卽便施行。又別作符券。鈎乘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扇符券。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武帝梓宮下渚。帝奉輜輶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

南史鈔

八

內。裁入閣。卽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折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啻匆匆邪。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因徵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戲。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伎。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綬。禪雜采袒服。好開難。密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官人寸斷用之。高宗明皇帝諱懿。字景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輿帷車。帝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泥撓。

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以白武帝，帝笑焉。轉  
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帝明審有吏才，  
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使寒人不得用  
四幅緞。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  
子所起東田，斥賣之。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  
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訖，授餘藥，與左右曰：「此猶  
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果，葵帝十字畫之，曰：「可四  
片破之餘，充晚食，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  
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

南史鈔

九

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  
知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  
之。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  
連卷，以真銀盃蓋，出近俗，又牽燭連鎖，亦虧製制，  
除金銀連鎖，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牽燭，牽後亦宜停  
之。奏可。車駕於樂游苑內會，如上元，都下放女人，  
觀秋。在官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崩，欲速  
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常以五更就臥，至哺乃起，臺閣案奏，月數十日，  
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  
省黃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常產不去，帝入其  
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  
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  
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日、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  
麀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別為潘妃起神仙，永  
壽、玉壽，三殿皆布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  
而繡綺，窓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堂，以美女侍側，鑿

南史鈔

十

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栊之  
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箭  
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  
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鑿金為蓮華，以帖地，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  
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禁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  
乃剔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苑  
中立店肆，與官人鬪豎共為禪，販以潘妃為市，令自  
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

與杖。乃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閣內不得進實中。後又開渠立城。躬自引船。球上設店坐而屠肉。丁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梁武帝欲以南海罷。為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俯眉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搯焉。

梁本紀

南史鈔

十一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頰。舌文八字。頰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鬢駢作。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踊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景帝師次長瀨。崔慧景懼罪。自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彰。寔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講上。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帝笑曰。景如掌中嬰兒。殺

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帝謂諸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王天武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回。追無計。若不見川。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特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

南史鈔

十一

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俯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帝謂諸將曰。夫征討。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闖人王恨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特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綳裹首送軍前。帝命呂僧珍張昺



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發妾潘妃誅之及兒  
黨王呵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官女二千人分養  
將士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  
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河  
葉岸兒徒弊龍斃方縣夫身才高妙捐糜莫通懷傳  
呂之術抱扇買之數其理有敏然受用包歷夫大政  
侵小蒙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金可  
投肺石函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  
不得解褐若有才同其願勿限年次勅太醫不得

南史鈔

十一

以生類為樂公家織官紋錦飾金斷仙人鳥獸之形  
以為棄衣裁翦有乖仁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  
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  
床无器乘小車私人執役升講堂法坐為四部大衆  
開涅槃經題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苦辭大捨  
僧衆默許百辟詣寺東門未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  
許帝三答書前後金稱頓首山黃座如雪攬之盈  
掬建陵隧口石麒麟起舞有大蛇開隧中其一被  
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受時為齊隨王諮議間便投劫星馳不復寢食倍道  
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  
骨立親表士支皆不復識望宅本衛氣絕久之每哭  
輒腹血數升服內日惟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  
洒松草變色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  
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躬制贊序詔誥銘誄  
訟牋奏諸文六藝備用恭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  
决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滿信佛道日止一

南史鈔

十四

食膳無鮮腍惟豆羹薄飯而已或遇事機日備移中  
便噉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  
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官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羣  
偷三翟之外皆永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  
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  
收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筆  
觸寒手為皸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受愆犯多有  
縱捨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  
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

蔡祖。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避大賓也。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夾。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嘗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鬚髮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眇則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麗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雅好

南史鈔

十五

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官體。王偉乃與彭脩。王修纂進薦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簡等并齋酒餽。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時進士囊。王修纂坐上。乃崩。初。突騎圍守。城垣悉有荆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部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難鳴不已。弗欺暗室。

豈沈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初武帝夢。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官。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塞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隨懷中。遂孕。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修容。臺城不守。帝命擱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屢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依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殺

南史鈔

十六

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王僧辯等。又未勅。進曰。眾軍以今日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類擊類。挫。盡竭。許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城。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伏惟陛下。吼痛。茹哀。嬰憤。怨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墟垣好時。莫馬雲屯。泣血臨兵。嘗瞻晉翠。而吳楚一家。方與七

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舉。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黎。跨飛狐而見絕。英武克振。怨璽金。雪錫珪之功。既歸右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疾逸。飛龍可躋。而乾戈在四。帝閣三叶。而閭闔未開。所以越人固執。燕井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以有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落。補穹儀以五石。

南史鈔

七

萬物再生。繼陛下拂衣而游廣城。登崑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帝愍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鐘。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卽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日乃憶先夢。彌加慈愛。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停手。常曰。

我新于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陳本紀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典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少儼。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法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

南史鈔

十八

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帝雄武多英。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蟻盤肴核。庶儲裁令充足。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頒將士。其充闕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祚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云。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

國家費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入內  
刺門。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難人。何漏傳。藏於  
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難得。眼亦  
令驚覺。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生有赤光滿  
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  
過膝。有勇力。善騎射。嘗夜被酒。張燈而寐。李總遣出  
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帝貌若不慧。魏將  
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南史錄

十九

豫州陳桃根。縣青牛。詔以還百姓。桃根又上。織成  
羅紋。錫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詔王公以下各薦所  
知。無隔與皂。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  
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未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  
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  
弼。金奮。求致討。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  
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帝不虞。外難。荒於酒。

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  
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帝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  
夫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御客。先令八婦人  
裝采。腰製五言詩十卷。一時繼和。羅則罰酒。君臣酬  
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侯射高。頊曰。我  
為百姓父。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隋軍臨  
江。後主口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  
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型。但奏伎  
縱酒。作詩不數。城內隋師入。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南史錄

二十

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愼侍側。憲勸端坐  
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亦之下。未可及。當吾自  
有計。乃遊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  
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  
坐。舍人孔伯魚侍馬。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  
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  
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宥。隋文帝給  
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

奏與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遇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用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南史鈔

二十一

宋后妃列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寒帷以候奔客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臥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手於此愛傾後宮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琊臨沂人也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共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

南史鈔

二十二

此為樂外舍為歡遠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其從舅謝綽曰后在家為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勸譬始猶見順後在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宜皇帝薦起麪餅鴨雁孝皇后薦笋鴨那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薦茗柶炙

魚竝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母栢氏夢吞  
小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  
男栢笑曰雖女亦足與家矣后寢臥見有羽蓋陰其  
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殊似雲氣年十七裴  
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翁如  
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  
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上

南史鈔

二十三

鬱林王何妃諱情英廬江瀟人太子嫌門孤不欲與  
昏王儉以南魏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貴不須  
強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妃稟性淫亂  
南魏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書  
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魏王  
以為歡笑澄本劍縣寒人嘗逼求媵女為妾媵不與  
澄詣建康令沈徵孚訟之徵孚曰媵女可為婦不可  
為妾澄以僕父為給事中門戶既成媵家猶是寒賤  
政可為妾耳徵孚訶而遣之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嬪於文帝方

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  
后日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  
帝特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德邨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后酷妬忌及終化為  
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將不  
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  
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南史鈔

二十四

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  
室故以光為名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竝患蚊  
蚋而貴嬪弗之覺也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  
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孳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  
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粟納之時年十四  
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耳露降于殿前  
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剡人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  
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  
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荆州後堂瑤光寺智遠  
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纒繫有

嬖者。仰手加刀。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相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潔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徵者。美色如娶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太清遂逼令自殺。敬王皇后。那那臨沂人。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道已。光采五色。日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每有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性聰慧。甚被寵遇。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明眸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觀桃。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嘗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舍。

二十五

宋宗室諸王列傳

臨川烈武王義慶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其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謝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卽位尚卑。不可輕作。大主。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

南史鈔

二十六

賜帛二十四匹。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寔不然也。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需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惘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義真。赫連勃勃兵至。義真獨遊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

不兩全。可劓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口。死生共  
之下官不恐。乃求義真於背。單騎而歸。義真謂宏曰。  
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陰  
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  
言於悟賞。故與遊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  
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吸枏。歎其形味。並劣。義康  
在坐。曰。今年枏。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枏。大供御者  
三寸。江夏文獻王義恭。勿而明疑。委顏端麗。武帝  
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醃盤。義恭求須。

南史鈔

二十七

果食。日用無算。得未嘗。吸。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  
求。求亦不得。魏軍南伐。義宜慮寇至。欲奔上明。及  
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計也。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素嗜酒。自彭  
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  
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  
緣此致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且夕待盡。一門無此  
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酬。縱不。成疾。以不  
於終。

列傳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蒼梧人。世居京口。嘗夢  
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  
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  
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  
焉。時穆之聞京城有斗。聲。晨。出。所。願。屬。與。信。會。直。視  
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  
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輪。者  
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帝書素

南史鈔

二十八

也。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  
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  
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  
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  
云。我。雖。不。及。苟。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  
齡。石。金。便。天。順。嘗。於。武。帝。坐。與。齡。石。金。答。書。自。且。至  
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穆。之。內。德。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  
輒。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各



賡書耳行聽受口金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購舉又言  
談賞笑酬且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詩  
覽篇章較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解  
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至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  
以此為常常自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賤生多剛叨忝  
以來雖每有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  
毫負公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  
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藏  
之口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行

南史鈔

二十九

侯為其兄弟以餽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  
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  
本不慙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料  
貯檳榔一斛以進之邑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饅  
魚嘗請孟靈休靈休先患多瘡痂落在林邑取食之  
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覆取俾邑去靈休與何最  
書口劉邑何願見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  
人不問有罪過與瘡痂痂常以給脂稱性使氣尚  
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

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兄末朝士莫不  
畏共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  
為吏部尚書瑀國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  
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踟馬及之謂偃  
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  
遲曰騏驎難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  
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  
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  
居戶限上

南史鈔

三十

徐美之字宗文東海郡人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  
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  
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嘗與傅亮謝晦宴聚  
亮晦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  
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湛之字孝源善尺  
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  
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  
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文帝每嫌  
其後縱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

孟勗。君倩字懷簡，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史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蓋日酣歌，每遇歡譁，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謔曰：北路魚，南路徐，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倩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倩文冠一府，特有輕詭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

南史抄

三十一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林欲歸老京師，羣臣唯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願幾人自造，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拂，曰：我帝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帝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

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開，將遣還鎮，下清未發，有似鷗鳥集，舩悲鳴，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珪，字伯玉，位沅南令，王僧虔為吏部尚書，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余武達，羣從姑叔，三構帝姻，而令子侄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驢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南史抄

三十二

右耳，乃川為安成親丞。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毘池人李方家，方舍過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

口昔晉文王委屬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  
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金蒙抽摧今成陽不剋誓  
不○濟○江○三○秦○若○定○而○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  
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拓谷塢進次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池池令大軍次  
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  
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亦渭而進  
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湍急諸艦  
南史鈔 三十三

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  
萬里而勦乘衣糧金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  
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毛脩之字敬文嘗為羊羨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  
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大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  
夫封南魏公大官令常如故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脩之苗茂滑臺被魏  
得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無食之魏寇滑臺因之太  
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拜妻以宗室女脩之

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  
我以實我亦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從厚至  
東萊以為黃門侍郎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  
所受唯以蠻人宜有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  
之木管人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  
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餼刻無  
涸得於恩情鄉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  
曾供膳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麩飯以激之脩之曰此  
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南史鈔 三十四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  
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玄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請觀世音千佛則免玄謨夢中口  
何可竟也沙見校既覺誦之且得千佛明日將刑誦  
之不報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礪礪江安王義恭為征  
討都督以礪礪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迫大  
破之流矢中背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背上  
金釧將非余印之徵邪孝武御侮羣臣各有稱日多  
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執齒諱之

曰。離。劉秀之儉。常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躬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及飲食。前後相係。欲其瞻謝。傾路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厭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金北人。而玄謀獨受老偷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謂玄謀作四時詩曰。董苑供春膳。粟漿充夏飧。胞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劉敬宜。字萬壽。彭城人也。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吾當

南史鈔

三十五

復本土乎。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宜書曰。盤龍狼狽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爭。相與共之。敬宜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吉。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上寵姬殿。肯妃薨。堊畢。數與羣臣至殿。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勸撫。府。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上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

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帝出倪塘會。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為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器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殺阿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自許以雄豪。加以誇

南史鈔

三十六

代。搢紳白面之士。輻輳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蕭思話。南蘭陵人。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伎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

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開意。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祕書郎，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嫁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卽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訓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介字茂鏡，少穎

南史鈔

三七

悟，有器識，初武帝總廷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質以詩不成，罰酒一斗，質飲盡，顏色不變，言笑日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所美之曰：賦質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阻藉，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官坊，景軍敕焉，弗之過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避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

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引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琛字彥瑜，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

南史鈔

三八

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謀非篆，琛甚秘之，賦質字令文，少好鷹犬，嘗謂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百露口，顏頂拳髮，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渡，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開童，謹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郊年，冥期使然，非後人

事。家人受命相賊。期之自登。師行味遠。爾自造死。豈  
容復令爾餐有系乾哉。假令家人不能殺爾。爾由我  
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  
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杜堅邪。  
項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  
地童誑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  
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從。故答書引之。太武大  
怒。乃作鐵狀於上。施鐵籠。破城得質。常坐之。此土質  
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

南史鈔

三十九

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棧城內繫繩。數百人叫呼引之。  
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  
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傾落下。不過數斗。魏軍  
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  
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謝晦。字宣明。陳魏陽夏人。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  
鬚髮如墨。涉獵文義。博學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欲  
將不及晦。間猶以為恨。從征河馬休之。時徐達之戰  
死。帝將自登。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

日。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嘶賊  
退乃止。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  
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  
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  
左第一。帝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上人耳。瞻字宣遠。一日名檐。字通遠。晦次兄。六歲  
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還  
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第  
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

南史鈔

四十

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  
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  
謝祿。字景仁。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會稽王世  
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  
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宋武帝為桓修  
撫軍。中兵參軍。嘗請景仁。語事。景仁與語。說因。帝  
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詣。猶  
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  
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不  
學。卽聽。一日。滌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寧  
景先。小字道。兄。美風姿。會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  
道。兄。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黜貨將致大辟。述表  
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謝。納。焉。述語于  
綜。曰。主上矜邵風誠。自將曲恕。吾所敢謬會。故特見  
納。若此。跡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  
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眺。字玄暉。少好學。有  
美名。文章清麗。眺。辭于隘曰。眺聞潢汗之水。思朝

南史鈔

四十一

宗而每竭。駕楚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羣壞搖落。  
對之惻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吧。况乃服義徒擁。歸志  
莫從。逸若墜雨。飄似秋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  
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舍。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獎闕戎旃。從容譙  
語。長襟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思加顏色。沐髮臨  
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膚。不惜滄濱。未運。炎  
臣自蕩。渤海方春。旅酬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軌。輕  
舟反泝。弔影獨聞。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

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  
達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在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眺常輕江  
祈爲人。祜常請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  
停。祜問其故。云。定復不急。 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  
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 眺告王敬則。及敬  
則女爲眺妻。常懷刀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當拜吏  
部。謹把。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  
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眺有愧色。

南史鈔

四十二

下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謝方明。方明終不同。桓  
玄開而賞之。 方明爲晉陵太守。年終。獄囚事無輕  
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遲到。徐壽之固諫。以爲昔  
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  
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  
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進  
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于期請見。欲自  
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人。囚自當  
反。囚逸。過。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資讓。率領將送。竟無

迺者遠近歎服焉。惠連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性豪俊，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出爲永嘉太守，罷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徇歷諸縣，動輪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魏一周，稱疾去職。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南史鈔

四十三

稱爲二寶。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甥。頸父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魏內。靈運又以其爲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節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且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臨。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

寧南山，伐木闢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孟顛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玉

弘之諸人，出下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礙人事。徐美之因叙開洛中事，孟顛狀劉穆之終後，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邵，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邵死，何關與廢，顛不悅，衆實笑而釋之。超宗請

南史鈔

四十四

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醉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幾卿性過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騎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罷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



見今錄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然。

謝審字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謝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泚特所敬賞。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肯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節。曜使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上以弘微能膳饌。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間上所御。弘微

南史鈔 四十五

不答。別以餘言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自陳兩脇癱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繩。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假假。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

恒用帷。避風晝夜。憐惜爲此。不復得朝。請諸王慶弔。親善。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人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明帝定亂。得出紫。使爲教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行待詔。成其文甚工。臈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臈命篇。臈筆復就。齊受禪。臈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常解璽。臈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

南史鈔 四十六

臈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罷。乃使稱疾。臈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詠臈。高帝曰。表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弟滄時爲吏部尚書。臈至肥。致瀆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初。臈爲典。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遊節。不全爲清。讓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臈爲典。滿於征虜。造送別。臈指滄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覽字景濂。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日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

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僑字  
因美素貧嘗一日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贖錢答口  
字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以清恬知名。父珣頗好  
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  
餘善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  
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  
臣史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非辭。羣車涕泣。  
論者稱焉。奏彈謝靈運爲軍人。杜興淫其妻妾。靈運

南史鈔

四十七

殺典。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答  
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  
靈運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崇爵於人者。每先  
呼責。謚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懼者。必無  
所詣。人間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  
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  
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  
所不任。則者悅伏。曾達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  
人。坐屬疾。而於揚州橋觀。問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射自屠牛。義慶聞  
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滯席。舉論  
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樵。文帝欲  
以爲秦觀。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觀。僧達亦  
不堪蒞人。乃止。元內獄立。孝武發禱陽。沈慶之謂  
人口。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  
江。王出赴難。凡其在先帝前。讓論開張。執意明決。以  
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吳郭西臺寺。多富沙  
門。僧達未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諫。劫寺內。

南史鈔

四十八

沙門竺法理。得數百萬。孝武獨見。召憮然。了不陳  
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  
面。向天子。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  
朱宏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寄宣  
城。左承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補竟陵  
國典書令。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  
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  
私。歎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屍。僧達欲過  
而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

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路瓊之，太后兄處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請僧達。僧達將獵，已收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若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滄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請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達屢經犯忤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上以融

南史鈔

四十九

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景高亦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我此間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與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與，明明之教，遂不能嗣。宋弁口常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倫於天

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業，有時而顛。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剛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何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麗之，融弁不能答。為中書郎，嘗撫案數日，為爾寂寂，都馬笑。人行遇朱雀折開，路人填塞，乃提車登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徵字景玄，常住門屋一間，華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

南史鈔

五十

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僧祿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徵撫其首曰：兒神明，意州常不作。率爾人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應，答曰：臣從非敢長同高人，直是愛附多病耳。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以每佗怒，則召殺之。王儉及袁憲，並危殆者數矣。王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請宋武帝，帝曰：帝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朓在坐曰：仁者果有勇。

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雲首文先成帝問  
私曰卿第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肯帝大  
笑雲首有智局喜極不見於色問門內雍雍如也手  
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  
受於人僧綽語上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  
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口  
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族人始亡人  
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  
惟能救弟不能救兒上然然齊高帝為相欲引時

南史鈔

五十一

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  
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朓帝慮朓難之仍取劍遣  
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哭請問言於  
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向居  
人臣可乎高正色拔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家  
公殊賸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徵  
之滌庶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  
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  
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

好音樂就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北屋亦既在  
齊不知肉味帝稱善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  
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吉人之  
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輻輳填咽非所  
欲也幼歲中不遇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  
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苛求也不事產業有舊野  
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口  
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皇太子與湘東王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

南史鈔

五十二

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遇隙水歸  
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淵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  
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僧度僧綽弟  
也父曇首與兄弟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遊僧達跳下地  
作彪子時僧度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  
綽採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父  
私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了也  
僧度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度採蠟珠  
為鳳凰私稱其長者云僧度弱冠雅言謀書宋文帝

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需雅過之。退  
然少交接。與萊淑謝莊舍。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  
學解深拔。而翰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  
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  
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高帝素擅書。篤好不  
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  
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  
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一。  
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

南史鈔

五十三

為辭。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  
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僧虔試子弟曰：王家門  
中。儉者龍鳳。劣猶虎豹。失墜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  
不能為汝。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泰字仲通。幼敏悟。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  
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沈約常曰：王  
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筠字元  
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  
賦。其辭甚美。及長。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

筠以為似外祖萊。萊謂僕射。萊稷曰：王。郎。非。唯。穎。穎。  
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王氏。過。江。以。來。未。有。若。郎。者。  
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海。之。秀。王。文。度。獨。步。江  
東。吾。得。此。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製  
郊。若。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離。覓。五  
及。連。卷。約。撫。掌。欣。拊。曰：僕。常。恐。人。呼。為。覓。五。今。文。至  
墜。不。礎。星。及。冰。懸。盾。而。帶。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  
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  
王。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珣。為。哀。策

南史鈔

五十四

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覓。筆。便。益。之。接。其。秋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  
孫。敬。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教。作。表。讓。婚。曰：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婚。榮。出。望。表。恩。加。典。外。  
顧。審。精。裁。伏。用。憂。惶。雖。門。忝。宗。榮。於。臣。非。伴。仰。緣。聖  
貸。日。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育。  
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傲。威。其。長。作。愚。以。求  
免。子。敬。多。足。以。違。禍。王。儼。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  
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

膝叟。股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  
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不悲茹氣。無所遊詠。制勅甚  
於僕謀。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  
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開門之期。廢筵抽席。  
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闊。第令受  
酒肉之賜。制以動議。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好  
嫌爭期。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語以急。第令必几。庸  
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豈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好嫌收恃者舊。唯贊茹忌。尼媼自唱多

南史鈔

五十五

知務簡口舌。共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殊乃至。發  
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  
或人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不  
必以三脯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  
識。暗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  
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避。裙袂向席。則  
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索  
致斥。令義絕傍私。皮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遠設  
辭。輒云輕易我。雖日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

科律。夫彛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如之行。有妨繁。是  
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駟馬之身。通離榮。以臣凡  
弱。何以克堪。必將發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  
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本言刑理。無敢  
論。詔臣幸屬聖明。矜照。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  
全身。願定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  
賜獨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壽。蠢物憐生。自己爾篤。  
若思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王現。華從父弟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股道。矜之

南史鈔

五十六

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獮。拜恭心侍之。遂生現。順帝  
禪齊。百僚陪別。現羣。齋輪。額尾。備泣。口人以壽為歡。  
老臣以壽為威。既不能先舉。蟻蟻。須見此事。鳴。豈不  
自勝。百官人人雨淚。現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  
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帽。如此數。或為輕薄所  
笑。僕射顏師伯。蒙貴。設女樂。要現。同。傳酒行。多恣  
皆內妓。現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  
避之。然後取畢。坐上莫不撫手。噴笑。現容色自若。儉  
於財用。設酒不遇。兩盤。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

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現手自賦之。  
王惠字令明。內史劉懷敬之親。送者傾都。惠亦造別  
潭。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兄  
鑿。頗好聚飲。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用。為鑿怒曰。無田  
何出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

王或字景文。幼為從叔球所知。情美風姿。為一時推  
許。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歌亦復  
可觀。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  
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果皆稱  
清史鈔

五十七

善。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  
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  
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恭  
扣函看。後還封置。厨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恭思  
行爭。劫竟。斂子內。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方  
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  
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  
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  
答勅。并謝贈。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食。

之。蘊字彥深。人才凡劣。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每  
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誠之曰。  
阿谷汝城我門戶。蘊曰。答與童鳥。肯賤異。童鳥。飼小  
字。各蘊小字也。與字道明。起家著作佐郎。顏延之  
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其背曰。阿奴始免寒士。錫字

公暇。幼而警悟。其兄同受業。至應休。散。輒獨。雷不起。  
精力不倦。致損右目。魏使劉舍明來聘。勅中書舍  
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警。氣調甚高。有奇才。氣酒  
酬謂并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  
清史鈔

五十八

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  
明乃曰。王錫張繼。比聞所聞。云何可見。并具啓。開。勅  
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繼。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  
通論經史。兼以嘲諷。錫繼隨方酬對。無所猜疑。善明  
甚相歡。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  
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勅使左右徐僭權於坐。後  
言則書之。特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雜。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  
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行徒。拒絕賓客。掩扉。思室。

宇蕭然。諸子溫清，閉簾趨侍。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  
混觀之。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愛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誦佛經，嘗聘魏  
因宴饗，奈請管殺一羊，羊於園前跪拜，又宴昆明池，  
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因以佛法咒之，遂一鱗  
不獲。

王肅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為尚書  
僕射，關若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  
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

南史鈔 五十九

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  
不以時務及之。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髻，著  
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遣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  
嘗往，何氏看女，過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  
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閣，不聽尚之，人云，臥正熟，不  
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未嘗教子  
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月朱不應乏教，嘗  
越不聞被播。秀之，字伯香，晉平太守，昔年求還，或  
問其故，答曰，此麗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

則嗣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嗣，吾山資已足，豈可久  
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言求  
歸，遣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  
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請，欲以多聲相亂，魂而  
有靈，吾當笑之。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  
儼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  
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  
給之始。

王弘之，字方平，殷仲文遺姑，然祖送傾朝，桓謙要弘

南史鈔 六十

之同行，答曰，凡祖繼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  
不接，無緣，從謙貴共言，尤敬弘，為尚書左僕射，嘗  
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  
三石，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  
得魚，責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  
上虞郭，經視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明帝  
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日贊人  
如此，生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  
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歌，務未暇



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陸昌之末  
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謀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  
阿戎所見吾未晚也晏旣不能謀退事多專斷明帝  
外述甚美山相疑吳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  
人多捕於自謀而巧於謀人安默然不答思遠退後  
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  
知思遠有此言謂江補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  
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詰已者視知衣服垢穢方  
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翁令二

南史錄

六十一

人交臂拂其坐處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  
不妄言笑替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  
蓬頭散帶終日醉醉吐論從橫唐突擊擊便復憶見  
思遠 都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  
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王悅之字少明就劉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  
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隣者有會同者遺悅之解一  
餅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嘗之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開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

不食數日非包胥何人哉因勸兵蘇江拒守以阿  
臣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助馳驛赴京師  
歸欵隋文帝大悅謂助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何  
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  
且非助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為行軍總管 素字  
作素山中有蛟窟清甚擊之使人不懼而其形甚醜  
素乃為蛟賦以自況

南史錄

六十一

香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津因未  
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  
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  
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艾知津適有一白狼至前  
仰天而號號訖衝仲德天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  
廐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圍使為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素遠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  
存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到焉字茂謙資藉家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

宅宇山池，伎妾委藝，皆窮上品。才調流騰，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道奪之，搗頰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攝入獄，數宿髮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漑字茂，任助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寶。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閭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誰使廉夫貪。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

南史鈔

六十三

而已。漑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金輪焉，未進。帝謂朱弁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欽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子蓋早聰，慧帝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

魏遣劉昶攻壽春，垣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流。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崇祖少好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崇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

南史鈔

六十四

生取之。於是彈其所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閩字叔通，閩至都請廷尉自傳先。詔獄官曹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交，輒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閔被賤，刺史。雲深為交州同，而守劉楷行未至交州而卒。雲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煥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其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婦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將

魂不反。而其孤藐。切妻若一同。及壞。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疑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策方。州里稱美。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書奴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

南史鈔

六十五

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何當乎。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仲子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韻。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見人必當驚怖。興世戒撤而行。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讀書。讀史年十餘。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

其異之。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袁淑。字陽源。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顛。字國章。顛慮禍求出。以顛為領。寧蠻較尉雍州刺史。顛勇慕與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

南史鈔

六十六

遠。遠何必皆驗。如其有殺。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口今知免矣。黎。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安東官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序曰。不能與倭人周旋。愍孫在罷。夢日墮其背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驟。雞鳴不已。幼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求改名。黎。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黎。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謂黎愍為須門。帝意惡之。乃令

改焉。罷南一家。頗有竹石。聚率兩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願到門求進。祭口。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齊造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祭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日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屨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祭曰。我不失忠臣。汝

南史鈔

六十七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美奉大宋。策名兩朝。今便歸魂墳壙。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祭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祭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郡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城。汝匪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若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城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犬。能狗賦如平常。經年餘。開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象字緯才。南觀江陵

人。荷蔣之命。胡之婦。爲魯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荷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簡。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象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廻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辭謝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滯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所。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象充腹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昂字千里。顛敗。傳首建鄴。藏於武

南史鈔

六十八

庫。以漆題頭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血絕而後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蓋說更制服廬于墓。梁武帝起兵。州縣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泉論謂侯有勤王之舉。兼蒙請賞。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兵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勝一罷。何能爲役。近奉勅。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旃。局止莫不勝和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賊男子耳。雖欲感心。不增大軍之

勞置其思。懸寧沮泉師之威。幸藉將軍舍弘之大。可  
得從容以禮。竊以一疏徵施。尚復投頽。况食人之祿。  
而頓忘一二。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  
平。昂舉哀。恸哭。帝勅李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  
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憲字德章。國  
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  
君正曰。未敢令試。若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  
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  
以麈尾。令憲登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

史鈔

六十九

雖窮與願。得無懼此。後生邪。何謝乃。遂起義端。深極  
理致。憲與往。復數番。爾對開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  
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在  
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語袁  
吳。罷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  
孔靖字季恭。為會稽內史。到任。釐整浮華。剪削遊惰。  
由是境內肅清。孫瑒之有吏能。為其令。有小兒年  
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瑒之付獄。索罪。或諫之。瑒之  
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在任

清約。罷罷。運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瑒  
之清。乃歎息。與字休文。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  
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  
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  
付。曲阿富人殷綺。見與。若處儉素。乃備以衣。禮一  
具。與曰。太守身若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聞  
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孔銳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  
讀書。早知名。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

南史鈔

七十

史。義典諸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  
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差。象成曰。孔公  
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觀弟道  
存。從弟徵。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觀出渚迎之。輜  
重十餘船。皆是薄絹。紙席之屬。觀見之。為喜。謂曰。我  
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所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奉  
我士流。何至是。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褚彥回。幼有清譽。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  
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金著。芒屨於齋前。習行

或讓之。漶之曰安。不志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慧色。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上西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音。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開。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

南史鈔

七十二

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遊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開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其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以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彥回嘗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銀。桐銀掛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燭甚

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與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讓之。于是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可。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居墓下。會疾篤。其子齊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問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蓋聞其救。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

南史鈔

七十二

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體。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殖。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澄字彥道。善醫術。為吳興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視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家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瀟羅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同者。雞十三頭。而病即差。當時稱妙。昭字彥宣。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

伴傳。爲成安魏。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責往問訊。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奉檄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從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毒。焯字彥緒。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朝箱風吹紙剝。殆盡。

南史鈔

七十三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徵爲吏部尚書。廓問傅亮。遇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奉兄執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執。有所資。頗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子典。宗字典宗。幼爲父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

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典宗爲之名。以典宗爲之字。廓罷豫章。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執。執罷長沙。還送錢五十萬。以禱宅。直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出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執深有愧色。孝武新年拜陵。與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太原孫敬玉。嘗通與宗侍兒。被禽反。接與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與宗奇其言。

南史鈔

七十四

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在典興。不飲。罷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帝嘗設大臣筵。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筵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筵。執筵日爾。帝曰。卿向何悼。今何聰。對曰。臣前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潛人。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匡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昨旣自告於

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  
非謂一人爲劫閹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  
告以出造惡之身唯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避亡而詞  
其大屬還相縛送解脫求存於情可感重令從原從  
之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清及至  
觀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  
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開何彥德也  
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自  
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加以鈇鉞屢

南史鈔

七十五

誅大臣有虜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  
勝事跡未彰便豫相懸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不  
以我爲信愛謾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  
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尚之在家常著鹿皮朝服  
并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階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與太常類延之少相好狎二  
人益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後延之目尚之爲猴同  
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  
尚之爲似延之喜咲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飛字惠景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  
雖初過終不肯從與敬同居止月餘日出是特申情  
好上頗好書扇宋武帝賜戲蟬雀扇書者顧景  
秀所書時吳麗陳乘後顧彥先皆能書歎其巧絕最  
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點字子皙點明日  
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  
善談論家本素族視如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  
到好狎人物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金高無所  
與屈大言箕踞公卿敬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

南史鈔

七十六

所適致醉而歸豫章王焜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遊  
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  
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流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舊叔夜蓋徐景山酒鑪  
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蓋蓋衣者見而不言旁  
人會蓋與之點乃以衣施蓋蓋不敢受點令告有司  
蓋懼乃受之果之問胤以出期胤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卿何不遺傳記  
還朝非表雷與我同游那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



例胤曰。檀子兩卷。昔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何。未之冠。以胤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出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剛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王元簡去罷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珠。去罷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壞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蟹以為非見生物。擬食蚶。使門人議之。學生鍾航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中。蟹之將燻。驟

南史鈔

七十七

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中齋。蚶。眉日內。關。懸潭池之奇。獲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留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凡礫其何等。故宜長充庖厨。水為口實。烟。字士光。自替美容貌。從兄點。每日叔實神清。杜又庸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昌寓。字徽望。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若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問。扇掩口而笑。謂客曰。遙。遙。華。敬容。字國禮。身長八尺。自替美。眉。性於莊。衣冠鮮麗。武帝雖不流示。而左右未必須

謀。嘗有侍臣衣帶卷損。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或暑月。背為之焦。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諳諳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也。昔流言裁至。公且東奔。燕書始來。

南史鈔

七十八

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要時。蒙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在朕。回豐貂以步。文昌。高。而起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寬朝廷。鯁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實嬰楊。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有。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

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器，冀君侯之後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史也之譬，少賤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與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寔，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

南史鈔

七十九

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辭。後鏡與容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容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醉。永，字景雲，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啓輒執玩，吞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寬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洋，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緒字思曼，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

與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每朝見武帝，日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獻芍藥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綖。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容嗟曰：此揚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王儉為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日送之。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

南史鈔

今

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羈，并於水次。緒口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脫口，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口：滿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設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儉俱有令譽。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充以為恨。與儉書曰：頃者長路霖霞，船勝涼暑未平，想無虧懈。充幸以漁釣之閒，錄抹之暇，時復引輶，以自娛適。暹乎前史，從橫萬古，動然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生平少長

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  
之志。峭聲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峒。至如影綴天關。  
既謝麻廡之華。縱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山氣  
踈疑。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  
每道回於在世。長群魚鳥。單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  
生之辰。往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  
卜君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單日。吐海  
逢天。疎石崩等。分危落飴。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  
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

南史鈔

八十一

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  
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  
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幾。  
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宇。可謂德盛當時。孤松  
爾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呼。作  
簪裾而疎歎。得無惜乎。充峴西百姓。僭表一人。蘇而  
衣。許而食。不能事主侯。竟知已。造時人。聘游說。容與  
於磨石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  
能。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閱見掃心。習述平生。論語

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復  
阻。書罷莫因。偶遇樵夫。妾塵執事。儉以為脫略。弗之  
。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率字士簡。性寬雅。十  
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  
猶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首。時有虞請者。見  
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云沈約。謝便  
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謝慙。家備載  
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  
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稷兀璋。善彈

南史鈔

八十二

筆。稷以所生母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為清調。便悲感  
頓絕。遂終身不聽之。  
張邵。字茂宗。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時莫不輻  
奏。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  
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敷字景胤。生而  
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  
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  
感思。輒開箚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中書舍人狄  
當周赴。並管要務。與敷同省。當欲請之。赴曰。彼若不

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口。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余持音低盡詳。緩之致與別人。執手曰。念相聞餘譽。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陽字少微。坊牧嘗爲糊人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顧覲之。覲之曰。

南史鈔

卷三

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融家貧欲。蘇乃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窮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贊既長。束帛曾烏。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颺求颺不得。亦可復求丞。張氏自敷以水竝。

以理音辭。俯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翅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雖故誠乃素懷有本。但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其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歎云。不恨我。

南史鈔

卷四

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基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道。管人辭下。自名其集爲玉海。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基。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

圖基徐道度療疾也。宋孝太后病，衆醫不識，徐道度于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官人患腰痛，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燭肉燉，文伯曰：此髮癢，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其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卽差。廢帝出遊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謂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

南史鈔

八十五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常有婦人患滯冷，積年不差，文伯從兄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灸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家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蟻，月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灸之，依語灸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蟻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灸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

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蟻者，久蟻也，醫療既解，蟻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鬼魅，應須邪物以鈞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間簷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兩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十餘湯，送令服之，服訖，

南史鈔

八十六

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振出，針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從置齋前柳樹上，明且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范華，字蔚宗，母如則產之，額爲博所傷，故以博爲小字，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徵音。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土管宴飲，歡適。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吉上歌，既畢，華亦止。琴孔。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負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又不得調，以華意志，不請欲引之。無因，進說華，勸謝綜，雅爲華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華戲，熙先故爲不適，前後輸華物甚多。華既利其財，實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華素有閭庭論議，朝野所知。

南史鈔

卷七

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敬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畢既有逆謀，欲探時言。熙先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徵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殺服。唯華不肯，上類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問，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郡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華所造，及

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華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畢家樂器玩服，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然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撰和香方，其序之曰：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斥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滯。非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雜之屬，命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滯，比沈演之，棗膏昏

南史鈔

卷八

純，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非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尤可論，而賢迹仕流，豈非時匪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不羅文采，自棄於汗泥，終無論矣。上口：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

遺恨於後哉。

荀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父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昔能為，昶曰：此病不傷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阿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思。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

南史鈔

八十九

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請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從本。於是遂行何書。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應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茂實。昭

明少傅備史之業，泰始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壁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微體皮，鄭云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微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玃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所參議，加玃瑋豹熊羆皮各二。王蓋之謂曰：「鄭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

南史鈔

九十一

為肥任，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子野字幾原，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何承天東海郡人，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耳。」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承又啓冢內，便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甄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樞，麗則傷俗，其

誰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者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設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劉穆之子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周續之三義。續之雅使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梓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南史鈔

九十一

善。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所戚。斥為始平。肥。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類不見。帝曰。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象得臣義。雖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嘗語兒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嘗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

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錦。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顏師伯字長深。視辛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帝嘗與師伯搏菹。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遂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

南史鈔

九十二

孝武帝嘗有事岡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沈懷文稱慶曰。昔漢后如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迴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矣。稱善。帝游幸無度。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共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夸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又曰。顏



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高。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沈碑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

周顒，字彥倫，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宋明

南史鈔

九十三

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人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果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顒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萸，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議國史擬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

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弘正醜而不聞，吃而能談，誹語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常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紋，髻鬘門而聽，眾人蔑之弗禮也。既而乘間進，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劉顯之懸帛十匹，約曰：儉永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遇長短之間，顯曰：將存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衫，緇假髻，射帛而至，折標取帛，常自稱有才無相。

南史鈔

九十四

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廬陵王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膳於市，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餐，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人○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  
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  
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  
殷○曠○專○斷○事○重○籌○諮○委○使○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  
未○獲○便○相○顧○許○今○各○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  
係○寄○懷○轉○寡○湛○定○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  
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志○  
相○委○寄○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諸○前○代○舊○  
事○聽○者○志○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南史鈔

九十五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舉○煥○義○康○陵○  
轉○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  
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  
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獸○故○云○班○也○湛○生○女○  
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新○州○鄖○陵○人○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  
鄰○而○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  
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問○曰○身○並○貧○賤○  
管○一○遊○其○難○若○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遊○豈○不○能○以○此○

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並○避○唯○毅○射○射○  
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  
又○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賜○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  
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仲○才○性○好○潔○士○  
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膳○時○陳○郡○殷○中○  
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  
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昔○萬○  
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  
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

南史鈔

九十六

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  
顧○琛○字○弘○璋○吳○人○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  
庫○中○使○猶○有○幾○許○琛○說○辭○答○有○十○萬○人○使○養○庫○使○祕○  
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說○對○上○甚○善○之○  
琛○假○還○東○日○晚○至○方○出○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  
側○有○一○人○玄○衣○介○幘○枕○屨○屏○諸○船○云○顧○吳○肥○部○伍○等○  
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賈○裝○至○事○力○  
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肥○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  
肥○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舍○

徵四善之曰若得祀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共祀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顧觀之字偉仁吳人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遇使吾不爲三公耳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年十二時王獻之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裝書寢獻之書裝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奮

文保善奕某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樗枰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文帝嘗曰

南史鈔

九十七

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木嘗不先憶羊玄保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恭玄保常嫌其輕脫云希字泰開少有才氣爲揚州刺史因山湖之禁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煇燧養種竹木雜果爲林枌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賈簿若

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賦依常盜律論

江湛字微深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湛辭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錢卽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紀僧真幸

於武帝稍歷軍較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史微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忝得荷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出江敬

南史鈔

九十八

謝瀛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詰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坐定敬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沈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幸使羣臣議論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係思作亂慶之未冠隨

湘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藜藿勤苦自立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久遠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湛被收之文上問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絺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上不容緩服文帝北使敗績劉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司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

南史

卷九十九

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事學也元內審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未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內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渤海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斧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

至矣宜斬以狗彘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竟陵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自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

南史

卷一百

曰錢盡在此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較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如上孝武金錢七筋及打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轆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聖車謂人口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手柳元景顏師伯嘗請慶之鳴笳列卒滿道

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日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返，不為之顧。元景等微侍，察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之死，長子文叔位侍中，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殺。文叔昭略，字茂隆，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

南史鈔

一百一

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癯。奈何？約亦笑。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善彈琴。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祀事不廢。文季風采俊爽，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嘗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

至。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滌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向。日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是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兩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請敬兒降。

南史鈔

二百二

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殺色，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何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歎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人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發義兵，三楚之人寧暗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宗慈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慈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慈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血而泰潛來就綺，妾怒知之，入殺牛泰。然後自縊。義恭壯其意，不罪也。鄉人服業，家富豪，後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慈設粟飯菜。崔謂客曰：宗軍人，非噉麤食，慈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慈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南史鈔

一百三

敵至蕪湖，柳元景倍道兼行，至新序，依山建壘，橋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衝收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弱，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眾大潰。世隆，字彥緒，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世隆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聞，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聞號叫，方其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世隆善卜。

別龜甲，價至一萬，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自

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展題廉第，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倅，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倅度董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甚重其婦，頗成長，恹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倅狎密，而為倅妻賞敬，稷每請倅，必先相問夫人，倅每欲見數，相因稷請奏，其妻臨樓坐，倅然後出。倅因得甯日。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胥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投，倅彈為雅弄。

南史鈔

一百四

子良曰：卿巧越，稽心妙，臻羊體，良臂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倅少工篇什，為詩云：亭早木葉下，攏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扇。倅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疏。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開，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舉兵至姑熟，倅與兄暉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倅與諸人同憩旅舍，食俱去，行里餘，倅曰：寧我負人，莫人負我。若彼有逆，堪憑此。客命左右燒逆。

遂令以絕後。追常時服其善斷。津字元舉，雖乏風  
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進士上章，  
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劉俊，字士操，齊武帝嘗至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  
罐受，則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車駕  
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麋臠。武帝著鹿皮冠，披俊  
菟皮衾，於膳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孔顛上  
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  
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南史鈔

一百五

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異國之關與，比歲  
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  
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  
為累輕，輕錢喚盜鑄，而盜鑄為禍，添人所盜鑄，嚴法  
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  
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  
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  
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鑄錢，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窮小破  
缺，無庸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令銖兩，銷以  
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  
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孝綽在職，頗通  
贖貨，寬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  
噬家人，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及卒，皇

太子從兄陽美，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頽逝，  
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潔，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淵  
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

南史鈔

六

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  
漢南，連翻書記及香朱方，從容坐首，錫舟乍動，朱鸞  
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特而不會遇，益者三友。  
此寔其人及私道下也。本中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  
野多馴翟，此亦威風一耳。足以驗其五德。孝綽，字  
孝綽，本名丹，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  
與同載以達親友，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阿士，即孝綽小字也。到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  
優於洽，每於宴坐，唯靜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

引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  
令吏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  
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妹。孝綽坐免官。孝綽少有盛名  
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輒言詆訾。每於朝  
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及呼驛卒訪道途間事。  
出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  
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  
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  
一適吳興張暎。一適東海徐悝。並有才學。悝妻文尤

南史鈔

七

清板所謂劉三娘者也。孝綽弟潛。字孝儀。兄弟相  
勗以學。竝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  
謂孝威也。瑛字士溫。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  
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  
祀設齋。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瑛令齋畫王形像。并尚  
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瑛乃密使媼。如  
示妃。妃視畫。仍嚙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  
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齊宗室列傳

齊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  
雷次宗。宜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  
其弟內潤。皆及璞也。鈞字宜禮。年五歲。所生區貴  
人病。便加憔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餠之。不肯食。曰。  
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齊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  
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翁父。勿怨。所以令汝  
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勅外如先給通德  
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

南史鈔

二百八

蕭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菱。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  
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顛。孔  
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  
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  
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  
之。張融清抗絕俗。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齊陽王  
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  
知老之將至。吳侯景先。高帝從子。沈攸之於荊州  
舉兵。武帝時鎮江州金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



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嘗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彼之自無所逃。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彼之首至。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金城壘空中言耳。穎川字雲長。弘厚有父風。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川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川曰。陛下前欲壞酒。

南史鈔

一百九

穎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惡。豫章文獻王嶷。字宣。殿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勅。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金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駝齋。皆補按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檀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北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

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番許。送東府齋理。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不從。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子顯。字景陽。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

南史鈔

一百十

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嘗為目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奉還京師。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月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願

之思非望而至。遂方買。誦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梨  
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  
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  
聲易遠。子雲字景喬。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  
書口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壯度。美過崔寔。嘗與  
元帝爭筆。爭先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  
求書。逢子雲為船。維舟待發。使人於清天候之。望船  
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八牘之  
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

南史鈔

百上

日。書三十。悉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例不  
書好。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臨川獻王映  
字宣光。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  
風韻。韶靡。長沙威王晃。字宣明。武帝嘗幸鍾山。晃  
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繩  
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板之。應手便去。每  
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是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  
此我家任城也。武陵昭王暉。字宣昭。於御坐曲宴。  
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答曰。汗貂對日。陛下愛其羽毛。

而。其骨肉。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恭子良  
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暉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  
小相推讓。答曰。暉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豫章  
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  
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桐。靜  
因以為稱。又問暉。暉曰。臣山。不曾種桐。景。唯有  
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  
江州刺史。上以暉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  
喻吉。暉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

南史鈔

百上

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王儉請暉。暉爾儉設會。  
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  
始興簡王鑑。字宣徽。時有廣漢什那人。段祖。以洋  
于獻鑑。淳于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  
寸。開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絕懸馬。令  
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  
斃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  
以節樂也。鑑。龍角一牧。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江夏王鋒。字宣穎。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無絲札。乃

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消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不  
晨興不肯拂塵。而先畫壁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  
使學。鳳尾。一學印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  
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南魏王昭業亦  
稱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及王。武帝答。爾黎  
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爾黎。終小名也。江  
神嘗謂王晏曰。江及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  
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及掩能於世。非雅七。茲而  
已。百事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所遂復為混沌書局。

南史鈔

百十三

欲益反弊耳。家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蒙於  
半生哉。著脩相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  
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  
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  
詠。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  
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  
不得不鋪。其脩相之賦乎。宜都王銓。字宣儼。善射。  
常以朔的大關。曰。終日射候。何難之有。乃取其燕。折  
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

小字白澤。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週  
於雉頭。遠矣。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幼聰敏。武  
帝為顯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  
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  
曰。嫌今何處。何川。請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貴。字  
文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  
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於恆。不  
傳。自娛而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  
同行。蠻曰。殿下瀨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

南史鈔

百十四

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彼何容得。蓋  
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  
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  
之。勝昔遠矣。晉安王子懋。字雲昌。年七歲時。母阮  
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  
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  
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  
更鮮紅。祝甕中稍有根。當時稱其孝感。陸超之  
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

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雅孫。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建安王子貞，字雲仙，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巴東王子馨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蕩一杯漿，皆諸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

南史鈔

百十五

齊列傳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僑居胥陵。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何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偏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共鬪，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及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

南史鈔

百十六

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歡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許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徵召許，乃挂檄於樹，而逃。族祖孝標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欲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許嘗著殺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暫連忘返，神理開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糲絮。

上怒不解，畫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勅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剛長沙王晃捉拳蓋臨川王映執犂尾扇。開喜公子良持酒。餘南魏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餽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拉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非敬則。則東宮殆廢。

南史鈔

百十七

陳顥達南彭城人。討桂陽賊。大戰於宜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鐵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顥達口中鐵出之。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顥達口。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遂即取於前燒除之。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敬兒在雍州。會殘人間一物。其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殺羊叔子。唯浪得於其處置臺。網紀諫口。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客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抵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嬖利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泰兒。

南史鈔

百十八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東陽女子妻。是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徇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廢明帝。舉令還東。始作婦人服。而去。慧景歎曰。如此伎。還令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

桓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初武帝起義。為魏所禁。衆皆散。康裝樁一頭貯移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魏獄。出武帝。魏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恭告。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於著淋壁。無不立愈。

焦度字文續南安人也為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  
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開政事竟不用後求竟  
陵祀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  
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復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  
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  
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形幹甚毅善於誘  
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  
是馬八百匹僕妾葦食賸無膏腴嘗爲梅蠱兒茹法

南史鈔

百十九

珍設女伎金翠曜服器服精華蠱兒等因是欲誣而  
夸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  
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木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數日  
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  
悵令衆輩見之

周盤龍北蘭陵人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士假節助  
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  
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脩周公阿  
杜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

於王儉曰今買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期白  
小人勤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  
賊殺勤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望世  
子則門施丹楹至是買被圍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  
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  
報奉叔已破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奔稍直奔魏陣自  
相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號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  
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壁無莫  
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紫

南史鈔

百二十

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出是名播北國形甚  
靡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王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泰二  
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  
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  
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隨青州刺史垣護之  
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亮坐八面與蘇  
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游此坐

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羹膾異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鮑覽餽鮓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帳，三齊布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澤。」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虞宗，字景豫，會稽餘姚人，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晏盛饌享賓，謂宗曰：「肴羞有所遺不？」宗曰：「何

南史鈔

百三十一

食疏，有黃領雁，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宗求味，宗獻搗及雜肴數十，與大官口味不及也。上就宗求諸飲食，方宗不出，上醉後體不快，宗乃獻醪酒，鮮一方而已。明帝立，宗稱疾不陪位，帝使王晏齋廢立事示宗，以宗舊人，引參佐命。宗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開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上欲獎以貴族成姻，以諧之家

人語，後言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雅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杛年求佳馬，杛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得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杛年云：胡諧之是何侯，狗無屨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杛年本梓潼人，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杛年：「卿州復有此

南史鈔

百三十二

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園。」虞玩之，字茂璋，會稽餘姚人，玩之為少府，翁歸辰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鏡，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弊屐，復不可遺，所以不敢。」帝善之，玩之東歸，朝廷無祖饒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

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謫。孔璋就王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監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其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帝憎婦人。卿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基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妾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沐。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箒。以此辱之。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明帝屏上有赤痣。帝祕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陸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陸慧曉。字叔明。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劉隨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竝宅。

南史鈔

百五

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

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待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歷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慧曉歷朝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用。立輕重於懷。

南史鈔

百十四

抱終身常呼人位。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幼有孝行。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驛不獲就。要其意向如此。今日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綱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深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柳世隆曰。庾杲之為蠅。見所映。爾有華采。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勉復神州所



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十儉嘗使賓客謀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白蘭扇。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摘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摘操筆便成。文章既具。薛亦華美。舉坐擊賞。摘乃命左右。抽篋。篋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王融上金天頌。摘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高帝嘗以簾。盛孔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簡靈產白。

南史鈔

百五

羽扇。素隱。凡曰。若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物。當世榮之。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盛榮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蛙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妹耶。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服闋。兄。江。疑。王。義。恭。義。恭。義。恭。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年八歲。為人所掠。為奴。至中山中。

山富人劉寶。慙。峻。以東。帛。賸。之。教以書學。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讀。帝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薨。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從中與明君。而終不飲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探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轉。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威威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履。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共。

南史鈔

百十六

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從中與明君。而終不飲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探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轉。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威威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履。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共。

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京。道。之。好。事。云。杏。字。士。深。曾。在。任。助。坐。有。人。餽。助。楮。酒。而。作。振。字。助。問。杏。此。字。是。不。杏。曰。葛。洪。字。苑。作。木。旁。系。助。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杏。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助。大。驚。曰。吾。嘗。自。遺。忘。實。不。憶。此。杏。云。出。楊。元。鳳。所。撰。置。肥。事。助。即。檢。楊。記。言。皆。不。差。周。捨。剛。杏。尚。書。著。紫。荷。索。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杏。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章。昭。張。安。注。並。曰。囊。裝。也。簪。筆。以。待。顧。問。

南史鈔

百五十七

如。烏。豆。集。其。身。備。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前。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問。之。喜。故。出。都。自。効。遷。吳。與。太。守。肥。將。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利。自。此。路。不。拾。遺。肥。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父。之。乃。令。偷。舉。荷。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議。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楮。數。曰。吳。與。昔。無。此。楮。時。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楮。也。武。帝。為。太。子。上。有。改。易。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

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善。明。遷。右。衛。將軍。辭。疾。不。拜。褚。彥。回。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誰。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已。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誰。不。既。中。不。敢。昧。於。富。貴。矣。劉。勳。字。子。珪。沛。郡。相。人。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嘗。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客。璉。字。子。璉。與。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

南史鈔

百五十八

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謂。目。觀。听。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勳。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勳。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木。竟。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高。人。一。字。承。烈。高。帝。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兩。人。固。已。勤。矣。所。謂。選。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繹。冠。隱。者。以。為。榮。焉。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

傳。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開祭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德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開携。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髮。無容不相語。買主遽取錢。處士既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選序反朴。激清岸流矣。

南史錄

百二十九

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夫抄撰羣書。舊東官官屬。通爲清選。沈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學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潛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肩背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簡文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闊綏。既殊北興。金背風騷。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子。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

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查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相。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習馳。慮斷之。佞。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暉金鏡。反爲拙目所。巴人下俚。更令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南史錄

百三十

而不尋。竟不精討。鑽銖。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漆紙札。無情。任其搖。榮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助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見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確。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雖黃有別。使夫棟鼠知慙。溫羊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之達。

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嘗詣若南，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邊，後牛奔踏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數日豈點而王乎？周拾嘗戲之曰：雖復命坐可橫政，恐陋甚。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祀之。遂好古愛奇，在荆川聚古器數千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蘇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鍍銅，鴟夷盃二枚，兩耳有銀鍍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鍍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

南史鈔

百二十一

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深盤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造。茲國蘇其第四種古製深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梁宗室列傳

吳平侯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母憂，殆不勝哀，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爲廣州刺史，去罷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所山村，有一老媪以繫擊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昂，字子明，爲彭城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

南史鈔

百三十二

其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携那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祇惑，鞭之二十，剝印差失所在。猷封臨汝侯，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依至一斛，每醑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何元反，聚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日，後人來，可令之疾馳。俄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

問爲誰。日與典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獻大破狗兒。詔字德茂。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詔亦爲信傳酒。後爲鄂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信其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白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部牀。踐踏肴饌。直視詔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詔甚慙耻。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明俱爲周捨所

南史鈔

百三十二

狎。初。景休罷巴東。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縱恣不檢。奢侈過度。脩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作於齊東。昏潘妃。寶標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飲。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闔籥甚嚴。有疑是鏡。使者審以問。武帝於友于甚厚。殊

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常來就汝。惟宴唯。謂布衣之舊。丘陀。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閭與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稱。言是使。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陀卿屬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貯。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使。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推。字智進。

南史鈔

百三十四

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歷淮南晉陵吳興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異人號早。馬。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推節。死之。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工作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潘郎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問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贖卹之。平原王曼。諱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

對華覽。詠華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傳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朔寒積雪。則遣人載薪。未隨。乏絕者。賦給之。恭字敬範。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典。乃仰墜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官。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

南史鈔

百三十五

五日。三日乃還。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嚴事。問左右曰。是阜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其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令顧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哀不勝喪。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仰強進。飲粥。太子

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塋。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填塞。成疾。故應疆加體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勅過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性仁恕。見在官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類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閭小兒。雜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

南史鈔

百三十六

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廬陵威王續。字世詠。武帝第五子也。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銀。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金銀何乞汝。邵陵王綽。字世彌。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

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元帝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鏢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種醜憑陵勳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使使乎其所希也如口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惟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

南史鈔

百二十七

盡言大智元帝名也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簡文卽位立為皇太子景廢簡文將害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口久知此事嗟其晚耳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屬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來須見殺雖復陵悅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過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則危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折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

何能以無益之愁操必死之命以縱死時年二十八南海王大暉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張彪起義於會稽陸令公庾孟卿等勸大暉投之大暉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捷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善願恒云若有舉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剛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舉生應我苦報悉人球代受 綏建王大華字仁瑛簡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

南史鈔

百二十六

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城虜屬奴姐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華笑曰禍至非由此

列傳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為襄陽太守梁武  
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謂茂及帝非  
之信許者驟言之造視其甲猶則蠲網焉乃誅言者  
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  
名帝又惜其用日將舉大事便嘗健將此非上策乃  
令心腹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  
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  
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禱紹叔入見武帝

南史錄

百十九

大將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赤心遂得盡力東昏妃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  
物曹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  
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美  
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與出尉吏俱行非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  
數十人澤中逐鹿鹿每聚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  
衆中射之應弦輒斃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  
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折芳弦作樂馳擊箭如

餓餓叫平澤中逐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  
群如甘露葉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志死  
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  
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也  
使人氣盡

夏侯直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衣  
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姪衣  
魚弘襄陽人嘗謂人曰我為魏有四盡水中魚籠盡  
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  
塵棲弱草自騎之過際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述  
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自弘  
度後人覓一菱不得

南史錄

百四十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為荆府城局參軍浚萬  
人伏庫防池得一金華鉤隱起鏤其精巧篆文曰錫  
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兒女女竊以與詳  
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李膺字公胤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鄴人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張績字伯緒績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軸資容軸湊有過請績績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

敬容殘容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深相禮遇績見

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

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兄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

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績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

南史鈔

百四十一

致願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績一盃酒

殺吳氏三人共輕傲皆類此也蓋簡憲元帝嘗為詩

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中

且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且忘之。績著鴻寶

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庾城字可大新野人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皆

事井曰而城身衣大布徐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城

在位營求孜孜不息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悌

所致千與字孝卿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江

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見馬次有瞿塘

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不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

其夜五更水忽退城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

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庚公

鄭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紹叔忠於事上所聞纖

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

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

語劾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

呂僧珍字元珍東海范陽人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

南史鈔

百四十二

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

也從父兄子先以販蔥為業僧珍貴乃棄業求州官

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

妄求叨越當速反蕙肆耳宋季雅罷南康苑市宅

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

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

署函曰錢一千闈人少之弗為通疆之乃進僧珍疑

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衡

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

魏 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土者  
請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絡萬匹必燬今庫  
君灰非吏罪也既而簡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  
恕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  
旦入見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平生願起  
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志寢卿欲我風興可恒早  
入 梁武在西邸與約交游約曰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君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

南史抄

百四十三

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皇脫一人立異便損  
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  
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國  
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  
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言帝曰智者乃爾  
時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  
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  
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待  
入徘徊壽光問外但云唱唱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

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

平與沈休文輩於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  
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約與徐勉  
素善遂以書陳情於簡言已老病數旬華常應務  
孔以手搔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  
約左目重瞳子腹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  
二萬卷都下無比 嘗侍宴有妓舞是齊文惠官人  
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今約伏地流涕帝亦  
悲焉爲之罷酒嘗侍宴會豫州廉吏徑寸半帝奇之

南史抄

百四十四

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德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  
此公蓋前不讓師羞死帝以其言不遷欲拯其罪徐  
勉固諫乃止 旋宇士規性吝嗇對帛億計無所分  
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兼起  
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  
羹麥飯餅以飲之朝士咸共誦其所爲  
范雲字彥龍南郡舞陰人父抗爲鄧府參軍雲隨在  
鄧抗故之舉兵開鄧抗人城固守蜀家屬居外雲爲  
軍人所得故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

說彼之笑曰。柳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饋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餉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其心如芥。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使魏魏使李彪宣命。王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井蔗。黃井粽。隨畫絕。益彪笑謂曰。花散騎小復偷之一。盡不可復得。江祐求雲女婚。酒。酒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妙。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醉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鶴。今

南史抄

四百五

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謝他族。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口。王當仰。相以兒歸。續字子真。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續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韋叔字懷文。京兆杜陵人。遣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微至。叔率麗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叔甚悅。撫几曰。它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初叔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叔。叔還為州。雙光道候。叔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叔耕牛十頭。黎字長倩。帝後召還黎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勳。安可輕信。單使。安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黎怒

南史抄

四百六

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通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假。假令無勳。豈得自安。韋黎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雷情於文章。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疆而劉弱。袁聚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門。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

勝也。賢能非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  
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一  
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摺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  
里而無同心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  
馬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徵久  
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  
啖食鵝炙盡進酒數升訖文語亦辦。初淹年十  
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  
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

南史鈔

百四十七

長貧賤耶可爾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爲  
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清夜夢一人自稱張  
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  
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  
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留淹文章贖矣又  
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  
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  
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

帝畫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降其一  
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古者曰必生才子昉博  
學於書無所不窺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車多異本  
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自官無者  
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有子東  
里西華南容北叟金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  
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  
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  
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南史鈔

百四十八

王僧孺字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愧其父冬李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僧孺與  
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  
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  
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  
與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  
蔡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賜下帷無倦升高有  
眉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僧孺幼貧其母常紗布以  
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

身拜日引朔清道悲感不自勝 僧孺工屬文善楷  
款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  
答曰古人嘗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  
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  
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  
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袁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  
其戶家若無人披其室其人等在豈非名賢昭素靜  
無所干豫器服率履身安處獨常掃榻板牀明帝聞

南史鈔

頁九

之賜滌金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  
物昭爲安成內史罷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  
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餵於門側罷多猛獸爲害常設  
檻牢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牢  
猛獸竟不爲害遷臨海太守罷有窰嚴前後太守皆  
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  
驗小乃教勿封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  
孔登曾以祠事入廟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日不

期忽親清顏頓袂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  
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雲請已備水陸之品雲  
駐筵候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  
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俎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登深以爲愧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謝朓雅相欽重嘗候革時  
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  
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 革精信  
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

南史鈔

頁五

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  
因乞受菩薩戒 除會稽魏丞革門生故吏家多在  
東開華應至並賣持緣道迎修革曰我這不受僧不  
容得當故人筐籠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琅邪王融一時才情特相慕  
悅嘗請交焉勉所謂魏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勞  
衣襪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謙墜 時師方侵魏  
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  
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

後亦傳中一事。為書戒其子松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為備之。每念切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奉。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閨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

南史鈔

百五十一

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娼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陸陌交通。渠畎相屬。拳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峯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盆。僂荷菱。湖裏株。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草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較。幾何哉。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屣。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例。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

殷鈞。字季和。陳魏長平人。尚永興公主。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獻。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

南史鈔

百五十二

於帝。帝以岸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罷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絕境無瘧疾。陳伯之。濟陽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椒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土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捨稻而歸。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性祇慎。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統緒不好。絲竹射不穿。札為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隨學不師。受文才俊。

逸尤嗜酒無節操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暄笑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吾所志邪吾常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日而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

南史鈔

百五十三

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詡之慟哭者哉速營精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經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帛簪插髻紅縵布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簡里面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賀韋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綴末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朱异字彦和吳麗錢塘人沈約面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起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闕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華峻金山萬丈綠蔭未登玉游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承便發觀其信行弄雅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逢途必有千里之用起宅東坡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醜飲其小每追曠黃慮臺門將闕乃引其幽簿自宅至城使

南史鈔

百五十四

投城門停暫管管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葷色之娛子香魚鮓不數於口雖朝講餐車中必齋份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侍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顧倫字正禮吳麗吳人張率嘗薦倫於帝問倫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旱濕三十已衰如倫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遷於草澤卿便相勸喚出倫少清介有志操為廷

村正冬服單薄，恭法度欲解襦與之，懼其清嚴不敢發。請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爾，爾難示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少時將姊舅息女，未成昏而憐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

徐摘，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摘，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

南史鈔

百五十五

以摘為侍讀。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使魏，魏人授館賓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仰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孝克能談玄理，性至孝，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饋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府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儀荒如此，供養交關，欲嫁卿與當勞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勿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

將遁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何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舍，更為夫妻。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嘗其前膳，羞損臧帝密記，以問舍人管斌，斌自是何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嘗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

南史鈔

百五十六

轉自今實享孝克前饋，金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為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數輩，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向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譏。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數泉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繫似



胡毛徒勞。魏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印卿有罪。令旨使我鑲。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鑲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其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

南史鈔

夏五七

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瑤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官人晝夜連臂。踴踏歌之。聲甚悽斷。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亦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

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整鞿。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左衛蘭欽。同侍官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禮。適朱韋在席。宦者張僧徹掌候。侃曰。我牀非闕人所坐。竟不前之。侃守石頭城。賊為尖頂木。鑿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以油灌之。擲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南史鈔

夏五八

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聲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眾皆服。侃長子鸞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領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酒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

破。性素復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腕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街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屬偶之。俞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艇。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綺。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僂妻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釀。同其醉醒。第三子。鵝。字

南史鈔

百五十九

子鵝。侯景以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直都督。及景敗。鵝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京晝寢。鵝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鵝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赴水。鵝拔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扶船。鵝以箭入刺殺之。

江子一。字元亮。與弟子四。子五。慷慨有大志。侯景攻所歷陽。子一還南洲。收餘眾。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死之。命曰。血。允俱出。何高。蜀。族。乃免。胃。赴。敬。子。四。前。洞。胃。死。子。五。傷。脛。還。至。壘。一。櫛。而。絕。

南史鈔

百六十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遊。亦以行隨。人士笑之。陰子。亦。字。幼。文。武。威。姑。藏。人。青州。有。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錢。神。影。聚。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會。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謂。子。春。云。有。人。見。若。被。燒。宅。舍。既。無。所。託。欲。君。厚。德。欲。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牲。請。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雖。無。它。才。行。臨。人。以。廉。潔。稱。

閩河泥解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身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以授之。衆坐皆嘆。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飲。醉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琳守彭城。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兵明徹悉其為變。殺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辭盡哀。收其血。快之而去。琳故吏

南史錄

頁十一

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剛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蕃伯之任。爾乃輕躬弱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龜包背之念。終違長弘之肯。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後馬革裹屍。謀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骸。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遊末僚。預參下

席。薛若之吐。握荷甄公之知遇。是用露巾而歎。痛可識之。顏阿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窮賤。竊亦有心。琳經在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北肩東閩之吏。繼踵西閩之賓。願歸被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鶯。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琳死陳祿。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

南史錄

頁六十二

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閑。後為中兵參軍。禮遇甚厚。趙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向被傷。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彪諸將言已殺。欲與求富貴。彪左右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舉手。於是衆遂誅稜。陳文帝已據震澤。將

及會稽。彪殺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  
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  
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  
中。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  
黃蒼驚吠。劫來便嚙。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  
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却曰。官不  
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  
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  
受刀。曾不辭懼。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

南史鈔

百六十三

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談曰。生死從此而  
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  
逢。却不能生得。遂殺彪。致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  
側。彪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  
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帝為笑。欣然意悅。謂昭達  
願彪妻墳塚既畢。黃蒼又俯伏家間。號叫不肯離楊  
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還  
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  
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

軍人求取之。揚投井。火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  
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  
若邪。乃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南史鈔

百六十四

陳宗室諸王列傳

始興王伯茂字懋之文帝第二子也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都墓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金沒醫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其得右軍法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背目通睛揚白形狀渺小而俊辯善言論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巧於諸王中最為貧窶宜

南史鈔

百六十五

帝每於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為徐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輿與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口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談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備戲畫夜食嗽而已叔陵偷備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坐齋中或自枕卷

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龍弄觀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誦

南史鈔

百六十六

列傳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少孤貧，姓項氏，名猛。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周蒼見而奇之，因名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命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凱讓教之書。記凱讓善隸書，寫卷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凱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梨耳。」徐嗣

南史鈔

頁十七

徵引齊人度江，據蕪湖，列艦於青墩七處，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披蓑而發，嗣徵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徵、嗣徵驍將鮑研，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舸，舸既入，研艦斬研，仍守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雷船蕪湖。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川古法，抽烈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轉，殺傷數百人。嗣徵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寶安、守安仁，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突游逸，好射馬，樂擊，馳靡不檢，食尤聚，惡少年及文育，繫於王

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安都襲秦氐，破嗣徵柙，收其家口，得嗣徵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簡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徵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異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日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拔劍上白太后，出翼，叉手解文帝髮，推就衣次。武帝嘗與諸

南史鈔

頁十八

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益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君危履險，猜防不設。侯侯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金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歐陽頌，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常隨蘭欽征夷獫狁，禽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頌預其功。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小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因醉

墮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

吳明徹字通昭。秦湘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木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墾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墓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

南史鈔

百六十九

之徵。至時果有應。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儉重。奮力過人。便馬。擊事梁河東王蕭舉。以勇敢聞。王僧辯討舉於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木賊。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

程靈洗字玄游。新安海寧人。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媵妻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貨財。亦非儉吝。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入朝。徵為侍中。未拜。文帝謂

曰：昔朱買臣願為本親。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儉。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莖。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及卒。後主題銘後四十字。遺尚書恭徵。就宅宣勅。謂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蕉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

南史鈔

百七十

未勒。此意如何。

晉廣達字備覽。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回。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向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歎。於是就執。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安都謂摩

河曰。髡髮。勇有名。千。聞。不。知。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擄。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吳。明。徹。濟。江。攻。秦。罷。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岸。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茲。無。虛。發。衆。軍。尤。懼。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登。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鋒。衣。樺。皮。柴。弓。兩。端。骨。珮。明。徹。遣。

南史鈔

百七十一

人。規。何。知。初。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初。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擣。鏡。觀。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加。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寓都下。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清。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繼。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力。及。傳。酒。後。帝。性。急。子。高。恒。會。意。音。稍。長。臂。騎。州。

處。有。膽。決。願。為。將。帥。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陳武帝將受禪。師知侍敬帝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許。帝。令。出。帝。覺。遂。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友。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加。亦。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侯景之難。吳昶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糶。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

南史鈔

百七十二

衣。將。就。戮。礙。於。路。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過。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特。檄。軍。書。皆。出。於。炯。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諫。客。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於。壇。設。盟。炯。為。其。文。嘗。獨。行。經。漢。武。通。天。室。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嶺。山。雖。掩。閩。湖。之。電。可。視。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異。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登。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思。於。海。浦。禮。日。觀。而。



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  
然歟。既而運扇上德。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  
茂陵玉盤。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山而應。應歌風  
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豈不落淚。昔承明見  
雁。嚴助東歸。馴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  
心。黍稷非馨。敢望微福。仰雀臺之甲。空愉魏君。雍丘  
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真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  
嘲曰。郎子姓真。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南史鈔

百七十三

非愚。容大慙。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猶遁志。弱冠  
舉秀才。對策高第。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  
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尤  
嘉口。此頌與裁清拔。卿之士流也。將如何擢用。寄聞  
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  
求仕者乎。乃閉門。相疾唯以書籍自娛。沙門慧標。  
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  
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  
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

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

誅。  
傅綽。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綽雖強直。有才。而毋惡傲。  
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  
祭。辭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  
有門生。不敢以厚餽。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  
吾所未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  
故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駢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鈔

百七十四

循吏列傳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杜坦北人南朝常以餽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屬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

南史鈔

百七十五

曰禪忠孝淳淳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曰禪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便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餉賜隔曰禪胡人身為牧圉便起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初登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箴錄後歸悉以還之

疏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贈予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特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植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鬪絲來請琰琰挂圖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錢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

南史鈔

百七十六

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祈明無敢為偷父子金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車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劉玄明亦有吏能常為天下第一傅嗣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案也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帝性猜忌體肥情風夏

歸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請彥回韋請愿愿不在見其厖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數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為餘姚令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麻布侍立終日足有蹠跡輒加榜撻以老微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精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朕嘗使卿智不使卿

南史鈔

百六

加廉字思約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真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誑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噉踡面不知賤蓄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讓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也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遷武昌太守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車服尤并茶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太守王彬延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

康遠獨設煖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勿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緣眾共何之不能記也

南史鈔

百五九

儒林列傳

伏軾字玄曜，徙新安太守，在襦清恪，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禾助之，罷多蘇芻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御史虞贈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軾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軾歷典二邦，以免貪濁，此是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若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隆，軾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平，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

南史鈔

百八十

士領長水校尉伏軾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軾大不敬論。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于時又有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窮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

孔子社，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

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嚙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無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灰時輒僵臥，以灰鎮心，起便讀誦。賀德基，字承業，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感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南史鈔

百八十一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給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張譏，字直言，清和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周孔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後主在東宮，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勅讓登我時。索唐尼未至，後主勅取公。  
杖手以屬讓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讓後降。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侯舅氏住臨海。視時年  
十二，罷土豪劉瑛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毋以其兄  
第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  
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毋感其言而止。

南史鈔

百八十一

文學列傳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嘗還東，請辭彥回別，彥回不起。  
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  
爲一代門臣，不可復爲覆轍。謂人曰：我應還東，搢  
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  
忽引諸儉，章度妨我，章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  
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  
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  
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

南史鈔

百八十二

不進才亦退矣。選字希範，入歲便屬文。靈鞠常謂  
氣骨似我，選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  
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選懸綬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  
賤文通而秀於敬子。

吳邁遠，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  
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  
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楮趨聞而  
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  
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下彬字士尉。濟陰宛句人。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做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頗飲酒。積業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賦指斥。其蚤發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纒。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屑。潔刷不謹。泔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纒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浸漫。無時恕。

南史抄

百十四

肉探揣獲。椒日不替手。強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強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勒之計。捕孫孫子。三十五歲焉。又爲禽獸決錄。曰云。羊性淫而假。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假。謂呂文顯。猪卑。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蝦蟆賦云。舒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蚪唯唯。羣行闔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諸事也。飲酒以。壺。勺。杭皮爲。有。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爲。

火籠什物多。諸說異。自稱十。田。居。婦。爲。傳。盤。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獲。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袁。淑。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造。之。不。爾。飛。去。

高。爽。博。學。多。材。劉。備。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舊。爲。縣。蒞。道。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白。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備。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有。人。送。書。與。爽。告。贖。云。北。川。守。羊。

南史抄

百十五

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糶。米。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重。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茶。酒。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襄。贊。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謙。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勅。智。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

相論以祿嘗餓五日不得食。掘堯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

崔慰祖字悅宗。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飢毀不減。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燒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冲之追修古法。改造銅機。圖轉不窮。時有北人索馭驛者。亦云能

南史鈔

百六

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禁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舛。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欬器。三吹不成。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欬器。蘇之與周廟不異。廟之字景燦。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當其詣微之時。皆窳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宋孝武帝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命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簡訪果

然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嶸上言曰：永元肇亂。生計天爵。非即戎官。以賄就。揮千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駮。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藏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賈。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僉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勅付尚書行之。嶸

南史鈔

百七

曾品古今詩。評其優劣。云：觀休文。製五言。最優。于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盡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周典嗣字思纂。陳魏項人。兩手先患風疽。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如何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與爾若無此疾。何日當至。御史中丞。

劉勰字彥和。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本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審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番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定經典。校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思。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懇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需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

南史鈔

百八十八

至。忽勝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賈和善爲樂府。又作數次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卽博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顏見遠。博學有志行。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謝善助能爲八體六文。方寸。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助爲錄事。

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顏協優於韋仲。而絀於善助。善助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并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顏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此則附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勅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

南史鈔

百八十九

東青樓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孝義列傳

郭原平字長恭性甚巧每為人作工取散夫價主人  
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殮鹽飯而  
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  
交血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許瑤之罷建安魏  
水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口今歲過  
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  
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

南史鈔

百九十一

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  
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木價與之宅上種竹夜有盜  
其符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  
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過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悔無  
復取者

潘綜與典烏程人孫恩之亂祇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過驃語綜我不能  
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  
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

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  
抱父於腋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  
賊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  
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金得免

丘傑字偉時與典烏程人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  
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  
之傑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利斗子數升丘  
氏世保此既

南史鈔

百九十一

吳國夫性義讓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  
米送之

余齊人晉陵人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至門方知  
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  
終恨不見汝齊人即口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  
吏便絕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王琨為典興太守欲召為功  
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  
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柁鳥於泉耳不辭

而退。現進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叔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消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所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片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菹羹緒妻到市買菹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喫死緒便問心中介

南史錄

卷十二

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叔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汚吾刀乃止直冠先字道玄典與烏程人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眾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屈以別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我者我也遂見殺

解叔謙字楚梁廬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問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漬酒便差即訪

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罷進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其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知何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

樂順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庾杲之嘗往候順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預字文介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蠶年

南史錄

百九十三

可六七十擔樹菹造市貨之聞預士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少貧晝日斫薪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捲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衣弊多綿絮置壁上恐蠶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蠶

庾道愍諡川郢陵人精相術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板甚貴然使人多忿忤休祐以諸彥回

許審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冬思其不悅休祚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早慧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

荀匠字文師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梳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續之以泣日背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麗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令人為其除服。

南史鈔

百九十四

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柩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遂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盤枝妾心能感木頭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鸚鵡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綾繫脚為誌後歲此鸚鵡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忍後雙飛。

謝貞字元正為春日開若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

日至如風定花猶落乃進步惠連矣。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幼有孝性父煥常患酒渴嘗鮮魚耶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鈔

百九十五

隱逸列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調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僥倖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南史

百九十六

閑。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至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逐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作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

尤弟同。至於沒齒。濟北孔叡。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字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宗少文。山陽涅陽人。武帝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稱丘飲谷。三十餘年。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東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凌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每云。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秋。就受之。 湖字敬

南史

百九十七

微。一字茂深。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宜致江鱉。但常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豫章王粲。微為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川出木。又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雲。輕述人路。縱宕蠟流。有若任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示。蘇。然。已定。豈容當

此橫施

沈道皮，吳興武康人，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避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掘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令成林，更有住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谷者，懸不取，道皮使置其門內而還。」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胤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胤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

南史錄

百九十八

也。太守謝方明，苦夏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其肥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

戴顓，字仲若，譙龍鍾人，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與尤勃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綬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綬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綬恨而去，三吳將守及罷，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其

行便去，不為矯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

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妻郭氏遣送豐麗，嚴之悉散之，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嚴之乘蒲柴車，出市買易，川用之外，輒以施人，嘗有人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竟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

南史錄

百九十九

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疑之，答書皆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議焉，疑之曰：「昔老萊何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木間，且評相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入南山伐藥，採若為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曾須者，隨其所異，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木，縣出，嘗寒時，就孔頭宿，未悉袂布，飲酒醉，眠頭以臥，其履

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錄定奇。因流涕悲慟。顛亦為之感傷。

辛普明字文達。以篤行聞。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下仍帳施。蠶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整。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綸為潯陽太守。落日造遙。浴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滿漉。垂綸長嘯。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吾釣非釣。寧賣魚者。邪。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

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南史鈔 二百

也。網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然之美。何晦川其若是。

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激激。相忘為樂。食餌本。

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諸伯玉字元珠。吳興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

生為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市性耐寒暑。時人北之。王仲都。丘珍孫與僧達書。

曰。聞諸先生出居貴館。此子城景雲樓。不事王侯。枕。

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支泉。椒冷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之。

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若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聖其還策之日。暨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

諸先生從自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蓄慮兒女。或使。率除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不介於孤峰絕嶺者。

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寢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南史鈔 二百一

根歡。字景怡。一字玄。貧。父使田中。驛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斗。笑怒。欲捷之。見賦乃止。孔珪。

嘗與歡共談。四本歡曰。爾不危而密。宜因安而疎。上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辭。

之。其全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木識。絳而意斷。南北。草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

則屈。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止。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止之。歡。

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略曰。

道。周佛也。佛則道也。或和光以明近。或聖靈以示遠。高王。隈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準。言。化。夷。而。夷。語。耳。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屢。見。刻。鯨。沙。門。守。株。道。士。交。誣。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滑。亂。之。本。也。混。恒。仙。化。各。是。一。術。佛。壞。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務。除。法。可。以。退。夸。強。

南史抄

二百二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盛。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質。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總。則。正。路。步。遵。此。二。法。之。辯。也。  
盧。度。字。孝。章。後。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筒。著。葉。其。蕉。及。地。上。學。書。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

謂之九巖山。山多龍。巖。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照照俄爾而滅。自雀一雙。棲其戶。肅論者以為隱德之祕。  
沈麟士。字雲。顧。吳興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跪。而。及。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張。永。欲。請。

南史抄

二百三

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爾心山谷。是以被召。負杖忘其疲病。必欲俯渾池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聞其笈管穿。籬。匪。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料。便。吐。餐。覆。醬。及。晏。詠。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當。何。坐。之。及。竟。獲。免。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相。類。笈。管。切。安。以。采。章。殊。似。皇。甫。諡。著。高。隱。傳。

上自葵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柄心塵末。爲下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杖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

南史鈔

二百四

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茶。工草隸。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肯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青。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帝手勅。指之。錫以鹿

皮。市。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在舍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跡。破髮徒跣。語嘿不倫。或披錦袍。飲漿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鬚。拄杖。負之而趨。或飲索酒。有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光。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若尊。齊武帝念其感衆。收付建康獄。且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簡較。猶在獄中。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

南史鈔

二百五

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好爲識記。所謂誌。久符是也。劉元瑛。彭城人。家貧。唯以園菜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瑛連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毋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瑛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乃借書二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



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  
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菟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北求志之士。望  
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  
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南史鈔

二百六

恩倖列傳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帝愛幸。闔人奉願兒。有盛寵。賜  
與金帛無算。法興嘗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  
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  
子。帝為廢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  
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  
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  
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  
法興官。徙付遠稅。尋於家賜死。

南史鈔

二百七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夢蒿艾  
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  
隨流。卿勿廣言。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  
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  
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  
言。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廣開宅宇。杉齋光麗。它後為魚  
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  
苑圃所不能及。

宋昏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朱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與茹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諠又帝輕騎戎服往詣刁勅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二四號為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暉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勅詔乃至騎馬入殿詠詞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嘖息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與江總等命為狎客範容

南史鈔

二百八

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恨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解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隋師將濟江華官請為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堑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比軍馬死範曰此是長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國亡

四夷列傳

林邑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珊瑚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鴻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則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斫之積以灰牛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天淳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迪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奴文篡立文本曰南西卷縣夷帥范勿家

南史鈔

二百九

奴嘗牧止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因斫石如斷芻豪 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干闥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欄古貝鏡膜以下謂之手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華屐賤者跣行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單古貝織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 扶南國曰南甌之南海西大灣中有酒樹似安石櫛

米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毗塞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上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洲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灶。用之不知盡。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環雞卵投沸湯。

南史鈔

二百十

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鰻魚。門外圍猛獸。有罪者輒以倭猛獸及鰻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跏。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蠟。設金盆香爐。於其上。若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塋。水塋則投之。汙流。火塋則焚爲灰燼。土塋則瘞埋之。烏塋則棄之中野。其固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

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焉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緋色。泉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梁武帝造塔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銀釧。釧釧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銀坩內有金。鑲。鑲。盛三舍利。如果粒大。圓。正。光。紫。函內有瑠璃碗。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命。

南史鈔

二百十一

爲沈。香。色。帝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關婆達國王師黎婆達。呵囉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善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需靈潤。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若乙。諸國商估來共。方易鬼神。不具其形。但出珍寶。顯。

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大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百齊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橋魯。如中國之言。肥縣也。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衫。袴曰袴。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

新羅呼城曰健半羅。其邑在內曰豚評。在外曰邑勒。

南史鈔

二百十二

亦中國之言。魏縣也。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扶桑國系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葉。而亦續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

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其昏期法。則昏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擊之相悅。乃成昏。

高昌國有草實如薊。中絲如細。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波斯國中有鸞鳥。牧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南史鈔

二百十三

亦有武饒。馬膺。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聘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拱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

賊臣列傳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湘陽之敗，景乃僞作  
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  
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  
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  
張以下訪之。」景志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  
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共圖之。」於是遂懷反計。景

南史鈔

三百十四

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  
詭譎，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  
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齋禱，寧堪粉骨。  
投命儲門，請乞江西一境。校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  
甲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所食。帝  
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雖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  
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至使皇  
冠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亂，  
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志意哀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  
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僭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  
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  
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  
出，盡皆得志。」景先使王偉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  
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  
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  
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  
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

南史鈔

三百十五

秀。景默然。又問：「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  
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問：「臺城有  
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車士之內，莫非已。有帝使  
首，不言。景出，謂王僧貴曰：「吾常據案對敵，矢亦交下，  
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  
不可以再見之。」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  
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或父子攜手，共入江湖，  
或弟兄相要，俱綠山岳。菱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  
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

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初。景之篡也。每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分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帝常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實踐宸極。

南史鈔

二百十六

裁滿百日。云先是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數肉。遊行世間。已數十載。人莫知其姓氏。鄉里並呼為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嘗於後堂宴射。僧適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矣。景後又召集通。乃取肉。搗鹽以進。問景曰。肉好不。景答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妃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再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實腹中。送建康。暴之市。王偉有才藻。工屬詞。景之去齊也。高澄嘗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書。詞甚辯。澄曰。是誰所作。左右以偉對。澄

口有才如此。何不蚤使知。及景敗。竄匿草中被執。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僧辯謂曰。卿為景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耶。偉曰。使侯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意奇之。命且出。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十里為。偉笑曰。是吾心也。尋送江陵。偉意猶望全。乃於獄為詩贈元帝。要人詩云。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兩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頗憐其才。朝士惡之。乃出其前所作檄文。有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

南史鈔

二百十七

湘東一曰。草為赤縣所歸之句。帝大怒。遂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蓋帝前為湘東王。眇一目也。

北史鈔目錄

魏本紀

齊本紀

周本紀

隋本紀

后妃列傳

魏宗室諸王列傳

魏列傳

齊宗室諸王列傳

北史鈔目錄

齊列傳

周宗室列傳

周列傳

隋宗室諸王列傳

隋列傳

外戚列傳

儒林列傳

文苑列傳

孝行列傳



計五則

計三則

計三則

計十三則

計三十八則

計六十五則

計七則

計二十四則

計二則

計二十六則

計八則

計二十五則

計一則

計十五則

計十二則

計四則

節義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隱逸列傳

藝術列傳

烈女列傳

恩倖列傳

僭偽附庸列傳

四夷列傳

北史鈔目錄

計一則

計四則

計七則

計三則

計二十五則

計五則

計六則

計三則

計二十五則

二

唐李學士

元陵周詩雅廷吹甫鈔

魏本紀

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爾洛陽後以神元春秋已  
高求歸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  
飛鳥飛先落之時國俗無彈象大驚相謂曰太子被  
服河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  
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  
飛鳥似得晉人異法當便除之

北史鈔

桓帝英傑魁所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  
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陵土無榆故  
時人異之

昭成皇帝諱什翼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  
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顧命迎帝曰  
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時國少絹帛代人許謙盜絹二  
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  
勿洩之謙或慙而自殺為財辱士非也嘗擊西部  
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

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帝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  
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汝當繼  
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怒帝還  
宮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諫請待  
和解而進帝從之詔簡宮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  
賜銀人又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  
者

北史鈔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 詔曰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  
魏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  
皆賢雋之胃冠冕州邢有羽儀之用易曰我有好爵  
吾與爾糜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曜名譽者盡勅  
州罷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州罷所遣至者數百人皆  
差次叙用詔以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  
勤勞令罷縣括貧富以為三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  
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私  
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宮曹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死主人門



誅 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帝問而憐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謂又日賦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景穆皇帝諱晃從征蠕蠕至鹿洲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劉潔固諫以爲虜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山賊惟擾何爲營上而在此處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

北史鈔

三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幸洛陽別廵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昔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爲之流涕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文明太后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撫念諸第始終自無纖介性寬慈進食者皆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偷笑而恕之雅好讀書

不釋卷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少善射有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臂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牛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絳漚之衣案勒鐵木而已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節閔皇帝諱恭字修業帝以元叉擅權託稱病病絕

北史鈔

四

言番一紀居於龍花佛寺無所交通有白菲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國人問遊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帝曰天何言哉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審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恭從帝所親上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

入也。帳陳誠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連夜嚴警。味爽文武執鞭。以朝使解。斯格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答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便不得不稱朕矣。詔曰。問者因權誕恣。法令變常。送立夷貊。輕賦與收天下之意。隨以真歛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明年復舊。有司詔冀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詔妓樂。襍役之徒。皆從編戶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嘗

北史鈔

五

吞道遙觀望。嗟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創藥。不能一日萬幾也。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扶石。稱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崔季舒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以瘦勢小。差未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口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

日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毀帝三奏。奮衣而出。明月澄使取一段帝來。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蕭子房齊。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志義動君子。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及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主自欲及。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辭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王祖曰。五行通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

北史鈔

六

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飲。容答曰。此事推抑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即崔劾奏云。詔已作。詔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兄者莫不歎歎掩涕。齊本紀。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蓆人。

也。深況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日有精光。長頭高顙。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傾軍張。焚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爾朱榮廐有惡馬。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齒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嘗問左右

北史鈔

七

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光。榮曰。此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軍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光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于時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威不可盡殺。宜遷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奉。戔之。折其一齒。曰。昔綠天柱時。奴輩服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附。故誅下。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誅遂以委焉。神武以

兆醉恐醒後。或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爾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捨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天柱謂榮。阿鞠泥。允小字也。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臧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神武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自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神武請

北史鈔

八

俾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關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神武次年亡。神武性深。齊高。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取軍。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臨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嘗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爲見任用。雅尚儉素。刀

何鞞勅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若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觀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金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

北史鈔

九

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實刀於盤下。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因見執。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時神武宋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欽然曰。得活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有沙門乍思乍智。時人不測。呼為

阿禿師。太后見之。問祿位。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帝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又各配兵。而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捷。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琬曰。此兒意識過吾。取亦私怪之。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

北史鈔

十

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玩小件。文襄即令逼取。后志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雖后問其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文襄崩。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別。似是天意。威權常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解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

術上。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據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  
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  
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  
慰諭將士。皆辭。欵實。泉皆欣然。日誰謂左僕射。翻不  
城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  
先父十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日  
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  
帝沈溺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  
弓。傳矢。或執持。牟。游。行。市。廊。問。婦。人。日。天子何如。

北史鈔

十一

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太。后。嘗。在。北。宮。  
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顛。有。傷。損。  
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  
驚。懼。親。自。持。挽。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  
顛。因。罵。日。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  
一。百。有。餘。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  
果。敢。不。應。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揚。  
情。為。宰。輔。使。進。厨。等。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  
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勢。其。腹。又。置。情。於。棺。中。哉。只。

輻。車。幾。下。釘。者。數。四。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

日。頗。憶。暹。不。李。日。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日。若。憶。時。  
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塔。外。所。幸。薛。嬪。甚。被。寵。  
愛。忽。憶。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  
山。安。勸。嬪。始。令。忽。探。出。頭。投。於。什。上。支。其。屍。其。  
謂。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  
云。佳。人。難。再。得。其。可。惜。也。忽。令。召。斬。新。下。繫。徒。罪。  
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殺。特。以。為。戲。  
典。御。承。手。集。而。諫。北。帝。有。甚。於。紮。紮。帝。令。縛。置。流。

北史鈔

十二

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日。吾。何。如。紮。紮。集。日。何。來。  
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則。集。對。如。  
初。帝。人。笑。日。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于。非。是。  
貨。物。遂。解。放。之。

孝。昭。皇。帝。演。宇。延。安。帝。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  
澤。率。爾。對。日。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作。古。昔。而。有。識。  
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日。誠。如。卿。  
言。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亦。可。久。行。  
惡。後。又。嫌。疎。漏。

幼主名相起大慈寺未成改爲大寶林寺窮極工巧  
選石填泉勞費萬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  
藉以飽羶食物有十餘種新合牝牡則設青廬其牢  
饌而視觀之狗則飼以漿肉馬及鷹犬乃有俄同視  
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暹龍君闕難亦號開府犬  
馬鴉鷹多食縣幹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  
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  
務會一夜索蠋及其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  
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勞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然未

北史鈔

十三

嘗有惟簿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

周本紀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魚獺代魏武川人  
居朔野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  
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頰  
廣額美鬚鬚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  
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  
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大爲務時關隴  
危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

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鼙鼓之音以問  
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帝至上邦府庫財物由  
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  
知而罪之卽賜將士帝大饗羣臣魏史辨虬執  
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于年七歲文皇帝  
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亦由公宜勉之  
高祖武皇帝諱世字禰羅生於同川有神光照室帝  
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

北史鈔

十四

也 論曰至道弘深泥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  
但岐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  
聖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  
來昔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徽  
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可以濟養黎元扶  
成教義者唯宜和剛一以貫之俾夫栽培者識高  
谷之崇壘守積稜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宣皇帝諱贊字乾伯造二辰書日月象以置左右天  
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改制節爲天制勅

爲天勅。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殿各隨方色。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每橋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

隋本紀

隋高祖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邦羅。本弘農華陰人。帝生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其異不可於俗間處之。

北史鈔

十五

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體起鱗。壁帝於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領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帝禪冊曰。吞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庶。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區富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帳。以前。驅連赫胥之日。成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爰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弱。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菁華之竭。饗靈

展。二宮設餐。百官歸焉。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接。下祇天命。不敢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曆逐獄。訟之歸神。曲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相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辨頻興。宗戚姦回。威將窮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帥。逆亂相尋。推蕩三方。不令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啟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陸地之業。接大川之流。救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

北史鈔

十六

靡彼叙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川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圖首方足。莫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書見。八風北戛。后之作。五緯回漢武之聚。除舊之微。昭然在上。近者亦在。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有新之規。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於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祥告窮。大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祭。吳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勅總管刺史父。廿

及于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官 京師雨毛如馬尾  
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 設亡陳女樂謂公卿  
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  
之音俱為水鑿焉 前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  
亡不得改嫁 二十年二月無雲無雷天有聲如寫  
水自南而北 帝每旦聽朝日仄志倦若處服龍務  
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  
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柴帶不遺以銅鐵骨節  
而已雖貴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 嘗遇

北史鈔

十七

開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糲而奉之  
者上流涕以示華臣滌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  
肉者殆將一期 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言  
神術理世世能療病又信玉劬解石文以為已瑞焉  
不達大體如是  
楊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廢 高祖嘗令善相者  
來和漏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甚多斷絕又有塵埃  
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之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

為仁孝嘗親微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上卒皆霑濕  
我獨依此乎乃令持去 發河南諸麗男女七百萬  
開道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  
于淮採木造龍舟鳳舳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上  
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  
給黃龍舳舳相按二百餘里 盛修儀仗於是課州  
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璧珉  
之用者殆無遺類 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  
帝啓民贊拜不名在諸侯王上車駕發榆林啓民節

北史鈔

十八

盧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  
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  
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斥亦幸義城公主帳 徵天  
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制父母聽隨子之  
官 征高麗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  
仁著兵甲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  
王之用于戈蓋非獲已粵我有隋誕膺靈命提封所  
漸細柳蟠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城遠至通  
安罔弗知會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



君食遠穢之境。既緩前會之期。未卽後服之誅。曾不  
悵。思。翻其長惡。回面內向。各快性命之圖。黃髮稚齒。  
咸與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有兩朔。弔人間罪。無俟  
再駕。親總六師。用中九伐。掩渤海而雷震。及夫餘以  
電掃。比戈拔甲。俟誓而後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後戰。  
莫非如對如觀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斯則山岳傾  
頽。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  
戎。爲其節度。高驅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運造平  
壤。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辟。有從罔理。若高元

北史鈔

十九

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解縛焚視。弘之以恩。其餘臣  
卒。願歸朝奉化。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  
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舊堯有禁。秋毫無犯。以布  
恩宥。以喻禍福。若共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  
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 齊詔江淮南諸郡。  
閩。視。氏。間。童。女。委。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徵。求。螢。火。  
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恭皇帝諱侑。禪唐王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  
過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申。

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  
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  
保又朕躬。繫王是賴。德作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  
肝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遵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  
改卜。大運去矣。請避野路。移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  
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  
以誅四凶。幸值維新之恩。預充三格。雪冤耻於皇祖。  
守禮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殯於  
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越上尊號。若釋

北史鈔

二十

重負感憐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麗逆。仍勅有司。凡有  
表奏。皆不得以聞。

后妃列傳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人充掖庭得幸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莽女也納為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太后嘗以體不安

北史鈔

二十七

服菴間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蟻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太后多智猜恣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故紀道德王遇張融苻承祖等拔自微闕歲中而至王公王叔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相賞資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悖幄密加錫資不可勝數

孝文幽皇后馮熙女后有妾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為尼帝猶留念焉歲餘頗存訪之又

聞后素疹痊除遣闈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公然醜恣中常侍雙榮等為其心腹帝至洛執問菩薩雙榮等具得情狀帝以疾臥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勅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自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繚堅寒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

北史鈔

二十七

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官久垂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自整等入投后藥后走呼不肯引决整等執持強之乃舍板而盡咸陽王禧等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此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后色婉。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空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性聰悟。多才藝。始既為尼。切相依託。嘗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勅示文武。

北史鈔

二十三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與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眾。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費手勅。令后自盡。后奉勅。擗淚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遣詔皇太子。薛皆悽愴。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嬖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發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

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媾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

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夢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進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獮失。景亦有何利。乃止。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素。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口。

北史鈔

二十四

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璽。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彭城大妃爾朱氏。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東帶。自稱下官。蠕蠕公主引角子。仰射。翔鳴。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堪堪擊賊。武成皇后胡氏。母幼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發。中。有月。既而生后。武成時。后與諸閭人。斐押。武成。龍。

幸和士開每與后擇樂。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小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

北史鈔

二十五

欽道婦。輕霄而。獻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同馬。狼狽生。死一處。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愛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

陸文獻皇后獨孤氏。韓伽羅。河南洛陽人。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隋文居禁中。燕百揆。后使李國通謂文帝曰。駢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帝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自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罪賀。文帝甚寵憚之。后雅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績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

北史鈔

二十六

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送入宮為嬪。帝寢疾。夫人與皇太子伺侍疾。平旦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勉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悲曰。畜

生何堪。付大事。獨。誠。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拂。逆。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迷。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訖。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竝。就。別。室。俄。而。上。崩。夫。人。與。諸。後。官。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嘯。後。大。子。遣。使。者。齎。金。合。帳。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令。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共。夜。太。子。蒸。焉。

北史

二十七

魏諸宗室列傳

高涼王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以代尹。詔鎮。因別賜美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遠。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武衛將軍丕。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辭。以賜羣官。太后令曰。臣才隣才。隣才臣才。君則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志字猛略。少

北史

二十八

清辯。彊幹。為洛陽令。不避禍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輪道。鈿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會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備同。眾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那辯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鑲自彫。辯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鑲則以。其在本枝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自。登。之。東。北。有。雙。鳴。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其。能。中。鵠。懸。飛。稍。高。

能。禎。膽。氣。過。人。拜。南。豫。州。刺。史。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日。瞻。天。後。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日。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

北史鈔

二十九

法。不。變。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掠。順。字。敬。叔。善。射。初。孝。武。在。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割。象。遂。勒。背。上。序。其。射。工。順。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鳥。肉。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張。文。伯。奉。使。徐。州。陽。平。王。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京。兆。王。文。字。伯。雋。又。字。夜。叉。成。陽。王。樹。道。公。卿。百。寮。書。恭。又。遇。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質。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羅。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泉。稻。不。入。不。爲。况。是。李。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濟。南。王。子。或。字。文。若。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金。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盧。道。將。謂。崔。休。口。三。人。才。學。雖。金。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自。白。

北史鈔

三十

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現。未。若。濟。南。備。員。方。或。妾。制。開。祿。吐。發。流。美。現。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孝。友。奏。表。曰。古。語。伏。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入。人。肥。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非。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令。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始。皆。一。妻。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婦。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如。爲。

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如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晉爲夫。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抽。免所。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孚。字。秀。和。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華。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

北史鈔 三十一

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口不能言。乃左。畫地作字。陽平王頌。詔徵赴京。孝文勅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回渭橋之禮。帝歎曰。非哉。王言朕所望也。欽。字。思。若。曾。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滑。友。謂。欽。曰。九。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過。去。食。就。中。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太。典。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

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齊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醉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濟陰王暉業。少陰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後。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月。一。積。又。嘗。賦。詩。云。昔。若。王。道。泰。濟

北史鈔 三十一

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法僧執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口。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慶和爲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泉城降之。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任城王雲。蟠蟠犯寒。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祿文討之。遇大積。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捕若令此捕在前。獲之必矣。帝從之。方駕而前。大

破之。雲長于澄帝謂曰：國家典自北土，徒居平城，軍富有四海，文執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與文勃。兩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添資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帝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早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廢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帝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

史記

三十三

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衣，與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網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蠶於象珥，極輝耀於鬢髮，江南偽晉穆皇后有女尚書而加貂蟬，此乃

衰亂之世，秋妾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亡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順字子和，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懼。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余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以父憂去職，哭泣

北史

三十四

跋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擢去不復更生。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而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絲，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乎。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吏部尚書與城陽王徽同，口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臣，我是直人，不受此拜。南安王楨遷州刺史，帝



食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金可聽射。當使武  
士擊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安定王  
燮拜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華州。少深舊地。晉芮錫  
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  
與府。而華渭包原澤。井澆地平。樵牧饒廣。採材奉陰。  
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制舊雉。功省力易。  
下不十錢之費。人無入甸之勤。捐輕益重。乞垂舉鑒。  
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咸陽王禧。字思永。孝  
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

北史鈔

三十五

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  
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違。當降爵黜  
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  
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令死罪。乃  
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禧逆謀事露。將  
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龍武  
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誕。當思解之。以釋罪。龍武欲  
捨舊謎云。朕則同。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

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禮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  
是果也。而龍武謂之是者。至相搗。顧謂龍武曰。汝可  
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  
死猶生。廣陵王羽。字叔翻。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  
朕親受人詔。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  
陵。見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見汝為我。汝復何  
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  
唯宗良。唯酒雅。則可不誠欺。彭城王勰。字彥和。少  
而岐嶷。姿性不羣。上宴侍臣於清微堂。日晏移於流

北史鈔

三十六

化池芳林下。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崔光。請暮春  
羣臣應制詩。至總詩。帝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  
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總  
曰。臣嘗此。勰方見聖朝之私。願蒙神筆。賜用。得存令  
譽。帝曰。雖瑠瑠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總曰。詩三百一  
言可待。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後從幸代  
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  
進。繼遂住。而賦詩。令示總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  
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問。令就也。時總去。帝十步。遂

且行且走。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謂責吾耳。帝不豫。總侍疾。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勉也。繼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況命况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時要此。乃周且通。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勸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總清規。

北史鈔

三十七

懋賞。與白雲俱潔。歷榮拾級。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覲。怡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昔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舉捨是。遂其冲挹之性也。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上女。皆流涕口。高聲小人在。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總覺。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詔字世胃。好學美容儀。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詔曰：漢光武何故中興。詔曰：為謀

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徐十九家。金禁止之。詔幽於京畿地。牛絕食。啗衣袖而死。及元氏自昭成已下。金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藉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容善舉。止詳之在禁。以淫高麗婢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

北史鈔

三十八

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膝。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簡較。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廢太子庶人惲。字元道。立為皇太子。及冠。孝文誠曰：元道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言。帝遷洛。詔惲詣代都。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黎朕既若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非說汝族。則南安可一

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曰：親見吾也。清河王  
悛，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彭城王勰甚器異之，嘗  
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時高肇以帝舅寵任，既  
擅威權，誅去良宗，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悛因侍宴  
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  
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面形，見矣。  
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泆議。仲叔軒懸，  
丘明以為主誠。諫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

北史抄

三十九

萌，無相借越。至於城隍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  
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改教，解獄訟，則時雨可  
降。玉燭加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汝南王悅好讀  
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傲，僮難測。妃生一子，不見。嘗  
答有崔廷夏者，以左道與悅遊，令服仙藥，松木之屬。  
時輒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  
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至加捶  
撻。同之婢使，清河王悛為元叉所害，悅了無懼恨。

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俄又大喜，以悅為  
侍中。太尉悅乃為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  
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

北史抄

四十

魏列傳

奚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  
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  
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  
先由俊鈐較然後奏聞俊卒明元命其妻柏氏曰夫  
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柏氏乃縊送  
合葬焉

羅結代人賜爵屈馳侯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  
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愨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

北史鈔

四十一

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私第別  
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前  
問焉年一百二十卒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跋以才辭知名  
太武幸豺山較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  
世居此祠家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二  
牲霧即除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  
有王佐之林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挾扶搖之勢而與

賜崔飛沈豈不惜哉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八

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  
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  
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  
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  
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  
寇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  
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有鬼在後宮簡無從得入  
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

北史鈔

四十二

果獻女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  
不知所在浩對曰察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  
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  
於泰幸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泰矣諸人  
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  
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來并雷守  
懸旋泰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  
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

經國若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奉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繒醪酒十斛，水精戎益兩日。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帝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綴尾懦弱，手不能彎，予持矛共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

北史鈔

四十三

後尅提，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木可必妙，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逆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攻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

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灌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卓矣。帝欲討牧犍，公卿皆曰：牧犍西番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藩禮，又王姬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沈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

北史鈔

四十四

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帝乃命浩以前言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縣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羣臣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辭言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

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浩  
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  
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說復詔臣學  
天文星曆易式九官無不盡看晝夜無廢臣稟性弱  
劣力不及徒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注書忘寢與  
食至乃夢共見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  
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泰始皇燒書之  
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  
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

北史鈔

四十五

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  
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  
思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浩非  
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  
之指灰則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  
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下路自宰司之被戮  
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浩著食經序  
曰余自少及長耳目間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  
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在

備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儼蔬餽且不  
能共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  
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  
婉而成章聰辯淵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  
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議賞  
獲豐厚牛羊豐澤貲累巨萬水則重錦食則紫肉意  
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  
來世。

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曰澤爲雍州刺史清心

北史鈔

四十六

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  
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  
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  
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  
獻文納之。倫字天念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  
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  
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僮或歸  
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  
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

辰。屈膝。請方之禮。則豐其勞。賄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其年為汝南太守。視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虜庭。其年。樓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與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長孫儉。本名慶明。帝改名儉。以彰雅操。詔曰。故柱國。鄒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園上。

北史鈔

四十七

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宮。更遷他殿。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羨。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遂以其第。弟給。夫追舍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地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事節。

長孫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錫骨。流血數升。言感。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彥。字季。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充使突厥。攝圖。攝圖獨愛之。每共游獵。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

以箭兩隻。與。是請射。取之。晨馳往。遇鵬相獲。遂一發。雙貫焉。突厥遣官來降。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方聲。謂之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於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煬帝幸榆林。是凡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遂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雷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

北史鈔

四十八

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

紹遠。字師少名仁。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懼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于栗磾。代人。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顛而謝之。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帝。

時曾遺家僮傳言於烈求書羽林武責執仗出入  
不許。禱遺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  
詔何異？烈厲色答曰：阿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  
詔，應遣官人若遺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  
不可得也。謹字思敬，小名曰引，流澤有識量，略窺  
經史，尤好孫子兵書，辭若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  
謹口，州罷之職，昔人所鄙，台門之位，須待時來。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道武攻中山未克，六軍  
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

北史抄

四十九

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其  
常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時則落盡，帝怒  
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  
不加罪。願，字太冲，崔浩與願及模等別祖，而浩竹  
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  
顯，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此頭顱不淨處，跪  
是胡神也。模嘗謂人口，挑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屈兒  
也。浩小名挑簡，願小名屈兒，悛，字長孺，清河多盜，  
文襄以石愷為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

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  
官家作賊，此提一天子牽臂下殿，提一天子推上殿，  
不作偷，豈摸贖賊？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妓家  
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  
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  
收可，悛曰：收輕薄，且耳，又陷收不孝之罪，收銜之，及  
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問，收曰：  
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  
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代素高，特不平，此言收

北史抄

五十

乘宿憾，故以此挫之。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  
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過，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酸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刺，畫聲  
款為洪鐘，響貫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常與  
蕭詠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余悛一門  
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妾太后為  
博陵王納悛妹為妃，勅其使日好作法，用勿使崔家



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孝。順富貴。使  
跪對。孝順乃自臣門。當貴恩由陛下。為東兗州判  
史。復擢馮氏之部。為馮氏。歷。盡。頗。失。精。爽。事。遇。偏。風。  
馮氏受納。狼藉。為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請。囚。  
多。姦。馮。獄。中。致。疏。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  
段。悛。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魅。不。釋。  
悛。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凝。然。言。不。妄。發。才。學。  
風。流。為。後。來。之。秀。李。神。雋。見。悛。歎。謂。那。那。曰。昨。見。崔。

北史錄

五十一

悛兒。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悛。  
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為。詩。  
詔。問。那。那。等。曰。今。購。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弘。  
麗。購。氣。詞。清。新。金。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云。今。  
日。之。宴。併。為。崔。悛。父。子。盧。思。道。直。中。書。省。楊。愔。問。  
購。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購。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  
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趙。龍。李。榮。為。莫。逆。之。  
友。柴。蔚。東。還。購。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  
折。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太子。納。

如。撰。定。婚。禮。儀。注。朝。士。莫。不。雷。同。購。別。立。異。議。魏。收。  
讀。訖。笑。而。不。言。購。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  
少。傳。名。位。不。輕。購。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  
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購。居。聖。朝。顯。職。  
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購。容。貌。方。嚴。詞。  
古。雄。辯。收。慙。迷。竟。無。一。言。聘。陳。行。過。彭。城。讀。道。旁。  
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購。父。  
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  
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

北史錄

五十二

為。御。史。何。購。食。便。往。造。焉。購。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  
裴。坐。觀。購。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筋。恣。情。飲。噉。購。謂。  
曰。我。初。不。與。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  
毅。在。京。口。月。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  
之。同。食。熊。字。岐。叔。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器。  
共。戶。日。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授。員。外。散。  
騎。侍。郎。以。學。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  
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與。府。察。飲。  
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

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林卿何德卷對曰元  
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下瞻儀刑安敢以親土室  
案從所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醉暢听先起臥  
於闕室頃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  
主可謂仁乎听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  
儀祭佐教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听少時與那那俱  
為元羅賓友罷人以都是那那從弟會兵將執之听  
以身救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那乃免  
听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  
此史鈔

五三

詰之未服听謂曰彼物故不歸舞無恙而反何以自  
明那那後見文裏說此言以為笑樂文宜以听疏  
誕非濟世才罵曰奸門戶惡人身乃下詔曰元景本  
自庸才素無勳行早當縶絏遂履清途發自嚴那超  
居唐事僕佩龍文之劍仍故帶襦之書語其器分何  
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自授之本朕  
務使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為枉曲  
及成結害政損及名義安在也賞賚所之味好詠輕  
薄之篇自謂模倣偷楚幽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

取此而不絕後將焉肅在多官聽宜從制奪於是徙  
幽州為百姓听字叔明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沈雅  
小器度那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南兄言曰賢弟  
制節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節於造次言必請理吟詠  
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假慮其不進也  
听前光被大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制  
書勸令赴听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春音  
似疑古所傷未必是制吾豈願其必制足下既疑其  
非制亦可疑其是制其疑乎矣若疑其是制而營護  
此史鈔

五十四

雖非制亦無損疑其非制而不療儻是制則難救然  
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致於死若王听無可惜  
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性其  
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隨飛霧襲方掩入絃豈在一  
介若必從隄始先須濟其生靈凡下何不從容為將  
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送听遂歸郡故事  
凡新除官者必請王謝听言於王曰受命天部非思  
私第自古以為于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禁  
絕帝欲以听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听勿自謙听

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調少時。鮮不改籍。且  
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求退。無地。并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晞無子。  
帝將賜之。妻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問。晞妻晞  
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擦背。而退。帝聞之。笑。 晞  
于良辰美景。嘯咏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  
謂之方外。可馬有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晞。忽  
王使召晞。不至。明日。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  
得無為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悶然。頗以酒漿。破

北史鈔

五十五

貞。軀革亦是帶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晞兵  
東北。大山路險。通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  
慮。功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  
物。又作三公矣。  
封回。字叔念。累遷安州刺史。州人愿朴。父子實旅。同  
寢一室。回下車。勅令別處。具俗遂改。鄭雲後得安州。  
回。回中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即舊日  
靈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振固。恭。夫織婦。宜思方略。以  
濟百姓。如何。是。造。同。與。在。子。封。回。平。高。實。何以。相。

示雲。慙失色。 清河王悻。表修明堂。辟雍。軌。議曰。周  
官。加。人。職。云。夏。后。氏。世。空。殿。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  
九。階。四。戶。八。懸。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  
土。四。戶。者。達。四。時。八。懸。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  
罔。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  
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緜。白。緜。為。之。戶。牖。皆。典  
藉。所。載。制。度。之。明。義。也。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  
物。宜。則。五。室。以。為。水。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  
準。之。徒。已。論。止。矣。 封。述。字。君。義。一。息。為。娶。隴。西。李

北史鈔

五十六

士元女。大輔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  
養像。對士元。打像。為。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  
急。像。須。無。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詔  
云。送。騾。乃。嫌。脚。跛。詳。川。則。云。鹹。河。銅。器。又。嫌。古。廢。皆  
為。怪。高。所。及。每。致。紛。紜。  
古。邪。代。人。也。少。忠。諫。善。騎。射。初。為。獵。郎。奏。事。以。敏。正  
稱。明。元。帝。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敏。言。其。有  
輔。佐。才。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圃。過。度。人。無。田。業。宜。減  
太。半。以。賜。貧。者。病。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

不聽事。婦侍坐良久，不獲申問，乃起於帝前，捧樹頭，擊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臂。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恭曰：不聽奉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婦其狀以聞，帝奇，婦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婦曰：為臣選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後，蹇廢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車駕出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

北史鈔

五十七

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婦表至。曰：今秋穀應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馬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

朱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除河陰令，縣舊有大伽，時人號曰彌尼青。翻令置前，下以廷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請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勅

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問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世良，字元友，并清河守，施八條之制，益奪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罷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其冬，禮泉山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全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北史鈔

五十八

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尚悼，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髯，鬚美，以刀截之，唯留一髯，悼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

杜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曉志經史，舉秀才，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類璵，罔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

君件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李顛字元凱美古人貌玉法乃採訪藍田訪往攻掘得非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藏黑者亦羨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顛及問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昭徵傳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其為播階慕葛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崗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茂如

北史抄

五十九

毛脩之字敬文黎陽陽武人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造意賜爵南魏公常在大官王進御膳鄭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夜夢陰毛拂眼他日說之時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特為卿必驗此夢果如言道元字善長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亮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木名鍾葵後賜名眩眩

聽了美容貌為千人軍將喧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授微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問之日眩猶可進斬

陸侯代人也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寶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

北史抄

六十

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口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劉超名侯侯單馬之鎮既至中揚威信示以成敗超倉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食相積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請超與士卒約曰今會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

蠶蠶率十二萬騎六道金進欲直趣沃野前初懷以  
木官持節出據北蕃持授規略以便宜從事賜馬一  
匹細鎧一具御前一故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  
仇藉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蠶  
蠶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崩勝之規總曉  
譯之衆足以會其會爾獻作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  
至雲中蠶蠶士遁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  
爲政貴當衆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  
顯檣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北史鈔

六十一

司馬裔字遵胤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  
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  
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  
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  
從之  
劉暉字重昌尚蘭陵長公主主嚴姪暉嘗私幸主侍  
婢有身上笞殺之罰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  
以示暉暉遂忿憾陳薄公主公主姊四人聽講其  
致於靈太后太后勅詔離姪消除封位

蕭寶黃字智亮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黃盡  
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黃每入室公主必  
亦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黃  
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謙穆清河王擇  
親而重之

蕭大同字仁顯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  
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如飯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  
甚悅賜以越衫胡帶大團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  
拂衣袈裟無不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應我志之末從

北史鈔

六十二

宦獲展會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  
濟南之微其故何哉夫開闢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  
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晉侯追躡於松子問朱成  
衡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翠行不高物而欲  
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此山  
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尚脩原而帶流  
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鳩舍於叢林備環堵於陶甑  
近瞻州霧遠歸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托  
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固在後開觀

以臨花卉。蔬園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項以供饋。游  
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雜織。家僮數四。足代  
耕耘。沽醪牧羊。協濟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  
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  
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芝木。歌纂纂。唱烏烏。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川陵相避。  
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足憂貴。  
豈若蹙足入絳。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  
不知燧塵之少選。寧學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有

北史鈔

六十三

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候。  
長繩繫景。定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  
擊蹠曲拳。四時如流。後肩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  
非直宜明所耻。抑亦宜尼耻之。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鹿人。崔浩每與言。輒數日。對子  
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度世字子遷。以崔浩事。棄  
官。避於高陽。鄭熊家。熊世之。使者因熊長子。將加推  
楚。熊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  
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燒其體。囚以物。故卒。無所言。度

世後。令弟娶熊妹。以報其恩。懷仁。字子友。涉學。有  
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與琅邪王衍云。昔太丘道  
廣。許劭知而不顧。稽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  
孟之間。去其太甚。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  
羈。劉松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請  
書。後為文。示松。松不能其解。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問才學。兼著。思  
道。以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  
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

北史鈔

六十四

年。豈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  
君。那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窮拂吹噓。長  
其光價。而才本鶻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攝生外和。有少氣疾。分符坐牖。作守東原。洪河之涘。  
沃野彌望。器務既屏。魚鳥為隣。有離羣之鴻。為羅者  
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  
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言。  
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遠溥者也。

平子賦云南翔衡陽避其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  
高韻鷓鴣已降罕見其儔而鐵翻牆陰偶影獨立啜  
喋批料鷓鴣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永言身事慨然多事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 昌衡  
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滄雅行至浚儀  
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  
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  
而不受 元明字幼章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  
詩遇興忘返王熙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

北史鈔

六十五

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魏收嘗來請叔彪訪以  
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雷之良久  
食至但有粟糞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  
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齊文宣物祖勳母曰蠕蠕既  
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請宥昔為表詢祖俄頃便成  
其詞云昔上萬橫行焚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  
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 天保末為築長城詢祖  
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踐役者以見楊愔  
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

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  
板則紫栢梓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靡靡  
靡緣岡而植但使十步而有一步余亦何辭聞於荆  
棘 邢邵常戲曰卿年才學富盛戴用者無上齒  
恐卿不青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茶  
著在鬢差以自安 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補衡思  
道無冰稜文舉 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嘗置酒宿  
遊滿座馬士達目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  
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

北史鈔

六十六

不得已而受之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  
為學居柰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若無  
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若顯要而景裕止於閑  
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  
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誦于羅  
臨刑乃拆主者以聞救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  
音經 辯字景宣孝武會佛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  
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之陛下



何桂

高允字伯恭，勃海脩人，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鑿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厥威，遺得喪之致，遠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太武，太武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手諱乎，允曰，公轉輕寵臣，答詔宜實，崔擊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擊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崔浩刑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

北史

六十七

聞之，謂者作即宗欽曰，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謂宿官內，豈日命，驟乘至官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者作即都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文，耳臣何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官不允曰，臣罪應滅

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帝謂

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穆動容有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者恐負崔黑子也，詔曰，九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擊，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脯給御膳，劍翌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金羅列顯官

北史

六十八

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陰陽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文明太后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醃，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養，得以瞻客矣，非帝以乾兼侍中，加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常侍，平北將軍，令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造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異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勳，庶免

垂。瀚。受。詔。昂。援。劍。起。備。誓。以。死。繼。之。慎。字。仲。密。後。妻。李。徽。伯。女。也。黠。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搆。之。於。慎。遂。成。拉。殺。文。襄。問。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罕。所。糾。劾。多。行。雜。捨。神。武。兼。責。之。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昂。字。放。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接。繫。解。以。兒。投。鼎。中。燭。而。

北史鈔

六十九

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吐。氣。及。長。儼。儼。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少。與。兄。乾。數。為。劫。掠。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不。許。昂。與。兄。往。劫。之。聖。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父。嘗。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歟。士。邪。及。父。死。昂。大。起。冢。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

於。經。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若。所。故。相。決。爾。季。式。字。子。通。家。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飲。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可。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曹。宿。且。日。重。門。逾。關。消。難。因。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拓。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

北史鈔

七十

拓。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吹。而。從。之。虛。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而。指。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中。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彭。城。王。勳。行。壽。春。崔。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經。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麈。氣。於。此。人。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慕。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

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到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歎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情事早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措字季則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誦曰莫德 郁買 郁措 付崔措 私度字摩訶衍僑力絕人儀貌魁呀嘗與中山公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

北史錄

七十二

此何足畏歟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慮無得欺詐皆曰諾後嘗食饗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饗美乎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備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饗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

崔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李彪謂其父授曰此見賢子謂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羣耳授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 孝芬兼尚書為

徐州行臺將登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欺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亦元又親審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 昂字懷遠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典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贖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充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糶

北史錄

七十二

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余庶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又云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勅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將來必無枉濫 進字季倫好薦人士言即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進支襄不悅謂進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進曰子才言進短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文襄欲假進威

勢諸公在坐故令遲後通名因得以殊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攀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遲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遲曰遠受勅在堂簡軟豈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魏梁通和費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遲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賃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者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造拳年十三令儒

北史鈔

七十三

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拳高坐間講同聽曉仲讓陽屈服之遲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先是文襄疑文宣作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遲遲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刀板拍其背而不輒乃將屏手板橫遲竹者自指拭而說視之以是知其實疑不足慮也帝既鑲遲責其往昔打背遲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遲之力釋而勞之

李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等濁酒以奉迎神武問其酒客未仰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官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豈流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遂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人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神武曰富貴皆由危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邑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邑已見神武因給口

北史鈔

七十四

從叔輩盡何肯來元忠曰雖盡金斛事神武口趨罷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係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深見嘉納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醇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問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

射時宜勿飲酒。孫騰司馬子如嘗請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父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嘗從文襄人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九而落對曰：「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九足矣，如其言而落之。播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繪。

北史鈔

七十五

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妙筆，贖用之，未驗，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帝兄那宴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繪嘗使梁，與禁人汎言氏族，哀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可。」一坐皆笑。拜高陽內史，魏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德，遂因附俱死於魏，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勒巾土，繪曰：「猛獸因圖而覺，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海寬乎，竟不聽。」

河間太守崔謙，持其第進勢，從繪乞麋角，鶴羽，繪然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李孝伯為趙魏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伯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鹿，鹿賊長謂趙魏地也，賈之還，今送鹿，故處魏謹曰：「詐作趙魏鹿，稱勝常山栗。」太武至彭城，至亞父冢，以望城內，道造其伴，劇應至小市門，宜詔勞問義恭等，宋徐順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三器，甘藷百挺。

北史鈔

七十六

并請駱馳，帝明日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使駱馳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屏人却使，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馳賜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裙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藷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鞍等，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自鹽食鹽，主上自。」

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  
自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命非  
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問見朕小大知朕  
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久為往來所懼。故不  
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  
雅。應答如流。暢反。左右其相。嗟歎。帝大喜。齊使劉  
縉朝貢。安世奉詔勞之。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畿內  
珍物。令部下富室好衣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縉  
至。金玉肆問價。縉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

北史鈔

七十七

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皇上德通神  
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 謙。守永和。少好學。  
別覽百氏。初師事孔璿。數年後。璿還。就謙請業。同門  
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每日。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  
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遠牒。盛暑。通官。雖仲舒不  
鬥。圍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志食。方之斯  
大。未足為喻。 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郡。有牛犯其

田者。士謙。率置涼。處何之。適於本主。望。元。蓋。機。承。泰  
者。默而避之。其家備嘗。執。查。栗。者。士謙。慰。喻。之。曰。帝  
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叔嘗與鄉人黃。震。因  
醉角力。震。扼。其。喉。覺。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  
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逃去。無為吏拘。或謂士謙  
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除德。其猶耳。鳴。已。稱。知。之。人  
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嘗有客  
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  
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實

北史鈔

七十八

謙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然為人之謂也。佛道  
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鯁為黃熊。杜宇為鷓  
鴒。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鶴。小人為鴛。彭生  
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  
為魚。鈴下為鳥。青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  
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容曰。卿子才云。豈有於斯後  
身。化為橋。檉。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  
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肅。字。在

邑位員外常侍初詣附元暉後事稱紹常裸身被髮  
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黃門  
郎

神武行經吳郡總合河北六

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發責文  
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勿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神  
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  
一卿指不是時諸人金謝罪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性剛愎好自矜  
北史鈔 七十九

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攻學而雅輕允才允將婚於  
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  
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  
類。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爲標陽王氏奴。主使牧  
羊。明根以壺漿借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雅使人贖  
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  
歲。雅稱薦之。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皇興中。京師  
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勸。雷。輕。批。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賦享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八。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未及。鄙。蹟。人。皆。奇。其。才。畏。其。筆。筆。賦。坎。壈。未。有。化。路。  
祖。渠。牧。健。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曰。羣。犬。吠。  
新。客。依。暗。排。踈。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悅。  
祝。鮑。眇。楚。悼。靈。均。何。用。宜。憂。懷。託。翰。寄。輔。仁。家。於。

客雲蓬室草。唯以酒自造。謂友人曰。我此生活。似  
勝焦先。志意所極。謝其高矣。帝苦饑貧。然不以爲耻。  
養子字蟬。蟬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常乘一牝牛。繫  
草。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醉。飽。盛。餘。肉。餅。  
北史鈔 八十

以付蟬。吟。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  
談。吾之於子。以絃草爲陶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  
順陽等數子。京。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開。曾。造。其。家。  
遇。叟。短。利。叟。柴。從。田。歸。舍。爲。間。設。酒。酒。菜。食。若。手。自。  
辦。然。按。其。館。宇。卑。陋。圍。囿。疇。稀。局。而。飯。菜。精。潔。醃。醬。調。  
羹。凡。共。二。妾。命。年。衰。跛。眇。衣。布。穿。弊。問。見。其。貧。以。布。  
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  
臣。暉。字。長。祚。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  
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

釋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造學，今將歸，損于厚禮，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

劉英明，燉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英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英明遂衣坐。神志泯然，曰：英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宋遊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

北史

卷一

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飲，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因大疑。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疑。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衆醵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文襄疑溫子昇知元景之謀，繫諸獄，而俄之食糗，孺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節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遊道被禁，獄吏欲

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冷公命所著，不可輒脫。交與開而免之。遊道與頓丘李獎，一而便定死交，獎死，二子構調，若貧道，道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調。時人語曰：游道獼猴而陸探，科十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醒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相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

北史

卷二

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泰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籀書，四曰魯書，五曰秦書，六曰日者書，七日爰書，八曰隸書。漢興較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謀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謀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



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  
進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靈，神蟲為益，如斯甚矣。  
皆不合古。臣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  
氏尚書、五經音注、爾雅、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  
類編，文無復重，統為一部，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  
秘，而同文字之域。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  
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號  
鼻，江東謂之雞，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到

北史鈔

八十三

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執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  
中，唯王慧龍。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  
不至，欲引寇人邊，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  
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宮，  
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世謂侍中黃  
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鼻  
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鄭羲，字勿麟，滎陽開封人，性嗜吝，人有禮餉者，不與，  
杯酒饒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偉，字子宜。

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  
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梁主肅察，薛驥馬瑯鍾，周文  
帝執之，親承卮酒，能擲，擲捕頭，得虛者，便與鍾，下經  
數人，不得項至端，乃執，按捕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  
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  
賜之。魏帝慶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  
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龜  
斷，偽然後俯順，兼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

北史鈔

全四

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悉  
以賜之。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帝與  
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  
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  
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  
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  
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元胡祿濟看帝，因與元  
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胡吹笛，帝亦親以和之。

因使元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墜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嗣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日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茫茫帝曰若臣體魚水書軌一舉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澁何以答華嵩道衡字玄卿傅粹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觀收日傅粹所謂以朝投魚耳道衡每構文必懸坐空

北史鈔

全五

齋。踟。躕。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疎。宕。不。拘。時。人。未。知。奇。稱。旅。不。被。摧。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較。尉。低。頭。傾。首。俯。仰。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駕。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韋。潛。度。謂。曰。若。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繫。襪。數。參。吏。部。澄。曰。世。曹。躡。高。位。英。俊。流。下。察。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道。時。耳。寺。徵。殿。初。成。文。帝。造。二。款。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

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障器上。傾水灌山。以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款器。一爲二鉢。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番帶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蠅蛤以極之。謂之木芝款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滯而平。溢則傾。怪各爲頌。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若代。世爲部落。辛支。齊攻義陽。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

北史鈔

八十六

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擊樓射。應。屏。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梁。遣。徐。濟。寇。邊。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方。兩。張。長。八。尺。把。中。剛。尺。有。二。寸。箭。麤。始。如。今。之。長。箭。遂。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號。捷。跳。走。如。飛。然。庶。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饑。寒。李。冲。典。送。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絕。三。支。箭。繫。繫。

原缺第八十七葉

宅紫縣。臣方躍馬與會。與功銘帝籍。豈一祀而巳。孝  
文笑曰。與卿必副此言。矩字弘大。帝至東都。矩以  
暨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  
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勅百官  
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  
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遺享蕃率。暨  
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暨夷  
嗟歎。謂中國為神仙。謁之。字士敬。好直言。文宣末  
年昏縱。上書正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

北史鈔

八十八

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情曰。望陛下殺以取後  
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  
不成。爾名遣人送山。

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各  
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所居宅。污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  
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洩。而即流入牀下。  
由此宅不售。

裴俠。字嵩和。何東解人。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

羣鳥。殺天。從西來。舉手拊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  
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  
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  
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羨藜也。思政曰。奈何。  
俠曰。國數有立至之憂。而越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  
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俠嘗與諸牧守。  
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為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

北史鈔

八十九

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流為獨立  
使君。

薛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讀書。亦達時事。及為汾  
州。備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為婚姻。多  
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資。其取受而將勞者。  
容曲盡物。情遠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  
但嘿然而返。既拊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  
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纒。下  
及贖備。咸過本望。

房豹字仲幹體貌魁呀美音儀王思政入據潁川慕  
容紹宗出討豹爲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  
戰艦中浴弁自投於水奠以厭當之豹自紹宗曰夫  
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  
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在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  
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何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  
昔如呀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  
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支烈性  
溫柔未嘗嗔怒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尔避寬

北史鈔

九十一

三四日方還支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  
糧健  
羊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爲廣平太守甚有能名敏  
史踟躕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  
外尋隙澤採藜根食之 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  
世所稱一門女不計醮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家居無  
子者金出家爲尼成行戒行畢義盛稱門代卿世  
爲我家故事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  
刺史皆禮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

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  
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義雲之帷薄焉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使節方及無所斬戮何以示威  
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  
當以卿應之 烈字元雍性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  
金給兵刀時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  
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  
高之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上

北史鈔

九十一

書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亦族類然  
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倫於厮豎之邑誠  
獲顯於高腹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  
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  
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替而就父兄之教不勸而成  
太祖道武皇帝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  
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渾雜假  
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  
宣令童觀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

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人為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教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學。接閉連。覺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虧盛美。胡松高法。援等。并引續

北史鈔

九十二

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折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三。馳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奮斬不多。脫復高喪。長繼虛張。方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歎亮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熱誠合。茅社。刻。指。陽。平。定。簡。審。相。酬。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棄

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團某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間。見。日。優。趙。脩。寵。貴。引。似。身。事。之。至。脩。姦。詐。事。密。明。當。收。拷。今日。乃。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引。憫。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士。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以。朋。黨。被。召。請。尚。書。那。辯。窮。其。所。附。之。狀。琛。曾。拜。官。請。賓。悉。集。辯。乃。晚。至。琛。謂。辯。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願。雖。以。

北史鈔

九十三

言戲。辯。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揚。津。字。羅。漢。本。字。延。祥。孝。文。賜。改。焉。年。十。一。除。侍。御。時。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忽。款。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緣。百。匹。遷。符。璽。郎。中。情。字。遵。彥。小。名。泰。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請。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讀。詩。子。恭。曰。讀。至。渭。陽。未。那。情。便。號。泣。感。噎。子。恭。亦。泫。

之。獻。賦。送。爲。之。罷。酒。學。庭。前。有。余。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情。類。然。獨。坐。其。季。父。時。適。入。學。館。見。之。大。川。暨。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其。父。遂。爲。借。於。林。邊。別。背。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其。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蓬。蔞。謙。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情。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羣。從。第。在。十。數。人。金。待。而。舉。火。一。介。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繫。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取。士。多。以。言。貌。特。致。謗。言。以。爲。情。之。用。

北史錄

九十四

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剛。不。以。爲。意。其。聰。記。強。識。半。而。不。忘。有。遊。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曾。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翅。部。而。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善。屬。文。工。草。隸。書。頗。謂。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武。帝。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州。驅。策。故。用。此。物。賜。卿。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取。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論。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其。從。征。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遺。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云。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北史錄

九十五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刺。史。揚。州。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清。也。常。景。字。永。昌。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才。整。亦。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祚。何。以。自。濟。也。吾。恐。華。太。常。方。餞。於。柝。谷。耳。遂。與。羊。深。率。刁。嬰。司。馬。彥。魯。李。楷。單。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張。葵。字。慶。賓。其。第。二。子。仲。瑀。上。封。事。銓。削。選。格。排。抑。

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舉口喧喧。謗毒盈路。立於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姪妹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羽林武官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慄懼。莫敢討。押送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焚堂下。橋樑。極意叫呼。焚其屋宇。仲稱走免。焚僅有餘命。遠近聞見。莫不悅駭。乃收捕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復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那穉字洪賓。河間鄆人。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

北史鈔

李六

見穉宅。謂穉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往。東望德館。情有依依。穉對曰。陛下移情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兵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穉之此言。其意不小。那穉字子才。小字。吉。小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譚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日。述年未二十。名動。未冠。嘗與陽固裴伯茂從。

兄若陸道暉等。至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皆為謂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聚。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菜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求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那家小兒。常為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疋。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何賤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北史鈔

九十七

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葬藏金於山。不以為之。今載之於民。役何所損。邵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檢校。見人較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較。此日。思謀書。更是一適。李季節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謀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長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書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

撫掌大笑。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崇判史揚州，時有泉  
水湧於入公山頂，城中有魚數斤，從地湧出，野鴨羣  
飛入城，與鵝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  
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丈已，乘船附於女  
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  
吾愛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  
輒自姓，羌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滅  
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

北史錄

九十八

可梓襄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靈太后嘗  
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  
以賜之，多有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  
絹二十匹而出，亦不異衆而已。崇與章武王融以所  
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  
陳曹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我明主。諸字屢  
和，初有風采。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交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郭下  
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

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視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  
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其相  
愛重。諸為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願因跛而緩步。

因寒而徐言，人言李諸善，用三短。岳字祖仁，性純  
至，若若，若未會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庶  
女雅好學，甚有家風，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按對梁  
客，庶生而天闕，崔謀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  
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回施貴族，豈肩有效。然後  
樹鬚，世傳門有惡疾，以呼流為墓田，故庶言及之，刑。

北史錄

九十九

才在傍大笑。

世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正始元  
年，有典事史元顯，獻西足西翼雞，詔問光，光表曰：臣  
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雌雞化為雄，毛變  
而不鳴，不飛，無罪。元帝初元中，雌雞伏子，漸化為雄，  
冠距鳴，飛，水光中，有隸雞，雞生角，到向以為雞者小  
畜，主司時起，若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靈帝光和元年，雌雞欲  
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問蔡邕，邕對



曰。貌之不華。則有難。禍。頭有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野  
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逆  
成之象也。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翅足衆多。  
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  
微。易制御也。二年。光表曰。去年二十八日。有物出  
于太極之西。京勅以示臣。臣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  
成。苗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雞門。周所稱磨。蕭斧  
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頹  
速易。不延旬月。無歲。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今

北史錄

二百

極。宇崇麗。堊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歟。  
備厥狀。伏疎。誠足異也。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  
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  
貪惡之鳥。野澤所有。不應入於殿廷。臣聞野物入舍。  
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錡惡。賈誼忌鵬。鸚鵡雙集。  
而去。前王猶爲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  
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饗祭之會。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昨或塗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  
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昨有菜色。陛下爲

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爾意於禪形惡聲。  
甚。衛侯好鶴。曹伯愛鷹。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放無  
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明帝覽表大  
悅。卽棄之池澤。曾於門下省畫坐讀經。有鶴飛集  
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通俗讚詩。頌  
者數十人。胡。字彥玄。少清虛寡欲。爲度支尚書。儀  
同三司。二千拱搗。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胡曰。拱  
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胡  
曰。立身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

北史錄

一百一

求。聞者莫不歎服。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君贊。備書自業。時隴西  
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  
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被家餽書。因可得學。亮曰。窮  
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親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北見卿先人相命  
論。使人胃中無復林池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  
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辭韻不異。冲甚奇之。  
裴粲。字文亮。沉重善風儀。頗以嚮豪爲夫。高肇以外

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其繁，候，摩，唯長，掛，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繁，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品，清，河，王，弊，下，車，始，進，便，屬，暴，山，秦，容，非，舒，雅，不，以，需，濡，改，飾，憚，乃，令人，持，蓋，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傅水，字，脩，期，清，河，人，有，氣，幹，奉，勇，過，人，能，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父，母，命，老，饑，寒，十，數，年，頓，其，強，於，人，事，力，備，弓，得，此，史，鈔

以，存，立。孝，文，帝，每，歎，口，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齊，將，馬，仙，理，連，營，進，見，解，城，閉，水，射，水，洞，其，左，股，水，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梨，口，公，傷，矣，且，還，營，永，口，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踰，入，十，餘，能，擊，射，馬，馬，香，前，帝，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傅，豎，眼，本，清，河，人，也，祖，融，南，徙，度，河，家，于，盤，陽，為，卿，間，所，重，性，豪，俠，有，三，千，壹，慶，靈，根，靈，越，益，有，才，力，融

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作，夜，夢，有，一，駿，馬，無，甚，乘，者，人，曰，何，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若，諫，職，寒，寒，如，也，謬，謬，如，也。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辟，至，而，應，對，奮，出，宋，城，之，帶，始，蔡，魯，門，之，拆，義，誓，終，使，羣，臣，遂，此，史，鈔

巡，庶，寮，拱，黜，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俱，然，敬，哉，此，自。成，淹，字，季，文，鑿，輿，行，幸，王，肅，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股，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答，言，青，州，木，非，其，地，今，或，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何，卿，因，戲，言，遂，致，辭

河

鹿志字永吉，彭城王。經召為館客，嘗請徐州馬，疾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呼竊木，囚東何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船至取木處，以縲三丈置木束下，而友元子直少有令聞，愈欲其令終，勸以忠烈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崑山萬丈樹，靡鏤作琵琶。由此村高遠，絃響萬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絃管韻未成，莫使絃聲絕。

董紹字典建，新蔡鄒陽人也。自早生叛，紹紹慰勞，為

北史錄

百四

賊錄禁送江東，梁武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人。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蕭寶夤及於長安，紹上書求學之云：臣當出陪已三千生，唯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統曰：此巴直，陪也。統答此紹之非，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陪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曹昂有學識，舉秀才，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益大夫綾，綾

文律備字叔德，以太常少卿出使塞者，仍令考較官

人得失，經兗州時，那那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言脩不受，謂那那書云：今日領送，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那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音，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限，今日復作清卿矣。

陽休之字子烈，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闢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

北史錄

百五

緝慎莫妄言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袖，手持白棊，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號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削。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後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倡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曹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君何所知。經敢讓論俊之大喜。

賈思伯字仕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胤，業竟無吝

爾之鳳遂質其禾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  
癡不識雙鳳脫人禾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  
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  
重寧能不驕思伯曰棄至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  
雅言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  
學士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  
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

北史鈔

百六

親屬呼為聖小兒王肅曾於省中誦悲平城詩云悲  
平城驛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  
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誦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  
彭城詩肅自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  
有慙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  
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向起屍積石梁亭血  
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  
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瑒字孝徵神  
情機警詞藻適逸性踈率不能廉慎守道豐於財產

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儂為娛游  
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胃元士亮等為聲色  
之游就瑒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  
匹令諸姬擲擄捕賂之以為戲樂 曾于膠州刺史  
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盤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  
於瑒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驕驍又與寡婦王氏  
鄰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瑒早狎於衆中嘲  
瑒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驕驍新耳  
願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 瑒好直諫帝曰爾乃

北史鈔

百七

誹謗我瑒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  
餓故收養之瑒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  
乎帝益怒以刀鏤築口鞭杖亂下將僕殺之大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  
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瑒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  
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瑒曰項  
羽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全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  
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詞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

其讓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了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琰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輒。二自。徒於光州刺史李祖。惡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琰雖為流。四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外學。奉禮曰。宰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蠶。青。于燭。熏。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歷拜尚書左。

北史鈔

百八

僕射監國史加特進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父新興。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蓄收。蓄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明帝崩。事出倉卒。靈太后甚懼。莊帝自高。清度。至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

穆之言。謂天下神機可取。乃誦朝士。共為盟誓。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兵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主右王光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部。之。計。榮。曾。破。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

北史鈔

百九

入見論事。上翁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晉。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敬。大。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祭。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祭。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叩。跪。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年。三。十。八。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山。外。喜。呼。聲。滿。京。城。

賀拔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萬俟覆奴借  
稱大獲關中騷動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覆  
奴是為勛敵若岳引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覆  
慙生焉乃請余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之榮太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每謂人曰人生厲心  
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  
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帝始齊陽公主行犯  
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北史鈔

百十

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婦行路  
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  
朕謙之字道謙經史天文美歷圖緯之書多所談  
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為河陰令先是  
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許市人馬因而過去詔令  
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  
前許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齊宗室諸王列傳

彭城景思王徽字子深韓毅教徽書凡徽筆迹未工  
戲波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侍問國今日後宜更用  
心徽正色曰昔耳羅為秦相未聞能書九人唯論才  
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  
公昨年蓋入歲矣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  
有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授人舍食雞羹徽察知之守  
令卑集徽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  
罪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騷賦鹿脯至滄州界解脣行

北史鈔

百十一

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且告州徽乃令  
左右及府僚史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  
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市上有白  
毛長史韋道建謂魏道勝曰使不在滄州日禽奸如  
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徽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  
償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  
菜三畝亦被偷徽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  
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微為侍中人使  
送別巷之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餉徽曰自陛下

米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德  
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激重其  
意爲食一口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雅芒山之捷  
後主謂長恭口人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  
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  
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  
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裁  
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罪  
求福及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

北史鈔

百十二

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  
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 安德王延宗爲文宣  
所委年十二騎置腹上令溺已勝中抱之口可憐  
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  
揚情惜曰天下無此恥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焉 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悉膺糝和人糞以伺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  
之仗之一百又以四試刀驗其利鈍武成使捷之殺  
其罪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南陽王綽字仁通綽

始十餘歲雷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欽然所  
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有婦人抱兒  
在路走避入草中奪其兒伺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  
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  
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  
取歌將姐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蠟一十此曉得二  
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  
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琅邪王儼字仁威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

北史鈔

百十三

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水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  
何竟無 儼以和士開路提婆等吝志盛脩第宅意  
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  
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何者雙對不  
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 綽律光開儼殺和士  
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以凡人入見後主  
於永巷帝幸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口小兒  
皆赤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  
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嚴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嚴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第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朕。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衆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乃釋之。

北史鈔

百十四

列傳

薛彥延。代人。神武嘗問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髮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薛靈州。

慕容紹宗。字紹宗。爲東南道行臺。改封燕罷公。討侯景於湖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膠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遺紹宗來。紹宗數

北史鈔

百十五

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少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竿即笑。

庫狄伏連。字仲山。鄙。性愚。很好聚。歛。又嚴。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共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增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每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令人。蘇。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管。籬。每。入。庫。簡。閱。必。語。妻。于。此。官。物。不。得。輕。用。至。死。時。准。着。蘇。禪。而。



積。絹。至。二。萬。疋。傳。錄。於。歸。天。府。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從神武西討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派營請決戰。曰：我聚賊少，百人取一機，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故去後，戰身被數劍，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周文援高仲密，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募食乾，林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

北史鈔

百十六

肯爾朱歸我，今又叛入西軍，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吉捷、虜督、符察、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又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樂追周文，周文大窘而走，口凝，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溺，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今伏諸地，親按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餘良久乃止。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候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身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獨狐永業，字世基，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建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匆，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北史鈔

百十七

傅伏，秦安人，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夜獲，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泣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膾，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

高隆之，字延典，洛陽人也，為閩人徐成養子，少時以獲升為事，齊受禪，進爵為王，於射棚上立三人像，為



繼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幸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庶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無乎。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勃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美。及孫武都。並開府出鎮。其餘諸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與等。無不傾城。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

北史鈔

百二十

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爾不獲免。常以為憂。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從文襄於洹橋。較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那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徐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不肯預政。事行。兵用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

暮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屬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憚。罪既不彰。一旦屠城。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孫寒。字彥舉。樂安人。寒學淺行薄。邢都嘗謂曰。須更讀書。寒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寒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

北史鈔

百二十一

卿寒。要其為。晉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且且。寒悵然曰。卿不為晉。事可知矣。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性柔謹。神武之伐。劉彥升。天寒。嘗使人舉。德元康於。德下作軍書。風。運筆筆。不及。來。俄。頓。數。紙。及。出。神武。日。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踴。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雷。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驟。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其。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慙。慙。時或志。捷。輒曰。勿使元康知。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  
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  
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爾未  
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  
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  
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  
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  
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背張弓挾  
矢舉刀按鞘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

北史鈔

百五二

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  
擊稍雖按不刺爾翁頓喪魂諸勳人解鋒刃百死  
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淵頓頓謝曰惡人不謀至  
理  
房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康  
景孫者少厲志節爲謨所重至是於之臺前不爲理  
乃持繩詣神廟前北而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  
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  
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術士見之收解遂所司朝

廷哀其至誠命女歸焉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  
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  
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  
元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  
思道云小兒北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  
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  
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趙懿字彥深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屬居

北史鈔

百五三

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  
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  
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  
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  
泣久之然後收服 仲將沈輔有父風善草隸雖與  
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  
輕易若富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錄  
筆  
郎基字世業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

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滿子漢  
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甚答云。觀過  
知仁。斯亦可矣。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陽曲人。少機警。不持細  
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  
藝自達。榮陽鄭伯訓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  
箭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詩。年壯。板為之銳  
折。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收在館。遂買奴婢入館。其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人稱其才而鄙

北史鈔

百十四

其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蟻。魏帝  
自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未云。尺書徵建鄴。折簡  
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  
之光。采收在神武時。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  
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在魏起。若注  
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  
深相敬重。余未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未且  
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

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  
詔收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於  
是衆口諱然。號為殺史。收北溫子昇。邢邵。稍為後  
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贖刑文。邵又云。  
江南任助。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校擬。亦大偷竊。收聞  
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  
有名。刑魏各有所好。願之推以三公。意問祖珽。珽  
答曰。見刑魏之減。不即是任沈之優劣。

北史鈔

百十五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  
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足與長史任卿  
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愷  
情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  
沈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愷云。咸山。中言。愷應聲曰。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典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  
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雀州刺史。

周宗室列傳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護母關  
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命沒齊。皆被幽禁。護居宰相  
後。每遣問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命許還朝。且請和  
好。齊主以護權重。乃雷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關  
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  
弟三男二女。今日日下不親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  
骨。賴皇齊恩。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  
母。乾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

北史鈔

百十六

有耳疾。大語方開。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  
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女  
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鹿。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  
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總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至唐  
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  
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乾于及兒善提。并占與汝  
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開將吾及汝送與元寶  
掌。賀拔乾于各別分散。齊軍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

時與汝同被送服。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庫根  
家。蟠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  
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  
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  
不記此事。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善提  
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  
人嚴慈。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  
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柱亡歲。  
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

北史鈔

百十七

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紫帶。盛洛着紫纈  
成額。通身黃綾裏。金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金  
喚吾作阿摩。救如此等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  
時所着錦袍。末一領。至宜簡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  
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  
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  
可求。假汝貴極。公主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  
飄然千里。死亡且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月。同處  
寒。不得汝衣。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

何川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  
卷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  
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  
猶能先發開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信常懷慮汝致惑  
是以每存故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  
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  
宇分崩遭遇災禍寔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  
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終豈  
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

北史鈔

百十九

宜先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  
見母寒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天如天地之外無  
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寃酷終此一生死  
若有知與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惡以德音  
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音魂爽飛越號天叩地  
不能自勝四姑仰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  
於河東拜見遙本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下  
阻隔相見之如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寃私每存大德  
三與摩敦離處官禁常蒙優禮今者來歸恩遇彌隆

重降於哀聽許摩敦番難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請  
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送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壽又  
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  
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保年以  
十歲隣曲舊事翁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  
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經心膺天長喪亂四  
海橫流大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原  
其孝達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  
長親受顧命雖身若重任職當優賞至於歲時祈慶

北史鈔

百十九

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  
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  
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  
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  
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膺  
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終  
不期今日得通家問蒙守薩保別時所爾錦袍表年  
歲雖久宛然猶識伏紙鳴咽言不宜心齊煬王寔  
字昆賀突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

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憲成名過重。帝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謀屬。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

北史鈔

百三十一

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持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帝將東討。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賞其心耳。資此物。

周列傳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視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何陣。意氣雄壯。於前。周文嬀嗣未建。明帝君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

北史鈔

百三十一

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弄謝信曰。隔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李樹字雲傑。從弘農破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知樹之形。狀正自如此。周文歎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密字法主。楊玄感有逆謀。召密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遠外。公長驅入關。直犯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衝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



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京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逆，出多金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爾付。公幸川州，獲其餘，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皆穿牆而進，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其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

北史鈔

百三十二

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惟之。授密太尉，東南道大行臺行軍魏國公，令先平宇文化及。至黎陽，守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之，曰：卿本匈奴，是誠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節度？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嘆曰：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上吾當折其驕之。

宇文忻字仲樂，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

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金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位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襲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位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雖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謂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王子勰字醜典，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周文嘗謂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

北史鈔

百三十三

次也。勰曰：意欲兼被之。獨孤信，雲中人，本名如願，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感慕信而側帽焉。

羅施字黎邪，性好左道，事猶鬼。會羅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羅施之，皆曰：此猶鬼疾。上以施后之異母弟，施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施所為，令楊遠等推案之。施婢徐阿尼言：本從施母家來，常事猶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猶鬼每殺人，其

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他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他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咒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隨於厨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官中。楊遠乃於門下外。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幣一盃。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官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

北史鈔

百三十四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鴉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於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鴉乃應弦而落。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嘗飲水而已。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抗腹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觀誅蕞爾。廓清象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

帝壯其志節

史祥字世休。祥討葦良。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緣絲七千段。女伎十人。良馬二十匹。帝嘗賜祥詩曰。伯嬰朝寄重。夏侯親邊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如今。早擗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逖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爾情太僕箴。

北史鈔

百三十五

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嘗大呼告天曰。朔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黑獺不爾。王黑獺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歷三年。義宗方退。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襲黑獺。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黑獺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黑獺當道。隊夥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蠕蠕度河南。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諸街巷以備。候

輒周惠達召罷議之。罷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蟻蟻至渭北，王罷幸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出周家小兒，懼怯至此。罷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罷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餼緣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嬰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罷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罷不服命，搗扑乃手自

北史鈔

百五

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歸碎。

樂運，字承業，南陽人。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救，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造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青災肆赦，此為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繫不赦者，懸崖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讐，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

所宜有。至尊豈有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謂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勳左右及將墓，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不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史麻瑤，越大而進口，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

北史鈔

百五

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羣公皆步送，出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昔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屣墜於手。威，字無畏，父綽，在魏以剛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若此，如張弓，非半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強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從輕，與帝悉從之。楊玄感之女，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

為患邪威曰。屢。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成。厥。階。耳。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論其質。松未歲寒。霜雪莫能凋其米。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成先後。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新諸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佐成王者。召與。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徐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緒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 斐。字伯尼。聰明有口。辯。入。歲。論。詩。兼。解。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

北史鈔

頁次

王雄射賂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書。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斐無父。 亮。字景順。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致不怪其速也。 洪。字景倩。蕭寶夤西討。以洪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洪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洪從母弟姜儉謂洪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

故以相報。洪聞之。舉聲大哭。儉遂止之。曰。何得便耳。洪曰。關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洪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也。寶夤復令儉謂洪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洪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

北史鈔

頁次九

豈有。辨。哉。洪不悉。見荆棘生于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 去。 幸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遷南兗州刺史。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救意。又為落爐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

奇兵掩襲會道。恒及琛等。噴澠遂清。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壘。扼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壘城外。每穿至壘。戰士即會殺之。又於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

北史鈔

百四十一

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橋。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纆。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亦火竿一來。以鉤筴割之。於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說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祖孝徵謂

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也。雖圍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接。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程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命子先遷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

北史鈔

百四十一

禪意。士卒莫不成勳。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用。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志遂州。總字善會。位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又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總字敬達。志尚夷簡。濬於榮利。所若枕帶。林泉。夏對流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馮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夏亦爲

之盡歡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  
貞遊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途遠滄洲去不歸香動  
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  
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微詎能  
同四隱來餐余萬機夏竦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  
有司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世康性恬  
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翁書  
曰吾生因緒餘風雲纓弁駑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  
衮命煩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惟不貪之為實

北史

百四十一

虞肅膏而莫潤斯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  
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闔更闕不見細書足疾彌  
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  
辭况媿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  
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皇  
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添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  
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  
事恐難遂乃止

柳慶字更興須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

師寄人君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絃閉不與  
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罷縣訊問主人自証服慶疑  
之乃召問賈人曰卿輸何置何處對曰恒此帶之慶  
曰卿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  
門再度酬飲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  
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每歎曰昔于  
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  
乎弘字匡道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  
人謂弘曰來日至營田正逢涿水暴長所齎國信滯

北史

百四十二

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勅下流人見為尋此物  
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羨足下假物而  
進誰是陳若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  
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楊素誄之曰山陽  
王薨風流長逝潁州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  
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  
惜如此

赫連達字朔周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  
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過境胡人或饋達羊

達欲招異類報以續命請川官物達曰羊人我  
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韓果字阿六板代武川人被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  
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趨  
捷為著趙人周文聞之笑曰著趙之名寧滅飛將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  
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箭朝廷壯之

耿豪鉅鹿人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  
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酒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

北史錄

百四十四

呼獨入敵入鋒亦亂下當時咸謂豪死俄然奮刀而  
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  
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琳母嘗被殺酒漬過見一  
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  
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屠之精若能實持必生令  
子母驚寤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  
唐瑾字附璿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

步八尺二寸容貌甚偉江陵既平諸將多因擄掠大  
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  
文曰唐瑾大有輔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  
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  
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  
令簡視恐常人有投杵之疑誠所以益明之耳

柳綽為侍御史楊素常於朝堂見綽因獨言曰柳條  
通體弱獨推不須風調欬版正色曰謂信無取公不  
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

北史錄

百四十五

樞機何可輕發素其奇之

韓世謬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敗為吏所拘時帝  
在高陽遣諸行在所世謬曰令守者市酒肴以酬暢  
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  
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過奔山澤不知所終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陳將侯瑱圍逼湘州邊絕糧援  
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俄而秋水汎溢江路  
遂斷糧援既絕乃於營內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  
近村人陽有所訪問瑒等良以為實初土人亟乘輿

船載米粟及菰鷄鴨以餉瑱軍。瑱患之，乃偽為土人，  
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遂來爭  
取。瑱甲士遂奮之，又敦軍數百人乘馬投瑱。瑱輒  
納之，救又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進以鞭鞭之，  
如是者再三。馬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  
畏船馬以招瑱軍。詳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旋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奔瑱者，猶謂救之許，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  
能制。瑒字輔伯，拜兵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

北史鈔

百四十六

為重鎮。新道雄詩曰：交河驛驛暮，今浦伏波營。勿使  
驍騎上無我。二人名，瑒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  
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瑒仍為將軍，甚不平。  
瑒怨望愈甚，上謂曰：我以高頻楊素為宰相，汝每曰  
言此二人唯堪做飯耳，是何意也？瑒曰：煩臣之故人  
素臣之舅子，臣豈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瑒怨  
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瑒曰：  
臣情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仰冀陳放寶器，以此  
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川進言？瑒曰：平陳之山

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  
外望活，既而上低，何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上又  
嘗數之日，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  
三。太猛，嫉妬心太猛，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煬帝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會、史萬歲三人優劣如  
何？解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會是關將，非領將；史  
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瑒拜曰：  
唯殿下所擇。

北史鈔

百四十七

上悅。字泉善，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周文舒  
許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為鄉黨之  
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  
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  
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啻小嫌，然尚能背  
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  
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來世。周  
文納之，景尋叛。  
趙軌少好學，有行簡。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  
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獲朽



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杜果字子暉京兆杜陵人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沒于周陳於是歸魯山罷周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果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果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差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

北史鈔

百四八

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開諸朝廷陳文帝慙慮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又使於陳宣帝謂果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獲放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果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川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

王信字備仁廣川人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狗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感慙勞問乃日出酒以鐵鑊温之素木盤盛蕪香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鑊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魏來無入以一物見遺今鄉獨有此解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狗酒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學魏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九子賣之擬供薪未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

北史鈔

百四九

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劉琦字實義沛人梁元帝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嬰駝房帷之間哉時劉琦明克讓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

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爾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也。太子慙而止。

北史鈔

百五十一

隋宗室諸王列傳

蔡景王智積。人或勸之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弟請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河間王慶。李密據洛口倉。蔡陽諸縣多應密。慶勸兵拒守。城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豈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餉。流宕忘

北史鈔

百五十一

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接支計。僅有月餘。救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祐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榮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越王侗。拜慶宗正卿。王世充以見女妻之。及世充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

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園階危。而不顧。如婦。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觀社。仰藥而死。房陵王勇。小名。眼地。代勇。既立為太子。多內寵。昭訓雲氏。雙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願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稱。自。知。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若。處。皇。后。由。是。薄。勇。愈。辭。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隔還揚州。入內辭皇。

北史

卷五十三

后。因更明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淚下。相對歎。欬。上曰。臣性謙。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荷。盛。怒。彼。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奸。輔。焉。毒。遇。於。孟。杓。皇。后。忿。然。曰。朕。地。代。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開。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遽。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代。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

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唱。不能止。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秦王俊。字阿祗。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相。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以。俊。奢。縱。免。官。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俊。亮。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

北史

卷五十三

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帝以庶人秀。任非其人。常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元德太子。昭。養。於。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焉。后。舉。手。焉。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殺。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降。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遭。難。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昭。有。武。力。能。

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進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世充破李密象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段達雲定典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卽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待衛

北史鈔

百五十四

者莫不流汗世充遣齋鳩請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兄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趙王呆小字季子年七歲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呆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呆先請試炷后不許之呆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爇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爇

列傳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脩人也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俾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符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北史鈔

百五十五

收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先幾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頴夫人卒獨狐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頴頴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頴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頴邪始陛下欲爲頴娶頴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頴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掌文翰。修起居注。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作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開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取字。墳籍掃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講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較篇籍。及王莽之末。命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繼移都。吏人

北史鈔

百六

擾亂。國書錄。皆取為惟囊。所收裁七十餘卷。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剛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國籍。五經于史。纔四于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金歸江左。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有蕭繹據有江陵。遺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木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篋。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典集之期。屬唐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復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開斯積。上勸之。於是下朝獻書一卷。齊練一疋。第爾好酒而酣。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遷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惟

北史鈔

百五十七

問直答曰。作臚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是嫉賢。何不近此老彭。乃遠求温子。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統豆陵殺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為瑞。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

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  
與驕鳳皇遠矣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  
相友愛及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

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  
水間牆竟何如也

虞勿仁性奢華以鑿渠負西盛水養魚而自給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陳將共明徽於呂梁陳援  
軍長儒拒之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載

北史鈔

百五十八

相夫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  
獲具明徽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領潭桂二州諸軍事其  
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魯見人以簋捕魚者出

船買而放之百姓號其處曰西河公筮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帝幸榆林罷還至太原謂衡曰  
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具牛酒

帝上太行間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間  
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奎經洛陽

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請宿願衡俯  
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  
一疋金帶縶絲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  
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

裴益河東聞喜人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顧帝  
後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須  
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必喜於免罪競務  
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釋曰我去尚猶未  
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蘇秦曰此大不遜天下何

北史鈔

百五十九

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輩多矣將賊脅我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周宣帝昏暴樂運與視詣  
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

人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  
將與之俱斃請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

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  
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楊玄感反進攻洛陽  
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

以無勅不宜覆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  
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  
不為專擅在吾嘗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  
即日廻軍

樊子蓋字華宗盧江人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  
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  
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  
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  
曰願奉升陛帝曰公侍朕側一人而七委以西方則

北史鈔

頁六十一

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海陽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  
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甘彥誠之曰吾  
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暉終不  
改陳主曰周左幸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  
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人陣不在人後  
鮑宏字潤身東海鄒人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  
颯戰死上嘉之特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  
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觀武湯

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

榮昆字子謙北平無終人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  
素薦昆為長史而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  
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  
適以自罰也昆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奉  
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  
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義形於色曰明  
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嗣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  
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

北史鈔

頁六十一

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梁昆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  
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遷相陵辱每尋于戈邊境  
無寧歲昆患之後因請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  
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儀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  
以此相賊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  
於是蠻夷感德遂不相攻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推  
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空息黃門

四游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柳茂字幼文。河東解人。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戰。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於父之執。禦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美。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關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服。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辛亶嘗衣緋釋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豈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

北史鈔

百六十二

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從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

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結聚爲群盜。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與御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若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且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特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

北史鈔

百六十三

應募。資勅而往。明旦。及奏。帝曰。信然。爲之。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嘗謂人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姓炙額。瓜蒂飲鼻。瘡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遠。呼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共勉之。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務。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以書爲事。光獨踈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



附人多贈遺得以養親每致其食兼服未嘗因匪初  
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  
及光謂僧曰當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扣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  
拈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嘆異時人號爲肉  
飛仙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  
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後躍而出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臂力絕人聲氣雄壯

北史鈔

百六十四

言聞數百步楊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性凶暴  
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簞刺賠其眼温酒不適口  
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庸不忍加誅謂近臣曰第  
既如此凡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

宇文述字伯通代魏武川人帝命征高麗述爲扶餘  
道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  
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  
所傷也頃薛庚兮卽其故事述疾篤帝遣司宮觀

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

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  
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爾願早除之聖不  
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讓對曰述唯憶陛下耳  
帝泣然曰述憶我耶素有良馬炫耀時人雲定典  
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謂爲許公  
缺勢又遇天寒定典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製袂頭巾令深而耳之名爲許公稱勢述大悅曰  
雲凡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

北史鈔

百六十五

釋祭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記歷封溫國  
公謀襲宇文文化及被執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  
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  
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  
過於物情不獲已也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捲髮豹眸沈猜多詭詐  
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  
言也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  
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舉羊法嗣云

應符命也。平一者。王字也。王居揚後。明相國代附為  
 帝也。又取莊子人關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劉釋曰。  
 上篇書意。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  
 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

北史鈔

百六十四

外戚列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  
 雍州聽事有鸞爭巢。關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納  
 乳。隨之。竝。離。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鸞。既而一去。  
 一。惠笑謂史。屬曰。此。謂。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  
 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北史鈔

百六十七

儒林列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洗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解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愛耽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為搢紳所稱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與奇論典語至易訟卦天與水運行雅曰自慈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慈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掌製序奇或爾汝

北史鈔

真六

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親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高允每嘉奇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徵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宜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推薪何方然

劉暉之博陵饒陽人也雅好詩傳博觀象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存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惠蔚猶沈疇滄朕常以為負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闕舊典先無定日新故雜操首尾不全有者累表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覆落如

北史鈔

真九

木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承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較練句讀以為定本文第均寫示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徐遵明字子荆華陰人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贊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沒以成俗頗好裝斂與劉焯之張善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應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

重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累遷安州刺史。進職。遊  
承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朕龜返國，昔人稱榮。  
使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千弟曰：「此之官貴，匪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

李業典，上黨長子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  
乃請鮮于靈馥費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又  
遂。堯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  
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  
堯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

北史鈔

百七十

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與之為也。業與家世農夫，雖學，  
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  
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與，術被笑。  
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頰，或問實耶？」  
業與曰：「爾大疑，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簡看，每  
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  
食。某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業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宜食。」

劉書，字孔昭，勃海阜城人。與張景仁、張景先、張景  
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  
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  
又愚於文，豈不愈，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  
似疥路，跪伏而無嫉妬。」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出  
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封王，其婦姓音莫知氏  
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親  
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之慙。景仁坐致通顯，志

北史鈔

百七十

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允，高門廣宇，常  
循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人體  
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會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  
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所知不  
可言。諸君，貧貴游子弟，不出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  
子，亦不授此術。

張彤武，中山北平人，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  
彤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

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通五經尤明三傳。影武自以致位大臣。以激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影武不如也。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豈不如我。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安生與同親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轅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北史錄

卷十三

出。謂人曰。我受轅不失體。復躡屐而去。時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此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東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縣。或詛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

公炳之。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開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熟識。莫與為儔。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自為贊曰。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播徒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履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祭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海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

北史錄

卷十三

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蕪。家業貧窶。為父兄所產。爾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勢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柰於丹筆。立身立行。懸惡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鑿驥驟。北翼鴻鴻。整轡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謝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滿方盡。大業已嗟。退反初服。

歸敬故里。詠文史以怡神。關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則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躡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聘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達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王孝籍。平原人。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壽養。瘡膚則申。且不謀。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若難。以安。貧窮易爲感。况物抱之內。冰火鑠脂膏。糜理

北史鈔

百二十四

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齟舌。誠屏。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嘘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展。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林。沒於滌人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費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窮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

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替骨爲期。前途逾邁。倚闕之望。朝夕傾對。崩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誓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管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鬚髮之內。居肩馳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久倚東觀。雷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殞。三世不移。雖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

北史鈔

百二十五

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繙表。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辟禽息之首。若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足之威。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酬。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在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共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形。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

文苑列傳

溫子昇字鵬舉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  
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以子昇為高第於是預選者  
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孫舉謂人曰  
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逃北為南主客郎中修起  
居注曾一日不入直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擢捷  
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  
不與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梁使張舉  
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解之曰曹植陸機復生

北史卷

百七十六

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  
見其國主林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王暉業嘗  
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標謝令任吐沈子昇自以不修容止  
謂人曰詩章易作通略難為  
荀濟字子通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  
不服謂人曰會橋上摩墨作傲文梁武口此人好亂  
者也將誅之遂奔魏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  
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辭曰自傷年幾推顏

恐功名不立令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  
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起謂曰荀公何意反濟  
口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矯殺之鄴下士大  
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臨淮王或薦除奉朝請人曰臨  
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  
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  
矣成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兼軍事及赴洛徽  
謂曰臨淮初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

北史卷

百七十七

職非為謝恩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  
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類  
然有過人者徐擒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文並綺  
麗及世號為徐庾體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  
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沂人年十二遭梁湘東王自請  
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  
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之儀字

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領。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故乘一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尉良游。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陳主嘗於莫府山較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卷。親快不快。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咏。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惡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髮侯儀。入世基

北史鈔

卷十八

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飲。嘗官貢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剛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賤。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柳普。字顧言。河東人。煬帝是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典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嬪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普。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官人置於座。與相酬酢。以爲歡笑。李文博。博陵人。在內省較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

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揚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性愷。魁經單思。至於世事。多所遺亡。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徵尋訥。謂從者曰。汝

北史鈔

卷十九

知劉儀回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蜺。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楊玄感素稱貴侶。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



無然。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及玄感敗。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紳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所與。帝怒不解。徒綽于邊。

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煬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冑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具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庚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北史鈔

百八十九

孝行列傳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阿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就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真以誤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切。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際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愍。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北史鈔

百八十一

皇甫暹。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純至。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則營墓。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市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遇食粥。枕山。極風沐雨。形容枯悴。營墓之初。有鷓鴣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返者。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暹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

張元。字孝始。河北黃城人。性謙謹。年六歲。其祖以其

及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  
 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  
 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父為陳武帝所殺及陳滅頌  
 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  
 問曰卿君髻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勸先早  
 死不得手必之邪請發其丘隴竊視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  
 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其

北史鈔

頁十二

鐵錘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木  
 皆出白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  
 罪晉王未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  
 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節義別傳

亮君素魏魏湯陰人後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虜歔流涕  
 悲不自勝左右皆雙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從主  
 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故通曰  
 吁若素我力屈而來若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  
 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漸絕君素乃為木鸞置  
 表於頸其論爭勢洋之黃河汾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  
 紫光祿大夫審遣行人勞之

北史鈔

頁十三

循吏列傳

張華原字國滿代魏人周文始據雍州齊神武使華原人開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膝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願首而已不敢問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道追不及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彭城王韶除業為典籤業唯一馬渡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息無方

北史抄

夏十四

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達明教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魏多出息常得魏縣為徵及欲求尚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彈為債數來無由答曰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趙頰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頰恃年老苦請遂便為齋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頰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頰瓜籍在

相顧而去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備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獲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嘆服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土俗長病若一人有疾即令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建簡部內凡有疾病皆以杖牽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

北史抄

百全五

人或至數百聽廓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得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諸病家子孫無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爾奉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臨吏列傳

李洪之本名文通弘農人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恐  
赤病灸療艾炷間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  
笑自若接賓不報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京畿盜魁首  
和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  
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透樹而共射之以為  
戲笑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  
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北史鈔

百八十六

崔暹字元欽清河東武城人性猛酷少仁恕遷瀛州  
刺史嘗出獵州北軍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  
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  
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進然而去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政尚嚴猛交人重足而立  
無敢違法遷木鹿太守親獲屏跡請托不行其柁杜  
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  
北樓以暢馮恩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韋請去  
白事有蠱上其衣袷押袖拂去之式以為畏已立棒

殺之或容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禁

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  
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無禁華陰弘農人嘗按部道次北叢荆堪為苦箒命  
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箒禁日後有罪當免及  
後犯刑且將過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禁曰  
無過尚爾况有過邪榜捕如舊時元弘嗣除幽州長  
史懼辱因醉上知之勅禁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  
聞禁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處得

北史鈔

百八十七

一據一批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轉幽州時燕禁肆虐於弘嗣每  
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禁誅弘嗣為政酷又其  
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窳無敢隱情姦  
偽屏息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為恒山罷贖務有一人蒙猾每  
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問其名而  
數之因令刻木為大概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皆埋  
小概令其人踏心於木概上縛四支於小概以棒打

其背應時濟。中。大駭。吏人憐氣。

北史鈔

百八

隱逸列傳

陸夸一名旭。趙魏高邑人。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題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有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聞。口夸口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庭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輪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陸夸獨行士。

北史鈔

百八十九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陸夸。

崔頤。字祖濟。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預章王遣頤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牧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陸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

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下。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身長裾。藉玳筵。躡珠屐。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祭既非怕。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繁。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風鳴不足喻。龍章莫之

北史鈔

百九十一

此。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工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鵝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燕南。贊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逼。黎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商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堯崙以爲池。匹醜恩而反易。忽

屬周桐。錫璫。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其龍燈下。誰好有名。滋吹先選。何須別聽。但慈音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謂。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

北史鈔

百九十一

張文訓。河東人。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曾祭文。謂人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訓遽止之。因爲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

藝術列傳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天興五年，月帶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崇壁，以崇言之微，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駕所乘巨牯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糜鹿亦多死。

丁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東莞鄭氏，執符魯人趙氏，趙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測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日

北史錄

百九十三

還，還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人也。請子金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免。

耿玄，鉅鹿宋子人。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李順，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

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願與言。見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與負荷葉而歸，腳曾泥，舉坐驚異。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齊神武來寇玉壁，周文問之，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候景未叛，東襲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向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

北史錄

百九十三

景辟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大統間，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由吾道禁，琅邪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備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

陰陽格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禁好尚。乃悉獲之。歲餘。是人謂禁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大官所請。今服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於河。遇水。茶長橋。度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尺。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禁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張遠遊。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聞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

北史錄

頁十四

顏惡頭。章武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粟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呵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何非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後有一男子。請卜者。少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信都步。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筮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筮歷玄妙。機巧精微。我

每。一。流。思。不。聞。雷。電。之。聲。也。

許遵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深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

趙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日。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日。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

將燃。則先起。則上色。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文襄時。有兵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

北史錄

百五十五

如。虎。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進。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進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口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恭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



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赫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漆鐵數宿則成剛以漆鐵爲刀斧浴以五牲之湖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丸今襄陽冷家所鑄宿漆劍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明截三十札也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禾食君處一與戒行沙門同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

北史抄

頁六

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因問之曰亦勉亦不勉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真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流而下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踞躍即攻之遂縱火燒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逆約

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逆竄不知所之法也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也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刺仰頭截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陣且願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觀守

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標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婦人懼而放之風雨

北史抄

百九十七

乃定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離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上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破城是業定不可改也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有人失馬，來請伯醜卜。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過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堪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餽。當得馬，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周滄，京兆鄠人。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滄為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滄浩妾各一人。

有人患脚跟腫痛，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

北史鈔

百九十八

由乘船入海，番膠水中，疾者曰：「實骨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十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爾體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俯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託，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后是而。」

成羊。又常與朝士出游，還與羣犬競走，諸人試之，日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鵠，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狙。之才為僕射時，語人口：「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馬嗣明鍊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鷲鴨卵大，猛火燒令本肉，醋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許智藏，高陽人也。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

北史鈔

百九十九

亡，如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誅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達鐘律，通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箝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諸於絲竹大為聒人所賞。上令言妙達音律，楊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

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口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項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而不反。官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戕於江都。

蔣少游繫安博昌人。孝文將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造湖泛戕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改作金精門。役皆所措意。號為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割斷絕。

北史鈔

三百一

尺碎謝怨怨徒倚。附湖城版之側。譏者為之歎慨。而乃此爾為已任不告。瘦肌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騎。其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擄捕趙國李幼序。洛陽正何奴。竝王拱。繫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志言孤則易死也。

何稠字桂林。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制錦成。喻所獻者。特中國。

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堯為之。與真不異。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煬帝於遠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于傍。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關。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為神功。

北史鈔

三百一

烈女列傳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醉人所殺男玉迫執替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避以夫為天嘗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

北史錄

二百二

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辜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其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崔景伯為之悲傷人自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而小人本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中吾或應自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相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

之終以孝聞

孝女王舜者趙魏人也父子奉與從兄長忻不協奉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其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夫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于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

北史錄

二百三

身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公位望其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禮禮其子居士為下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擗頭反縛蓬除一作撥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射歸家以車輪括其頭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鴉隊武力者

號為蓬轉隊。驍鷹。犬。連。騎。道。中。殿。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較。其。女。則。居。士。姊。也。每。稱。泣。海。之。

北史鈔

二百四

恩幸列傳

茹皓字俞奇。舊吳人也。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時。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不時臨幸。

劉胃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常李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奸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閤。陳埽靜能為宜。武典。櫛梳。徐義。恭善。執衣服。益以巧便。且夕居中。愛幸。扣伴。官叙不異。皆承接恭。

北史鈔

二百五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人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謂冲者。時託之。以自通。

武成封長廣王。辟和士間。開府行參軍。因致寵。常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上間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間泣下。歎。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太后及

後主以士開謀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元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趙肥王殷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請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三官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觀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

北史鈔

二百六

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肥王殷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高阿那肱無善人周師過平陽後主於天池較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方乃奏知主即欲引軍淑妃又請

更合圖所以稱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恨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山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壘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壘進軍

北史鈔

二百七

祖珽與韓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彌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

舊傳附庸列傳

幼覽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爭寵長安  
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  
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謔曰鳳皇鳳皇  
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蔣梧  
竹數千株於阿城以符鳳皇冲小字鳳皇至是阿城  
終為冲有

蕭答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  
北史鈔 二百八

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  
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  
避問其是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金帛棄之一幸姬  
戚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  
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  
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  
歸朝於鄴因晏承問乃陳其父荷岡文拯救之恩并  
叙二國舉虞唇齒犄角之事許理辯暢因涕泣交流  
帝亦為之歔歔自是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

故臣叱列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陣罵賊者  
也歸曰長又未能輔祭翻故吹堯帝太笑及酒酣帝  
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歸乃起  
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疋  
并賜齊後王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琮字溫文性傲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方馬道人  
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答如周面狹長答

北史鈔 二百九

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掌戲之曰卿何為  
謗經如周敗賄自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  
告恭大實大實知其言笑謂之曰君當不謗佛經正  
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  
為徑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  
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州則  
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  
及深衆咸服其寬和

四夷列傳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聚鳥以毛茹之工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裝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虛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

北史錄

二百十

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于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會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統升骨城遂若焉號曰高句麗其俗有內許五部禿陞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書有五經

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其刑法叛及

謀逆者縛之柱焚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簫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泚水上王乘腰鞞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膝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

北史錄

二百十一

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踴躍食用粗穢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以爲賣婢死者積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百濟國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姬娠王還欲殺之侍兒口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感



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關。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兵有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

勿吉。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稷。菜則有菜。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脂皮。妻頭挿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

北史錄

二百十二

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家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室韋國。以蓬蔕爲屋。如輿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羈。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蓬蔕覆上。移則載行。以脂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棘。香。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

流求國。居海島。墜橋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瑠刻禽獸。多。闕。鑊。樹似檉。而葉密。條。織如法。之下。番。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竝以善戰者爲之。男女皆自紵。絕。纏髮。從頂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色。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闕。鑊。皮。并雜毛。以爲衣。綴毛。番。螺。爲飾。雜色。相間。下。番。小貝。其聲如環。綴。瑤。施。錫。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鍔。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

北史錄

二百十三

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與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鐵。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闕死者。聚食之。仍以。備。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賦。飲。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男子拔去鬚鬚。身上。羶。毛。

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蠱地之文。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米麴爲酒。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衛益共飲，歌呼踟躕。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然法女子上臍，揉于而舞。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每以石爲亦，長尺餘，闊數寸而繫之。宜稻梁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檉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上氣候與嶺南山類。亦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布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

北史鈔

二百十四

候因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厭藤，或張強弓以弦，攝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說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籠中，令取之。云曲者，即發手。藤者，蓋南藤之別種，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闥。干闥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水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亡失兒女，

一哭便止，不復追思。用竹爲簧，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俗尚淫祀，所祭之人，美發解者，乃割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煤泥之，日見鼓舞，祝之以求福財。林邑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媾，令媿者齋金銀，鑄酒二盞，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助手，因牽女校之。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羅曇氏，名利富多。

北史鈔

二百十五

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也。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男女，通以轉寶，朝雲，雜魚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銀非王賜，不得服用。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柳漿爲酒。常駿奉詔使赤土，王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宴，床上設草葉，方一丈五尺，土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螭蟾蜍之肉，百餘

禮遺甚厚。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筠  
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今婆羅門  
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  
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  
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背也。

典厥國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潔洗。以楊枝淨  
尚請。蒲經咒。又潔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  
經咒。飲食多蘇。駱沙糖。棧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  
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

北史鈔

卷六

足無鱗。臭如象。及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游魚。形  
似鯢。嘴如鸚鵡。有入足。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婆利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窻。外鋒如錐。遠以  
投人無不中。

吐更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羞首  
安聽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差曰。  
吾氣絕。惟飲訖。便速去。保蘭地。既驗。遠又土俗。懦弱  
勿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  
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

也。抽劍而死。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  
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叶泣。其母曰。儻賊諸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  
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同極之心。不勝其痛耳。

阿利有子二十人。皆代長子也。阿利謂曰。汝等各奉  
吾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  
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  
利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  
社稷可固。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

北史鈔

二百七

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  
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  
入海。因生。騶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騶者也。

且末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  
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其口鼻。  
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龍種。殺鼻。其風迅駛。  
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危。

于闐國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那  
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跪處。雙跡。

猶有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車師國地多石積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密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

龜茲國俗性多姪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羣乳如鷄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

悅駝國其人好清潔剪髮齊肩以飾鬪塗之且其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自餘里見其部人不完衣不紵髮不洗手婦人口抵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証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剖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脰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

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癢世疑其虛乃取宛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波斯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廷嘉納之噠國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有

北史鈔 三百十九

能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慈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蠕蠕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推捷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其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康兵擊社喻逆戰於類根河大破之號為彌盛隨水草畜牧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單于生二女，恣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日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幾，之間，年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北史錄

三百一

突厥，卽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刑法及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注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殺之。戰陣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于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

於塋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沙鉢略遣人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俱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何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大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旣以親非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萬人長孫，成說論之，爾國屈乃頓顛，受重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相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

北史錄

三百二

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而○不○平○

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

亦○浮○洋○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

官○井○昔○孟○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自○家○子○飄○流○

人○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

夢○中○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帝○親○遊○雲○中○泝○

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

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龍○帳○望○風○

北史鈔

三百三

舉○穹○廡○呵○日○開○呼○韓○頰○頰○至○屠○者○接○踵○來○索○弊○學○

肉○韋○鞞○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

及○主○金○甃○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

南北史抄無卷數 下兩江 總督採進本

明周詩雅撰詩雅字廷吹武進人萬曆己未進士

是編摘錄南北史新奇織佻之事以為談助然不

及後來沈名蓀朱昆田書之有條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明〕彭以明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彭惟成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提要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述

先君子四歲失母嚴侍學博一卷公及長趨庭受學總角則又失學博公間闕淬志澤于道德醇如也與人無封而剛方難犯鄉黨罔敢以不潔之事聞後輩罔敢以非聖之說進慷慨濶略踈于身圖散千金之家而無芥意績四部之高而不逢年鄉見不肖子惟成浮慕涉獵亟命之曰儒者博而寡要史氏譏之手輯諸史論贊以訓三子惟成惟直惟發曰政教濇陰人物臧否古今升降要具于是矣其詳亦不可不知也三

一

子請問其肯博必而要必詳何謂乎曰兒等思之予所謂要者詳者不徒為誦讀設也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而聖人無取焉其文則史而聖人無取焉其義則聖人取之何也聖人之心灼是非之實而定筆削之衡聖人之教凜凜與之公而應修省之鑿然則二十一史大義可知矣嗚呼先君子垂訓鉅細悉備茲僅述其一如此惟發實能受簡傳習而無祿即世弗克竟其行業惟成錯跬老大弗若干訓夙夜端恐先訓過佚嘗執正于伯兄嵩螺柱史伯兄曰是

得史學之精華也蓋永其傳於是校而梓之俾  
惟直董其事既竣言念今昔益不堪情惟成自  
釋褐而中含而給諫茲仕之初恭逢

皇上冊立

太子覃恩追封二親光賁此此今九載矣得以祿  
賜之餘徵父手澤微荷

君恩高也厚也不然惟成能自致于親乎鈔茲堆成  
既受

高厚未效涓埃長林豐草渴思歸農忠孝本根愧于  
古人遠矣然則惟成者枉讀父書靡所逃罪于

兩間也

萬曆己酉孟冬日廬陵彭煥成薰沐謹識

輯要起凡

一二十一史浩繁重大覽不易竟亦難為蒐羅  
取其中論贊而輯其要者卷帙省而指閱易三  
數千年間評議義例犁然在目與性理通鑑  
二輯要並立為三以行于世且見歷代文辭  
或任質或窮工隨才異製亦足盡與時高下  
之概也

一輯者會其全雖於原文間有節約而自史漢

以來紀傳表志等悉各詳收無遺此輯中之  
全也

一要者簡其要文有脈絡不容妄刪但意在節  
約亦不必盡存如引用他人文過秦論等  
類如敘述規制沿革重出互見皆已刪節有  
論詳而贊可略者有論偏舉而贊樂括者皆  
止存其一要以文仍在段不為斷宦也

一目錄舊分弁各史今悉彙置首冊以便開卷  
報盡或欲查對各冊之目亦於首冊易尋也  
從此二十一史有輯要經生學士家傳戶誦

可嘗全史一嚮由是而竟全史亦已提綱挈  
領如觀易卦者觀其彖辭矣

或說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目錄

史記

卷之一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歷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世家

吳

齊

魯

燕

曹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

孔子

外戚世家總敘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之二

列傳

伯夷

管仲晏嬰

申不害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樛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王翦

孟子荀卿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蔡澤

樂毅

廉頗藺相如

田單	魯仲連	鄒陽	屈原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英布	淮陰侯	韓王信	盧縮陳豨	田儼	樊噲	鄼商	夏侯灌	張蒼周昌	任敖申屠嘉	韋丞相	等傳	酈食其	陸賈	傅寬	靳歙	周緜	劉敬叔	孫通	袁盎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萬石	張叔	田叔	扁鵲	倉公	吳王濞	竇嬰	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季布	樂布	匈奴	衛青	霍去病	公孫弘	南越	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	衡山王	循吏	循吏傳	汲黯	鄭當時	儒林	酷吏	酷吏傳二	大宛	游俠	游俠傳二	佞幸	佞幸傳二	滑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滑稽傳二	日者	龜策	貨殖	貨殖傳二	自敘	前漢書	卷之三	本紀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	異姓諸王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卷之四	志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郊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溝洫志二	藝文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傳

陳勝項籍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英布彭越盧縮吳芮

劉賈劉澤吳王濞 劉交

季布樂布田叔 高五王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傅寬周繇

張蒼周昌趙堯仕敖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二十史論贊卷之五 目錄 五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敖

文三王 賈誼 爰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十三王 李廣蘇建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 杜周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武五王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

褒賈捐之嚴安 東方朔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

萬年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 趙克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其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貢兩龔鮑宜 韋賢

魏相丙吉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二十史論贊卷之六 目錄 六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宣元六王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

薛宣朱博 翟方進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楊雄

儒林 循吏傳 酷吏傳

貨殖 游俠 佞幸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後漢書	王莽	敘傳
卷之五		
本紀	光武	明帝
	和帝	安帝
	桓帝	靈帝
	皇后紀	郭后
志	后紀總論	鄧后
律曆總論	禮儀志	祭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郡國志
百官志	輿服志	
列傳	劉玄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	公孫述
	李通	來歙
	鄧禹	鄧訓鄧騭
	馮異岑彭賈復	寇恂
臧宮	耿弇	耿恭
		吳漢

祭彤	邳彤	二十八將
竇融	竇憲	馬援
卓茂	宋弘	
伏湛侯霸朱弘蔡茂馮勒趙熹牟融韋彪	杜林	馮衍
宜秉王良	郎顛襄楷	張堪廉范
鮑永	郭伋蘇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	
樊宏	朱浮	周章
梁統梁商梁冀	曹褒	
鄭玄	鄭興賈逵	張佚
桓榮	丁鴻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尚楊璇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劉般傳	第五倫	鍾離意寒朗
班固	東平王東海王	光武十王
朱穆	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郭躬	陳寵
袁安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班超	王充王符仲長統	孝明八王傳

龐參橋玄 崔駟瓌寔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黃憲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曙

楊震 童帝八王 張皓王龔

張王种陳 李雲 杜樂劉李劉謝

臧洪 虞詡傳燮蓋勳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荀爽

陳寔 李固杜喬傳

吳佑延篤史弼 盧植

皇甫規 張奐 陳蕃

王允

卷之六

列傳

黨錮傳 李膺范滂 張儉

郭太 竇武何進 孔融

荀彧 皇甫嵩朱雋

董卓 劉虞公孫瓚

袁紹劉表 劉焉 袁術

循吏傳 酷吏傳 宦者傳

儒林傳 文苑傳 獨行傳

方術傳 樊英傳 逸民傳

高鳳傳 列女傳 東夷傳

南蠻西南夷 西羌

西域 南匈奴 烏桓鮮卑

三國志

卷之七

魏書

武帝 文帝 三少帝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諸夏侯曹 荀彧荀攸賈詡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顛鮑勛司馬芝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惔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叡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處許褚典韋龐德龐

清閻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辛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牽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目錄

廿一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桓鮮卑東夷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

周郁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疑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孫破虜討逆

吳主

吳三嗣王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王史論傳要

目錄

廿一

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綜

周瑜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璋寧凌

統潘璋丁奉徐盛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是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惔趙達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漢陽典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敷

晉書

卷之八

帝紀

宣帝

景帝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愍帝

元帝明帝

成帝康帝

穆帝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安帝恭帝

志

三才圖會

目錄

七

天文

地理

律歷

禮

樂

職官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卷之九

列傳

后妃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羊祜杜預 陳騫裴秀 衛瓘張華劉卞

宗室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荀頊荀勗馮統

賈充鄭彰楊駿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

王渾王濟唐彬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崇溫羨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

何攀

劉頌李重

向雄段灼閻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驥胡毋輔之畢卓王

尼羊曼光逸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皇甫謐孽庚東晉王接

三才圖會

目錄

七

郗詵阮种華譚袁胤

愍懷太子

陸機陸雲

夏侯湛潘岳張載

江統孫楚

羅憲滕修馬隆胡奮陶璜吉彦張光趙謙

周處周訪 八五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

張方閻鼎索靖賈疋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劉昆祖述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浚郭默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王導 劉弘陶侃 溫嶠郗鑒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孫惠熊遠王鑒陳頌高嵩

郭璞葛洪 庾亮 桓彝

王湛等素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

張憑韓伯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

裔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謝尚謝安 王羲之許邁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宜毛寶劉遐鄧嶽朱

序 陳壽王長文虞傅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

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顧和袁環江道車胤殷觀王雅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張軌張祚 涼武昭王

卷之十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

列傳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烈女

四夷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桓玄卞範之殷仲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柱曾杜歿王畿祖約蘇

峻孫恩盧循譙縱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石勒石季龍 慕容氏

符氏 姚氏 李氏

呂氏 慕容垂等 乞伏氏

秃髮氏 慕容德等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宋書

卷之十一

本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史 147-244



志

曆志

禮志

樂志

天文志

符瑞志

五行志

州郡志

卷之十二

列傳

后妃

劉穆之王弘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謝晦

王鎮惡檀詔何靖劉懷慎劉粹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桓祗

三十五

目錄

七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宗室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孔季纂羊玄保沈曇慶 臧燾徐廣傅隆

謝瞻孔琳之

蔡廓

王惠謝弘微王球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范泰王淮 王韶之荀伯子

武三王 羊欣張敷王微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王敬弘何尚之

謝靈運 武二王 劉湛范曄

袁淑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文九王 顏延之 臧質魯爽沈攸之

王僧達顏竣

朱修之宗慆王玄謨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蕭思話劉延孫

三十五

目錄

六

文五王 孝武十四王

劉秀之顧琛顧覲之 周朗沈懷文

宗越吳喜黃回 鄧琬袁觀孔覲

謝莊王景文 殷孝祖劉劭

蕭惠開殷琰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袁粲

明四王 孝義 良吏傳

隱逸傳 恩倖傳 索虜傳

鮮卑吐谷渾傳 氏胡

二凶 自序進宋書表

卷之十三

本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志

禮志

樂志

天文志

州郡志

百官志

輿服志

祥瑞志

五行志

二十一史論贊

目錄

十九

列傳

后妃

文惠太子

豫章文獻王

褚淵王儉

柳世隆張瓌

垣崇祖張敬兒

王敬則陳顯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呂安國周山簡周盤龍王廣之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江謐荀伯玉

王琨張岱褚炫何戡王延之阮韜

王僧虔張緒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高祖十二王

謝超宗劉祥

到撝劉峻虞悰胡諧之 蕭景先蕭赤斧

劉瓛陸澄 武十七王 張融周顒

王晏蕭詵蕭坦之江祐

江微何昌寓謝滂王思遠

宗室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

基 王融謝朓 袁彖孔稚圭劉繪

王奐張冲 文二王明七王

二十二史論贊

目錄

二十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 文學傳

良政傳 高逸傳 孝義傳

倖臣傳 魏虜傳 蠻東南夷

芮芮虜河南氏寇

梁書

卷之十四

本紀

武帝

簡文帝

世祖

列傳

后妃

諸子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柳惔庾闡文章叔

范雲沈約 江淹任昉 謝朓

王亮張稷王瑩

王珍國馬仙理張齊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宗史劉坦樂藹 劉季連陳伯之

王瞻王忘王峻王暕王恭王份張克柳惲蔡

尊江禱 大祖五王 諸嗣王

蕭景 周捨徐勉

范岫傅昭蕭琛陸杲

陸倕到洽明山賓殷鈞陸襄

裴遂夏侯亶韋放 高祖三王

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 袁昂

陳慶之蘭欽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張綱張纘張綰 蕭子恪

孔休源江革 謝舉何敬容

朱异賀琛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司馬駿到溉劉顯劉之遴許懋

王規王承緒翔蕭介褚球劉潛殷芸蕭幾

臧盾傅岐 韋粲江子一 張曠沈浚柳敬禮

諸王 王僧辨

胡僧祐徐文盛杜崩陰子春

孝行 儒林 文學

處士 止足 良吏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諸夷 諸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

侯景

陳書

卷之十五

本紀

太祖 世祖 廢帝

後主

列傳

后妃傳 杜曾明周文郁侯安都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程靈洗

黃法甌淳于量章昭達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昞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

陳擬陳詳陳慧紀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王冲王通袁敬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戴

沈炯虞荔 韓子高華皎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

沈君理王瑒陸緒

唐弘正袁憲

裴忌孫瑒

徐陵

江總姚察

諸王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蕭濟陸三顧野王傳粹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孝行傳

儒林傳

文學傳

熊曇朗周迪劉異陳寶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魏書

卷之十六

本紀

序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宗

顯祖

高祖

世宗

肅宗

孝莊

三帝

列傳

皇后列傳

道武七主

景穆十二王中

景穆十二王下

獻文六王上

獻文六王下

衛操莫含劉庫仁

燕鳳許廉張袞崔玄伯郁淵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四

長孫肥尉古真

穆崇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千李粟劉潔古

弼張黎

奚斤叔孫建

王建安同樓伏丘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

宿石等

于栗磾

高湖崔逞封懿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

賈彞薛提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崔浩

李順

司馬休之等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袁式

李寶 陸俠 源賀

薛辯寇讚鄺毓韓秀堯喧

嚴稜毛修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羅結伊馥乙瓌和其奴苟頌薛野諸宇文福

費于孟威 韋閻杜銓裴駿辛紹先柳亭

寶瑾許彥李斯 盧玄

高允 李靈崔鑒 尉元慕容白曜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趙逸胡方同等 李孝伯李冲

游雅高簡 游明根劉芳

二十史論評編要 目錄 五

鄭義崔辯 高佑崔挺 楊播

劉和蕭寶夤蕭正表 韓麒麟程駿

薛安都畢眾敬沈文秀張謙田益宗孟表

李彪高道悅 王肅宋开

郭祚張彘 邢辯李平 李崇崔亮

崔光 甄琛高聰 崔休裴延儻袁纘

劉藻傅永傅豎眼李神 裴叔業夏侯道遷

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

永基朱元旭 爾朱榮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盧同張烈 宋纘辛雄羊深楊機高崇

孫紹張普惠 成淹等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

勝侯莫陳悅侯淵 恭儁山偉劉仁之

宇文忠之 李琰之祖瑩常景

外戚傳 儒林傳 文苑傳

孝感傳 孝感傳二 節義傳

良吏傳 酷吏傳 酷吏傳二

逸士傳 術藝傳 烈女傳

二十史論評編要 目錄 五

恩倖傳 閹官傳 僭偽傳

劉涓子 司馬叔李雄

桓玄等 蕭道成蕭衍

張寔等 高勾麗等國

諸蠻夷 西域 匈奴

志

天象志 地形志 律曆志

禮志 樂志 食貨志

刑罰志 靈徵志 官氏志

北齊書

卷之十七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廢帝孝昭

武成後主幼主

列傳

宗室諸王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段榮

斛律金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賀拔允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高市貴庫狄迴洛庫狹盛薛孤

正史論評高安

目錄

三十一

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張瓊斛律羗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

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高乾封隆之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魏蘭根崔陵

孫奉陳元康杜弼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紘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暴連猛元景安獨孤

永業傅伏高保寧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儒林 文苑

循吏

酷吏 外戚

方技

恩倖

後周書

卷之十八

本紀

文帝

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正史論評高安

目錄

三十一

列傳

皇后傳

皇后傳二

邵惠公顥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晉蕩公護 齊煬王憲 文閔明武宣諸子

賀拔勝念賢

寇洛李弼于謹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王熙王思政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三聖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閻慶

尉遲廻王謙司馬消難 周惠達楊寬柳慶

蘇綽 李賢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弘梁

椿梁臺宇文測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毫高琳李和伊

婁穆楊紹王惟達奚寔劉雄侯植

竇熾于翼 趙善元定楊擲裴寬楊敷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鄭偉楊纂段承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目錄

十九

喬裴果

寇雋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蘇亮柳科呂思禮薛澄薛寔李昶元偉

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王褒庾信

蕭瑪蕭世怡蕭圓蕭肅大園宗慄劉璠柳霞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泉企李選楊乾運扶猛楊雄席固任果

儒林

孝義

藝術

蕭譽 異域

南史

卷之十九

宋本紀

武帝少帝 文帝武帝前廢帝

明帝後廢帝順帝

齊本紀

高帝武帝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梁本紀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目錄

三十

武帝

簡文帝元帝敬帝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宣帝後主

宋列傳

后妃傳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王鎮惡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朱修之王玄

謨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崩恩向靖劉鍾慶

丘進孟懷玉胡藩劉康祖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謝弘微 王弘傳 王曇首

王誕王華王惠王彧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

王懿到彥之垣護之張興世

袁湛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褚裕之 蔡廓 何尚之

張裕 張邵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十一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傳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劉湛庾悅顧琛顧覲之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沈慶之宗愨傳 柳元景傳

殷孝祖劉劭

魯直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齊列傳

齊宗室 齊高帝諸子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傳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傳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

圖周盤龍王廣之

荀伯玉崔祖思蘇侃虞悰胡諧之虞玩之劉

休江裕 陸澄陸慧陸杲

庾杲之王湛孔珪劉懷珍

劉瓛明僧紹庾易劉虬

梁列傳

梁宗室 梁武帝諸子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十一

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祥吉士瞻蔡道恭

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傳

張弘策庾域鄭紹叔呂僧珍樂藹

沈約范雲 韋叡裴邃 江淹任昉王僧孺

范岫傅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賀瑒司馬聚朱异顧協徐摘鮑泉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崩王琳張



彪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纘黃法苑

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

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隆

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良

魯悉達蕭摩訶任忠焚教傳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駁劉師知

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二十五史論贊要

目錄

三五三

沈炯虞荔傅綽顧野王姚察

循吏傳

儒林傳

文學傳

孝義傳

隱逸傳

恩倖傳

海南諸國

東夷諸國

賊臣傳

北史

卷之二十

魏本紀

魏本紀一

魏本紀二

魏本紀三

魏本紀四

魏本紀五

齊本紀

齊本紀上 齊本紀中 齊本紀下

周本紀

周本紀上 周本紀下

隋本紀

隋本紀上 隋本紀下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后妃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

二十五史論贊要

目錄

三五四

延六修吉陽男北干武衛將軍謂寔君秦王

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

烈宿咄傳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景穆十三王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衛操莫含劉庫仁尉古真穆崇奚斤叔孫建

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閭大肥奚收

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傳

燕鳳許謙崔宏張袞鄧彥海傳

長孫高長孫道生長孫那傳

千乘碑等傳

崔暹王憲封懿傳

古弼張黎劉紫丘堆娥清伊馥乙瓌周幾豆

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

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檢陸真呂洛拔薛

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頽宇文福傳

宋隱許彥刁離辛紹先韋閻杜鈿傳

屈遵張肅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彙寶璣

李訢韓延之衣式毛修之唐和寇讚鄭範韓

秀堯暄柳崇傳

二十史論贊要

目錄

三五

陸俟源賀劉尼薛提傳

司馬休之司馬於之劉昶蕭寶實蕭正表蕭

祗蕭退蕭泰蕭撫蕭圓蕭蕭大圖傳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傳

高允傳 崔鑒崔辯崔挺傳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襲李義深傳

游雅高閻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

駟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傳

王慧龍鄭義傳

薛辯薛真薛澄等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

孟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裴駿裴延雋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

仁基傳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眾敬羊祉傳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楊播楊敷傳

王肅劉芳常真傳

郭祚張奐邢辯李崇傳 崔光崔亮傳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

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諶李苗劉藻傳永傳

暨眼張烈李叔彪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

二十史論贊要

目錄

三六

基朱元旭傳

孫紹張普惠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耀劉

道斌董紹馮元興

表翻陽尼賈思伯祖瑩傳

亦朱榮等傳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鶴侯深

賀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

朗傳

辛雄楊機高道穆基雋山偉宇文忠之費穆

孟威傳

齊宗室諸王上

齊宗室諸王下

万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貴

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負文庫

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

律羗舉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列平步

大汗薩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曇顯皮景

和恭連猛元景安猛孤永業鮮于世榮傳伏

傳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齊恭尉景真昭庫狄

三十一

目錄

三十七

千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孫寧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峻

王紘敬顯傳平鑿唐邑白建元文通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邵惠公顯把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卷之二十二

列傳

周室諸王傳

寇洛趙貴李賢梁樂傳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王聖獨孤信實熾賀蘭祥叱列伏龜闕慶史

率權景宣傳

王靈王恩政尉遲迴王軌傳

周惠達馮景蘇綽傳

韋孝寬韋瑱柳蚪傳

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

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

三十二

目錄

三十八

吳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泉介

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傳

崔彥穆楊纂段永令孤整唐永柳敏王士良

傳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申徹陸通庫狄時楊荐王慶趙剛趙昶王悅

趙文表元定楊擲傳

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瑋辛慶

之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傑

劉瑋柳遐傳

隋宗室諸王

梁士彥元諸虞慶則元胄達奚長儒賀莫子  
幹史萬歲劉方杜彥周捶獨孤楷乞伏慧張  
威和洪陰壽楊義臣傳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  
李雄傳

趙嬰趙芬王韶元巖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

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嬰蘇孝慈元壽傳

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暎周法尚劉權

衛玄李景薛世雄傳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或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三

目錄

趙綽杜整傳

張定和張喬麥鐵杖權武王仁恭吐萬緒董

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傳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外戚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儒林傳 文苑傳 孝行傳

節義傳 循吏傳 酷吏傳

隱逸傳 藝術傳 列女傳

恩倖傳 僭偽附庸傳

四夷傳

隋書

卷之二十三

本紀

高祖 煬帝 恭帝

禮儀志 音樂志 律曆志

天文志 五行志 食貨志

刑法志 百官志 地理志

經籍志

卷之二十四

列傳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目錄

甲

后妃 李穆李敏梁肅

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

于義陰壽竇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盧慶則元

胄 高穎蘇威 李德林

河間王弘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高祖五子

趙嬰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

孝慈李雄張嬰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齊之

楊素 牛弘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雁見李安

長孫覽 韓擒賀若弼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

崔彭

杜彥高勸尔朱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

陳穎周搖和洪

盧愷令狐鼎薛胃宇文弼張衡楊汪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目錄

盧思道李元操薛道衡

煬帝三子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宇文述郭衍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綽裴肅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齋麥鐵杖沈光來獲

兒魚俱羅陳稜王辯

周羅喉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

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

柴毗陸知命房彥謙

虞世基裴蘊裴矩

宇文愷閻毗何稠 王劭袁充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客

裴仁基 誠節傳 孝義傳

循吏傳 酷吏傳 儒林傳

文學傳 隱逸傳 藝術傳

外戚傳 列女傳 東夷傳

南蠻 西域 北狄

宇文化及等傳

三十二史論贊新要

目錄

唐書

卷之二十五

本紀

高祖 太宗 高宗

天后 睿宗玄宗 肅宗

德宗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

志

禮樂志 儀衛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選舉志
百官志	兵志	食貨志
刑法志	藝文志	
表		
宰相表	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總論		
卷之二十六		
列傳		
后妃	宗室	三宗諸子
十一宗諸子		諸公主
李密	王世充竇建德	
劉文靜裴寂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雲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曾許紹程知節朱紹任		
瓌丘和	李靖李勣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		
李君羨	高儉	高儉竇威
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
馬周	薛收	劉洎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蕭俛

蕭瑀	姚思廉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		
芬	蘇世長韋雲起孫仗伽張玄素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朱濟上官儀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兢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諸夷番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璿張仁愿王		
俊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裴炎劉禕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韋見素		
張廷珪韋湊韓思復辛替否李	裴潯李中	
敏李甘	徐有功	白居易
五王	劉南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珣王	
毛仲	魏死忠韋安石郭震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姚崇宋璟	蘇環張說	魏知古張九齡
張嘉貞源乾曜		崔隱甫
宗室宰相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	
既濟傅師	王忠嗣	

宇文融韋聖楊慎矜王鉞楊國忠	李光弼	郭子儀	房琯	李泌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崔植崔俊	楊綰崔佑甫柳渾韋慶厚路隋	元載楊炎王縉竇參	李栖筠李鄘	劉晏第五琦班寵王紹李巽	關播董晉	張鎰武元術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段秀實顏真卿	李愬	馬燧渾瑊	陸贄	李晟	馬燧渾瑊	陸贄	韋臯張建封嚴震韓弘	段平仲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歸崇敬	鄭珣喻高郢	崔羣	賈耽杜佑杜牧杜悰令狐楚令狐綯	狐綯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鎛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杜黃裳裴均李藩韋貫之	劉昌	李光顏	裴度	牛僧孺李宗閔	竇羣劉栖楚柏耆	韓愈	劉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訓鄭注王涯買鏐舒元興	李德裕	李蔚	李珣	鄭絳朱朴韓偓	盧攜	鄭畋王鐸張濬	趙匡凝	王重榮	楊行密	萬仁厚田頔朱延壽	卷之二十七	列傳	忠義傳	孝友傳	隱逸傳	循吏傳	儒學傳	啖助	陳京	文藝傳	杜甫	方技傳	列女傳	外戚傳	宦者傳	馬存亮	酷吏傳	藩鎮傳	魏博	鎮冀	盧龍	宣武彰義澤潞	突厥	吐蕃	回鶻	沙陀	契丹	東夷傳張保臯	西域	南蠻	姦臣傳	叛臣僕固懷恩李懷光	叛臣李錡	道臣	逆臣黃巢	逆臣傅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

卷之二十八

梁本紀

太祖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周本紀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世宗

列傳

梁家人傳

漢家人傳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唐臣烏震傳

唐臣張憲傳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周臣傳

梁臣龐師古傳

唐臣元行欽傳

唐臣劉延朗傳

四七

死事傳

義兒傳

溫韜傳

郭延魯傳

王進傳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馮道傳

職方考

前蜀王建世家

十國世家年譜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宋史

卷之二十九

本紀

太祖

仁宗

哲宗

高宗

寧宗

瀛國公

卷之三十

一行傳

伶官傳

趙犖傳

張筠傳

范延光 附王彥珩

劉岳傳

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吳越世家

四夷附錄

四八

唐六臣傳

宦者傳

王建立傳

皇甫遇傳

司天考

真宗

神宗

欽宗

光宗

度宗

理宗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志 選舉志

職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藝文志

表

宰輔表 宗室世系表

卷之三十一

列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

后妃傳 宗室傳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彥

環王彥昇 韓令坤慕容延符彥卿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

章 折德辰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孫行友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藥

元福趙晁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承德王全

斌康延澤 趙普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

曹彬潘美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懷袁繼忠崔彥進

張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

思讓焦繼勳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

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

李穀咎居潤寶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

錫張鑄邊歸謙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

羽 張昭寶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

載李穆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音仲甫王沔溫仲

舒王化基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繼勳守一趙鎔周榮王繼英王顯

劉勳唐蒙王著王符楊昭倫魚崇諒張澹高

錫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羽王明  
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  
張勳石暎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  
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

內斌董逾誨賀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一

延通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

王旻劉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

繼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璠袁廓樊知

古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

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

與劉綜下哀許驥裴莊牛冕樂崇古袁逢吉

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  
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  
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

白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寇準 李沆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丁謂夏竦 陳堯佐宋庠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二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

訥孫沔 高瓊范廷召葛霸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達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鏞

王堯臣孫抃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偁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楨張叢直梁頴楊徽之呂文仲王著

呂結之澄慎修杜鎬查道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頴梅擊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

馬亮陳希亮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楊休祖士衡李

垂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

孫冲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汾杜杞楊暉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

素李虛已張傳愈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瑛楊日嚴李行簡

三十一 史論贊新要

目錄

五十三

章頻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禎趙賀

高觀袁抗徐起張育齊廓鄭驥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

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瓘滕宗諒李防趙湘唐肅張述黃

震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周渭梁昇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頴叔

劉元瑜楊告趙及劉澁王彬仲簡

楊億晁迥劉鈞薛映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

務 喬惟岳張彥重儼魏廷式盧琰

宋搏凌策楊覃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且張契

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

允恭秦義謝德權關日新靳懷德

李越王曾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克工珪

富弼文彥博 范仲淹純仁

三十二 史論贊新要

目錄

五十四

韓德韓絳韓維韓績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邵亢馮京錢惟演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

歐陽修劉敞曾鞏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

錢頭鄭俠

何剡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序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闢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
忠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劉文質趙鎰
劉平任福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
盧鑑李渭王果郭詒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
昭遠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操蒲宗孟黃履蔡珽王韶薛
向章案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五
常秩鄧綰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顥李參郭申錫傅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
瑜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
王宗望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
構張詵
沈邁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程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贊楚建中張
頴虛章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趙高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允沈立張揆張燾俞允劉瑾閻詢葛
官
張田榮諲李載姚渙朱景李琮
朱壽隆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彛 熊本蕭注陶弼林
廣
种世衡 司馬光呂公著
范鎮 蘇軾 蘇轍
卷之三十二
列傳
呂大防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傳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六
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承
元降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
溫益
孫覺李常孔文仲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
覲馬賦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夫孫
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翥吳時李玘阮吳師禮王漢之黃廉朱服
張舜民盛陶孫升韓川龔開臣鄭
穆原且喬執中

傅楫沈疇徐勛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  
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郝質賈遠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  
燧劉舜卿宋守約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閏郭成賈  
崑張整張蘊王思楊應詢起隆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遠林揔管師仁蒙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  
野曹轉載南仲  
何臬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  
僅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鹵  
沈鉢路昌衡謝文確陸蘊黃寔姚祐樓昇沈  
積中李伯宗汪澥何宗業祖洽時彥霍端友  
俞臬蔡蕤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  
符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盧策郭知章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曷宋喬年  
強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七

根任諒周常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  
慶 李綱 宗澤趙鼎  
張浚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懋張所陳禾蔣猷  
韓世忠 岳飛 劉錡吳玠吳玠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皐胡閔休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  
鄭剛中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朱倬王倫尹穉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程汝文  
王庶辛炳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張九成胡鈗廖剛李迥趙鼎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在濟良貴呂本  
中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八

向子謹陳昭陵盧知原陳楠李璆李朴王

庠王永

衛膚敏劉一吐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文修蔡

崇禮

章誼韓肖胃陳公輔張翥胡松年曹勛李植

韓公喬

何鑄土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

羅汝楫蕭振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

張闡洪擬趙達

三才史論輯要

目錄

五九

張翥黃中孫道夫會幾勾濤李彌遜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陳康伯梁克家汪徹葉義問蔣芾葉頤葉衡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劉珙王蘭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

彥穎范成大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翰杜莘老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蒙胡沂唐文

若李燾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沈莫濠周

淙劉章沈作賓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趙汝愚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駿黃輔膺

體仁

胡紘何澹林梁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鏗謝

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三才史論輯要

目錄

六

余端禮李壁丘宥倪思宇文紹節李紱

鄭穀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為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

宋德之楊大全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煥柴中行李孟傳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汪若海張運李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

卿劉頴徐邦憲

李宗勉袁甫劉黼王居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吳昌裔汪綱陳必王震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樊樞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湯壽將重珍牟子才朱貌孫歐陽守道

孟珙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

陸游方信孺王栴

趙汝談趙汝謙趙希館趙彥响趙善湘趙與

惟趙必愿

三十一

續要

目錄

六十一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馬廷鸞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詔危稹程公

許維必元王遂

吳澗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頴冷應徵曹叔

遠王萬馬光祖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奏謝方叔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煥章鑑陳宜中

文天祥

宜縉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

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

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韓

王伯大鄭寀應傑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

張礪馬天驥朱炯饒虎臣戴慶炯皮龍榮沈

炎

楊棟姚希得包焮常挺陳宗禮常林家鉉翁

李庭芝

林敷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

程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澤陳頊趙與應李

大同黃當楊大異

三十二

目錄

六十二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夔觀洪天

錫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

仁危昭德陳塏楊文仲謝枋得

循吏傳 道學傳 文苑傳

忠義傳 孝義傳 隱逸傳

烈女傳 方技傳 外戚傳

宦者傳 佞幸傳 姦臣傳

叛臣傳 世家傳 周三臣

外國傳 蠻夷傳

卷之三十三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志

管衛

閩考

百官

禮志

樂志

儀衛

食貨

刑法

目錄

本三

表

世表

皇子表

公主表

皇族表

外戚表

遊幸表

部族表

屬國表

列傳

后妃

義宗平王隆

李胡喜隱

順宗

晉王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

律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

知古耶律觀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首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劬古耶律魯不

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

昱耶律捷烈

耶律夷虜芍蕭海瓊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刑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袞蕭合卓耶

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

目錄

六函

律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耶

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捷漂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

奴瓜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

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憂履牛溫舒杜

防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益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達



質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祿大康又

耶律庶成楊首耶律韓留楊倍耶律和尚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隱蕭塔刺葛耶律敵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僕里篤

蕭奪刺蕭會連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

撫蕭韓家蕭烏野

蕭思蕭迂魯蕭國玉耶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

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古弘古耶律馬六滿滿湖耶律適祿耶律

悲奴

陳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馳耶律大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

樂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寶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

徽王觀耶律喜孫

蕭元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嚴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捷不也蕭捷

不也蕭忽古耶石柳

耶律家士蕭得旦底蕭酬幹耶律重奴耶律

木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觀

文學傳 文學上 文學下

能吏傳 能吏 卓行傳

卓行 烈女傳 烈女

方技傳 方技 伶官傳

宦官傳 宦官 姦臣傳

姦臣 逆臣傳 逆臣

高麗西夏系治 國語解敘

金史 目錄 本紀

卷之三十四

本紀

世紀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

哀宗 世紀

志

天文志 曆志 五行志

地理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志	兵志
刑志	食貨志	選舉志
百官志		
表		
宗室表	交聘表	
卷之三十五		
列傳		
后妃	宗室諸王	
石顯桓赫桓散達烏春溫效蒲刺臘酷鈍恩		
留可阿疎		
下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七
奚王回鹮保		
歡都冶訶骨赫訛古乃蒲查		
太祖諸子		
撤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盧火五扎忽闌母宗敘		
婁室銀木可		
阿離合邁宗雄希尹	宗翰室望	
左企弓盧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太宗諸子	宗弼張邦昌劉豫捷懶	
劉彥宗劉寧劉咎劉仲誨劉頊時立愛韓企		

先	宇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	磐阿里補	郭藥師
蕭仲恭高松	移刺溫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		
禮納合椿年祁宰		
撒剌特斡益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高慎白彥敬張景仁		
世子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八
烏延蒲爾里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福安禮穆刺		
道	蘇保衡等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繼改等	
趙興祥石抹榮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虛孝儉盧康李		
偲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守

送

移刺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幹特刺程輝劉

璋董師中王尉馬思迪

梁襄

賂伯達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

賀楊庭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柏元劉

幾康元弼移刺益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六九

徒單鑑賈玄孫鐸孫卽康李革

孟鑄宗端修完顏閣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

筠壽

張煒高竑李復亨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字木魯

德裕烏古論慶壽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

顏佐

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與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寓

幹勒合打

程家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

湯任雄蕭賈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張暉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木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昂侯擊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七十

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蓋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盡尉忻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靖安民

郭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張天綱完顏仲德

世戚傳 忠義傳 文藝傳

孝友傳 隱逸傳 循吏傳

酷吏傳 侯倖傳 列女傳

宦者傳 方伎傳 逆臣傳

叛臣傳 西夏傳 高麗傳

元史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三十一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曆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樂志

祭祀志 輿服志 選舉志

百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表

后妃表 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諸公主表 三公表

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傳 良吏傳 孝友傳

隱逸傳 列女傳 釋老傳

方伎傳 宦者傳 宗祿傳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三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一

史記

漢 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五帝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性性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雜士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一

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夏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

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二

音八

畢在鎬東南杜中秦城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秦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莒婁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始皇二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

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徼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三才史論 輯要

卷之一

三

三言序九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救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救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救小人以德故救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救矣秦政不改及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救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登長陵

呂后惠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三才史論 輯要

卷之一

四

三言七

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厚厚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太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是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武帝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一 五 三百十六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漢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

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毋與師

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

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

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

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一 木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

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

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

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

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

據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終

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腫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弁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蓋出晉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七

三八二

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與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望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八

三七九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壇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  
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  
從討伐軼於三代鄰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  
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  
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九

三八七

大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  
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衷有德也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  
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  
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  
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  
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  
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屬門太原以  
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

既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殺泗溥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  
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  
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借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  
州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  
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  
謀為滯亂大者叛逆小者不執于法以危其命殞身  
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

四六

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  
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  
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隄塞地利疆本  
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  
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  
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末寧爰及苗稷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世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始終表見其文頗有所不蓋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卷之一

十一 三九五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閭越擅伐東既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卷之一

十二 三五十三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書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攬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人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親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親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親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三王史論齊要

卷之一

十三

三十九

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三王史論齊要

卷之一

十四

三十九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奮興秣鳩先淖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十一十五 三十三

時難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十一十六 三十四

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名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就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十七 三十三

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  
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  
興功美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

世家

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  
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匪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  
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  
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  
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  
豈非召公之遺烈耶

曹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倍負羈乃乘軒者三  
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  
者哉如公孫疆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十八 三四

陳杞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與

衛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九

三十三

宋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雙活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若身隸思終滅疆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感得乎

鄭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矣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選其母倡也嬖於悼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二十

三十三

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說故誅其貝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魏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親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孔子

遵厥兆祥云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總叙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廢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

三十一

卷之一

三十一

以美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言石闕唯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之六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楚元王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齊悼惠王

上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三十三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于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閻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國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上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三十四

陳丞相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剖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稜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

卷之一

二十五 三 年五

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闡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

史記

漢 太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譏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與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贈軼詩可異焉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伐征代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麗消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

行能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類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二

卷之二

四

三十一

樗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茂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皆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穰侯之臣乎

白起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合取容以至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二

卷之二

五

三十一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夫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潛長平兵四十餘萬衆耶戰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臣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故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羸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輕去就又英然自失矣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  
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毒敗亡  
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緇矣孔子  
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二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  
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  
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  
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  
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至上之缺特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劓列矣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  
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  
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  
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脈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二

九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卿者相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  
囚身被刑教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  
以滅國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三才論贊

卷之二

十

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儂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于項羽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三才論贊

卷之二

十

樊噲鄼商夏侯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勝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瑣曆何哉  
周昌木彘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韋丞相等傳

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臣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二 三十三  
項籍而引軍於葦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傅寬斬欽周繆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表盎晁錯

太史公曰表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五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臣故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濶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扁鵲舍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舍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四

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舍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逾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隲龜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豨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管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五

斯鞠躬君子也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季布樂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塞禁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列傳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即切當世之文而罔衷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六

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殃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繻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甲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七

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效丞相平原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節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大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置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

三正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八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今作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殫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還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

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夫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揃割分二方卒為七郡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

三正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九

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上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辟之計謀為畔逾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

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效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會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程公有言始程公為廷尉賓客闕門及麻門外則故雀羅程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程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二

二十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圖雕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聞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

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

段于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問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

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

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尾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

滅亡其事至微澁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

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

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

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

大經約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令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二

二十一

四十五

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乎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文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十三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懸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十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十三

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今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十四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棘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量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寧成之屬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恃有也太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十五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驕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于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窟窟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卷之二

二十六

倭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倭幸孝惠時有閭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倭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故孝惠時卽侍中皆冠鷄鵠貝帶傅脂粉化閭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鄒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鄒通無伎能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日者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又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時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

卷之二

二十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方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十三龜而武

壬有廖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途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禳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卷之二

二十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蕘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能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耿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繼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  
金錫連丹砂犀璆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旆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故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卷之二

三十一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縑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里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  
之民乎

自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卷之二

三十一

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  
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  
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曷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諛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二十五史論贊卷之十一

三十三

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太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靈遠曰孔子之  
前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二十五史論贊卷之十一

三十三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

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三十四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

前漢書

漢 蘭 臺 令 史 安 陵 班 固 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  
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  
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  
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  
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  
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  
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惠帝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后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景帝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逾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宣帝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爭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卷之三

四

常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成帝

贊曰臣之姑克後宮為婕妤好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一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克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竊劇饗國不末哀哉

平帝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出衷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并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卷之三

五

表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思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銷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於五伯間閭偏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隸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六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衷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臬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庠阨隘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鉢之言然天下為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

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嫻笑三代滋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疋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蓋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淮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七

四百十一

之陽亘九疑為長沙諸侯北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溢荒越法大者啖孤橫途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  
三百七十一

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鑒戒焉

王子侯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土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未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滅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萬原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士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金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賓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  
九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太孝之隆於是爲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用金傅子繼翁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肆死  
爲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  
之侯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一 三百八十三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書稱蠻夷師服詩云徐方既休春秋列滌子之爵  
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  
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

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  
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  
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  
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  
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  
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  
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授  
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一

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  
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  
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  
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  
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晉曰非劉氏  
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  
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  
卒用廢黜是後薄昭寶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  
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寢廣博矣是以別而叙之

百官公卿表

易叙宓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宓  
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  
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勾  
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  
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  
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  
稷播百穀高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  
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  
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二

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  
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  
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  
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  
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  
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  
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  
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  
亂戰國並爭咎變異秦無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  
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

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  
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温故知新之義云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  
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  
考庠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  
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三

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  
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  
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  
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  
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  
之要略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終



漢 蘭 臺 令 史 安 陵 班 固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志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一

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二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饗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羨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漢興樂家有制氏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菁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三

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 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

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慝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懼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五斤刀鋸其次用錯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漢典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摟摠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訖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甲

五

俗易更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食貨志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野有餓殍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下次矣

郊祀志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目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呂土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宛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六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潤涸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道背火

抱理重颯迅雷風祆恠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虛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

卷之四

七 三百九十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虜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道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彞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釐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太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凡此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孔文王演周易周道徹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地理志

卷之四

八 三百八十六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壘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壘定壘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  
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  
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  
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  
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壹之庫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  
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  
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宜寃故輯而論之終  
其本末著于篇

溝洫志

三十史論贊要  
卷之四

九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乘舟泥行乘橈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醜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  
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  
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川

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畢  
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  
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宅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  
甚多然其足數也

溝洫志二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  
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  
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藝文志

三十史論贊要  
卷之四

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列傳

陳勝項籍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闔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一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一

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迨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迫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固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問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能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鋌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口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隨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三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魏豹田儋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序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韓信英布彭越盧縮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滅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四

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劉賈劉澤吳王濞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于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劉交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典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季布樂布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容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尼奴僂苟沾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樂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樂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高五王

贊曰悼患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

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附益阿黨之法設其

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蕭何曹參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及若婦人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投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噲鄒商滕公灌嬰傳寃周繆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給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張蒼周昌趙堯仕教申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七

三百六十七

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蒯通伍被江克息夫躬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駕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警誅矣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八

三百六十八

禍敗多矣昔子蠶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詔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壘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敞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圻君子譏之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亦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于史論贊要

卷之四

十九

三百五十九

爰登電錯

贊曰爰登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反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電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賄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着于篇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親訕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易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贊曰春秋魯滅孫達以禮諒君君子以為有後賈山自下劇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策策而各名顯金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重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足故古人以寘安為鳩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孝漢興至於孝乎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

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李廣蘇建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五

五

衛青霍去病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有謂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豈子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庠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與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司馬相如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伯如雖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所與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五

五

公孫弘十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選困於燕齊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碑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閻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典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莚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丙吉字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二十史論衡解要

卷之四

三三

三十一

張湯

首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  
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  
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  
世履道滿而不溢質之陰德亦有功云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

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  
世奸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戎終如其言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矧也業因  
勢而抵阨稱朱博駁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騫李廣利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  
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二十史論衡解要

卷之四

十四

三六

司馬遷

贊曰自右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  
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  
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據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低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  
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慾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五十五

武五王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衰哉此不唯一江克之辜亦有  
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  
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  
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  
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  
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  
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暴骨長城之下頭廬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  
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

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  
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  
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  
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邊亂原因衰激極道迎  
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

賈捐之嚴安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五十六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  
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爵尊而  
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  
之恨哉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客首陽為拙柱下  
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  
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  
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剽故詳錄焉

公孫賓字子敖楚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萬  
年鄭弘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  
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

三十更論贊輯要

卷之四

二十七

三十八

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適所  
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  
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  
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  
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  
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金進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質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  
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

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  
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憑議公卿  
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  
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  
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  
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  
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三十更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三十八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  
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于外斬  
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  
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敞之義著于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  
遠之有

霍光金日磾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推

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誅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國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克國辛慶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五九

三三五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鄧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克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脩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脩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誼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勇不自收歛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鯨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適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三

三三五

王貢兩龔鮑宣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馬貞而不諱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

唐尖 韋賢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  
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臣衡改郊兆  
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  
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  
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  
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  
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  
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象  
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  
虛虛哉

睦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為壽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  
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者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睦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  
夫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  
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  
能欺延壽屬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  
功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緣  
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靖之

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說不經好為大言王

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母將隆何金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于朝雖詩所謂國之司  
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  
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汗於冀州孫寶撓於定  
陵况俗人乎何金之節亞尹翁歸云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



及至謀泄隙開詭邪構之卒為便嬖官豎所圖哀哉  
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  
社稷臣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劾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哀哉譏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  
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  
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劾弟亦云悲矣

宣元六王

三史論贊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三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  
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聽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萇辜賢玄  
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  
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  
勝其任乎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  
重矣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  
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  
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  
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  
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  
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  
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朱博

三史論贊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三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所在而  
在為世史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  
能舉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  
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願  
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翟方進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  
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  
有責育矣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

夫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取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挾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求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黃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楊雄

贊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

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儒林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何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執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者後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夫及至孝宣繇及陋而登至尊與于間閭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三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適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謹君子之遺風矣

酷吏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用密事叢寢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三八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荊棘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射獵未祭且網不布于樹澤鷹隼未擊罾弋不施于溪澗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罷藁澤不伐天鰐魚鷹郊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謹於開實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塍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二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二千更論要

卷之四

三九

四百十一

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 游俠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侯者又六國之舉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 倭幸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閣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成父子金爲公卿可

二千更論要

卷之四

四十一

三百六十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傑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跽足不疆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繼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者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匈奴

贊曰書戒蠻夷稍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又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二十史論衡卷之四 卑一 三百九十二

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

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賈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二十史論衡卷之四 卑一 三百六十一

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陀豈古所謂招撫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

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疆  
盛故能賄犀布瑋羽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  
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蒲稍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  
外固殊方異物四方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與造甲乙之帳  
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蓂莢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

二十史劄記

卷之四

聖

四百七十一

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揮酒酤  
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  
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  
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皆旃屬而不能

漢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  
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  
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外戚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  
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二十史劄記

卷之四

聖

三百五十六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大折不辜而家依託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  
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

秦國六十餘載群第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  
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  
以授奔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五

三百七十一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  
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貴庶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壽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為虛丘壠幾滿官備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  
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聲餘分  
閭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敘傳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藉故雖堯舜之  
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  
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六

一頁半

朱宣城太守順陽范畢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光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  
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  
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  
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  
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一

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  
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  
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  
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明帝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  
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

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  
雖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  
乎

章帝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  
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  
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  
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  
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二

者數千百所為呼懋哉

和帝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  
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  
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  
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安帝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  
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  
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銜以答天肯既



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順帝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稱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桓帝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倚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行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掛流彘亦不可得已

三

卷之五

三

靈帝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敵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獻帝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實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皇后紀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累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

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龐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莫不定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

上家嬰縲綬於圖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

蹈不息焦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

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

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

見則係之此紀以繼西京外戚云爾

郭后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

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贊

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

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

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

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志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

寵黨威至乎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

三

卷之五

四

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鄧后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欲祗於虛器直生懷德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感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敦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郵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閭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后紀總論贊

卷之五

五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實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志

律曆總論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極皇極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

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

立曆數天難謹斯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六

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尠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禮儀志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祭祀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

三才論贊

卷之五

七

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

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尖所難以為誠矣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

三才論贊

卷之五

八

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耳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撓徹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視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

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金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三才論贊綱要

卷之五

九

### 郡國志

贊曰衆安后載政治區分戾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分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載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明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

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 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

三才論贊綱要

卷之五

十

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為之盡其情也弃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

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  
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  
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  
退德盛者緝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  
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  
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  
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  
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謙以貨  
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

千史論義

卷之五

七

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  
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儻大武大夫臺門旅樹  
反玷繡黼丹朱中衣鏤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  
也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  
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  
亂兵革益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濠藻稅降及戰  
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  
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鞶以相夸上爭錐  
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  
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

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  
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  
千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列傳

劉玄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  
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  
分之一而旌旆之所搗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  
頓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千史論義

卷之五

七

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  
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  
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  
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子孫哉劉  
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  
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  
歲月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  
也

隗囂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吏窮廟策竭征徯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豈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噬乎

公孫述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七

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迷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慕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與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齊王縉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志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故卒以顯義若此

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李通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汗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難即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來歙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七

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李王鄧來總贊

贊曰李鄧豪贖合家從識少公雖字宗卿未驗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鄧禹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

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柳邑兵散宜陽視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訓鄧騭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騰惺兄弟委速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

三十一史論精義

卷之五

十五

晉書

以泣而辭燕也

寇恂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馮異岑彭賈復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相人之名違

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吳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方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臧宮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重紆紆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於山西既定咸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質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漚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乘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弇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尅

三十一史論精義

卷之五

十六

晉書

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彼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恭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窮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二十史論粹輯要

卷之五

十七

三百五

祭彤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穢俗徵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肯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邳彤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

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二十八將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策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

二十史論粹輯要

卷之五

十八

四百

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金列則其蔽未遠不得不  
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  
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  
莫不終以功名廷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  
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七

之次云爾

竇融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際  
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執之  
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  
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  
無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憲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  
大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長將豈非以身

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  
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靄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  
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蒙  
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  
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  
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  
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  
塵者亦何可支哉

馬援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十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隅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  
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卓茂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授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特  
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

表間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宋弘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淮之風乎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三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勒趙惠牟融韋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孺慕徐冠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惠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宣秉王良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要荷新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谷其清人君高其節

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諂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論曰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馮衍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三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鮑永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郎顛裹指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裹指能仰觀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故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張堪廉范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樂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恕以發其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三

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郭伋蘇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

贊曰伋牧胡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軻

樊宏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筭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

用夫道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朱浮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賈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李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嚴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馬得長者之言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三

周章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梁統梁商梁冀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

能以愚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曹褒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枚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

下更論贊要

卷之五

五

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革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乎

鄭玄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彫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興賈逵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爲諸儒宗亦徒有

下更論贊要

卷之五

五

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佚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成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麋以罪作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桓榮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金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手七

狗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勤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張宗法雄勝撫馮緄度尚湯璇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締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見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墨盈

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宜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庸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條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脩已以致祿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白之菽井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于祿以求養者足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手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畜神養福

班固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藉之作大義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臆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  
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  
也彪因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  
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  
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  
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  
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  
皇命固迷世紛

第五倫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五九

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  
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茲韋  
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  
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  
言也

鍾離意寒朗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  
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寬獄篤  
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說本於諫  
爭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  
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  
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  
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光武十王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既  
怨詛荆亦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朱穆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  
著絕交之論恭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  
義詩載讎朋之語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特  
濟其益紓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  
者之方焉至乃田寶衛霍之游客廉頗程公之門賓  
趨向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或敵侯生豫子

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廢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何敞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馮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表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勅姦回之偏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

二千史論贊要

卷之五

三

鄧彪張禹徐防張敘胡廣

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行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違遲於岐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晏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表安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那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那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表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滅罪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郭躬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又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班超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受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璠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邵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華易時敵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較飲化連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遷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煦戈陳俎參差

卷之五

三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紵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山崇儉楚衣服成在窮賒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徵滅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今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宜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孝明八王傳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十萬馬后爲言

卷之五

三



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 龐參橋玄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屬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三才論贊卷之五

卷之五

三才

### 崔瑗寔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肯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幼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龜錯之徒不能過也

###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邗有道則仕邗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

幼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見其

舍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

三才論贊卷之五

卷之五

三才

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際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稿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黃憲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遂去此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三才論

卷之五

三

周熒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其是堙賤

楊震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率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韋平方之

茂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章帝八王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張皓王龔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三才論

卷之五

三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於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張王种陳

贊曰安儲遺諸張卿有請龔糾便佞以直為肯二子過正理車堙并种公自徵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李雲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責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街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杜欒劉李劉謝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慷慨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子史論贊要

卷之五

三九

臧洪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既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笑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虞詡傳樊蓋勳臧洪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張衡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幽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馬融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資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

子史論贊要

卷之五

四

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論曰意氣之威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侍全人哉及解刑衣窳颯越潛丹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頽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狂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

屢華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聖

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佐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美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

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宜其智力惟懼容其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猷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聖

偷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荀爽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

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苟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陳寔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閣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憊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三十一史論精要 卷之五

聖

李固杜喬傳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之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

節之觸禍耻夫覆拆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杜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吳佑延篤史弼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頑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于讓則委位故于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依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

論曰自鄆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斲其泣矣何嗟及矣

陳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愾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四十五

三十一

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忘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王允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敵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礙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徂詐及其謀濟意

從則歸成於正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五終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四十六

宋宣城太守顧陽范暉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黨錮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敷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未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一

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决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縉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今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今行私度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耻見纓綈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特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二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表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棄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半脩因上書  
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行逃遁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詒城門校尉  
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卷之六

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  
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  
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  
者也張儉岑晸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  
及及者言其能道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焉  
胡毋班秦周藩喬丁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收人  
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  
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  
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  
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裏為八及  
刺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  
太僕杜豸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  
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卷之六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末昌太守曹  
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  
居其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  
與與諷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  
此以下皆得解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  
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  
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三君八  
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平篇

李膺范滂

論曰李膺振振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  
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  
感榮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  
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卷之六

五

張儉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  
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  
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楨城委辭破族屠身蓋數十  
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  
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郭太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  
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

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  
不能絕也

竇武何進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  
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聞豎身死  
功頹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  
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孔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  
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  
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  
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囷委曲可以  
每其生哉悼悼焉嗚嗚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  
乃越河冀開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  
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  
仁爲已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  
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

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未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邈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疆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皇甫嵩朱雋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曠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七

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提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願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董卓

論曰董卓初以魁闕爲情因遭崩刺之勢故得蹈藉彝倫裂裂畿服夫以列肝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劉虞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稿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八

雄之隙舍諸天運微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袁紹劉表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途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不和慢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之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劉焉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固亦  
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素先圖尚可與歲  
時推移而遞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  
則恐吁哉

表術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  
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  
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  
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借稱歸將安所容哉

循吏傳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九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  
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  
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  
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  
事共以手迹賜方圓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  
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  
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  
莫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

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史事刻深亟以謠

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

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

興之美蓋未書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

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

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

感物而行化也邈鳳廷薦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革

前世張趙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

禁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十

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  
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  
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  
不撓之威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  
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穿漂  
血十里致漏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  
也哉若其揣挫強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  
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

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姪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酷吏傳二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刺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恭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

卷之六

十一

君嶺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瞭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表安未嘗鞠人減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成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宦者傳二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自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義矣至於累起宦

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

暉於門閹肌膚莫傳於衆體推情未鑒其敝卽事易

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

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

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或借舉員良先將薦譽非直苛恣凶德止於暴橫而

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勿迷替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詳利既滋朋徒日廣五臣抗議必漏

先言之間至成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

屈杜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六

十一

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儒林傳二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俱俱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六

十三

文苑傳

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獨行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夫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

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大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悍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奸幽明共心而美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方術傳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六

十四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闢扇於明靈之府封騰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曰者擬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執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馬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識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垂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十五

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料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樊英傳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然刺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以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

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未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精神蕙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蠻夷不聞蠻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十六

方術傳

贊曰幽眈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說實華玄奧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頌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桀或庇物以深其潛然觀其甘心吹竄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經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蟬蛻罽埃之中自致寒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  
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  
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受

二十五史論贊補卷

卷之六

十七

論今

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  
德稍衰邪變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 高鳳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  
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  
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陽洗耳耻聞讒讓孤竹  
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耽

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  
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  
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  
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  
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  
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  
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二十五史論贊補卷

卷之六

十八

論今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 東夷總論

論曰昔箕子違衰廢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回頭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  
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  
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  
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投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  
子曰法今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

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南蠻西南夷

論曰漢自征代戎夷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番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斲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

卷之六

十九

物沈沙樓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官擘焉又其寶燦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獲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徵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

論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狁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夫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志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雲頂川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而賜龜綬後

卷之六

二十

服則繫頭頰而繫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絕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親代而精文善法導遠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擬  
生神述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  
騫翫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赦崇  
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  
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舉其  
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  
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二十史論衡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一

言午

大道通矣

南匈奴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  
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侯列郊甸  
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  
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顛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爲邊衛罷開徼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  
停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  
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  
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迎屬金幣載道  
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  
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徒幽并之民增  
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  
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  
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  
北狄之衝奉蕃稱臣未爲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  
納焉乃詔有司問北鄙擇肥美之地置水草以處之

二十史論衡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二

言午

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  
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警禦既深互伺隙控弦抗戈擬望風塵雲屯鳥散  
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寶憲耿夔之徒  
前後並進皆用果諳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  
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阮十角拮闐  
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而  
乃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

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笑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奔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說為常俗終於吞噬仲卿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烏桓鮮卑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躡頰凶桀公據遼西之士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間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足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二十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 三國志

晉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安漢陳壽撰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魏書

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踞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鞏楚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一

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空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后妃傳二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漢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鑿往易執於斯為美追觀陳蔡之議校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董卓袁紹章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章紹劉表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卷之七

二一

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膺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含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廢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肯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途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投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含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勁勞奕德薄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卷之七

二一

三百五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總總榮位如斯曹未聞臣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美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

能第矣田疇抗節王脩忠禎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玠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那顛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那顛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寂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四

三百四十一

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五

三百四十七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鑿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清

關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清不憚

伏劔而誠感鄰國閭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裂焉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黠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垂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傳解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卷之七

六

三頁五十五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企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擬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廬毓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廬久居斯位矯宜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君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疚矣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卷之七

七

三頁五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祭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恭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番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應禍難變如祭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闡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達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卷之七

八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慶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遷造與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推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先主

卷之七

九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撥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評曰後主在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季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望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  
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  
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季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  
公飛義釋嚴顏企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  
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擊壯

猛坐作爪牙其灌藤之徒歟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  
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笑然不以德素稱也儻之  
魏臣統其荀或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  
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糜  
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  
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

謂一時之才士矣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  
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  
薛之流亞矣

劉封彭羸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羸廖  
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  
當官顯劉琰舊任益咸貴重覽其舉措述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膺斂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斂尹默李譔護周

卻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樂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十一 三百廿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卻正文辭繁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于篇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操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驕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吳書

傳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十三 三百十二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犖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墮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孫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



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  
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墮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榮感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于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諛諛者進僱用其民窮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四

三百廿一

淫極侈宜胥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  
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  
此諸孫或贊典初基或鎮據邊番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寒方直動不為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五

三百廿八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  
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  
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  
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  
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紘嚴畷程秉闞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  
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  
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坐禁蹈允有

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  
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  
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  
諷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尤當

故載錄焉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

潘璋丁奉徐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六

三百廿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  
潘璋之不脩權能志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  
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  
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  
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  
遇之時殊也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子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  
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  
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  
庶于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  
儻遇飛禍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訪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  
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緩靜邦域者也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七

三百卅一

岱清恪在公周飭諭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  
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軒子獲譏毀名云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  
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吳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典事業者也儀  
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碎之  
廣夏其穰稼之佐乎

吳範劉惔趙達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十八

三百六十六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美役  
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  
觀况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禰之有哉滕胤厲備  
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危之理也  
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或之說誅夷其空矣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  
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  
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當次之華覈文  
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  
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  
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十九

一百五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帝紀

宣帝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  
亂無常與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  
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宣  
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績治武以稜威用人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八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  
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  
矜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闔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噬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八

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方背時而動難為功况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未啟時實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  
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史臣曰世宗以敵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  
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  
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  
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  
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國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

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  
代勞以治易亂絕繚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  
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  
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  
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  
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美於深衷斷雄  
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德虜削迹  
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二

積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親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  
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逾  
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  
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  
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楊駿豺狼  
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

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

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

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

失德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

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撥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

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善始於初而垂令終於末所以廢勤史策不能無

慷慨焉

惠帝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適宵人褻

以共叔帶並興襄后與大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

帝當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潯

陽之流淫隨之音寧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

可諱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四

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弊  
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  
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鏡  
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  
知其子也

懷帝愍帝

史臣曰懷帝承胤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  
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翫墜三山鯨吞九服隳入

卷之八

五

金商穹居未央園顯畫什方趾咸儻大夫反首徙我  
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滅

元帝明帝

史臣曰維揚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  
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虜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  
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  
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  
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涼其  
除燼有苦秋原去縷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闕關  
義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

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  
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康帝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愆庶情猶  
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  
之地政出涓陽聲垂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陪危京華  
無教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  
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  
繫于苞來且賴陶公之力古之疾服不幸臣家天子  
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導  
之門飲衣前拜豈魯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  
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卷之八

六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  
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  
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為君而  
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  
所謂柔弱勝剛疆得盡於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上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

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驥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  
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  
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  
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  
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劔岫  
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  
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  
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  
乃眷疆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桂旆天  
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登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七

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雷刑之負自走  
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閔人許榮馳書詣關  
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途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  
於長夜雖復目明表夢安聽神言而全行頽弛抑亦  
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  
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帝恭帝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金傾  
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此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  
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襲勢踰

騏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  
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  
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  
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  
之自然觀其播落人有爲之流連者也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  
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八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  
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  
三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  
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  
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  
代縣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  
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  
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死咸甘石之說

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文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住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 地理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嶠山而鐫勒覽會城

### 卷之八

### 九

以爲甌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乘梓輦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未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 律歷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嘗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義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

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載亂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鶻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螿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

### 卷之八

### 十

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緝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



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日顛項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章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來心筭諫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金臣如此之妙也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一

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出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番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際光闡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曾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體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沫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際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網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豈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一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管洛陽南委栗山以為圖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禘紳為之網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宜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携縑素武皇帝亦初于冠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典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涉近世之流弊創于齡之英範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  
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已出  
而有司或隳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  
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清和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  
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  
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  
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鄧聖人功成作樂化乎裁曲  
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觀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三

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  
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  
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真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  
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番則六卿分

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入弗虛

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舊舊  
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

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  
魏初凶讎通於秦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

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與而復毀厥號彌繁及  
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

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十四

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平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乘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啟其心臥龍飛鴻

方金擬壁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琴及設三部有熊渠吹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乘茲奮異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  
元南金北鏡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阜衣纁裳  
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  
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  
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絲頰丹班次  
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

卷之八

十五

兼鞞珮銜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  
名百物補緝四維躡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  
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  
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韞  
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  
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鴈旁建  
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與端周因於  
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  
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

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戎遵遺  
範賔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  
膺儉華乃暢其文六服之見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  
有等差遠禮業彫訖人情馳爽諸侯征代憲度淪云

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郤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  
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鷩冠於鄭  
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  
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  
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絲各樹其文  
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

卷之八

十六

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杓  
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擬英雄之略搃  
文景之資揚霓拂騎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  
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堆所謂覆  
天狼之威孤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  
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軛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蓋充庭之飾漸以  
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  
玉璽親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重價略而

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微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規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金天子之法車皆朱珽漆輪畫爲楯文二十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輕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告陽箭鸞雀立銜楯文畫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椽朱椽二十

卷之八

十七

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鵠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鷄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繫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祭載輶以鞞繡上爲堯字繫大蛙蟻幡輓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輓上是爲左纛輶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桀而能自曲

食貨

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襲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

莽復三暉乃睭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殷阜牛羊翕望作貢尤輕府庫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末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末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

卷之八

十八

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末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枿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五二千萬鎮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

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及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錢不同凶訛相類又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代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餼者人皆泣

卷之八

十九

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饑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金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閭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摺或不能自反死於堽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權聚表衛戰士取給蘆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

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郡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

卷之八

二十

滿於宮籩百僚編於手伎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藉于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稔東作荷鋤農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俎之盛連衛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未寧之初洛

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餽饑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蕪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士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擬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五行

卷之八

二十二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祭號施令動闢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放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之道聚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制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未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穢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檄先惠將以屏除灾害引導休和以警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鬱野之師雷電楊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與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六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祭之虔劉百姓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八

三十三

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汗宮掖不爲精神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又立及晉圖南徒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濁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八

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列傳

后妃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畀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宜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一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衡權之言不曉張弘之詐運其陰沴眚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頌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盖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愬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華陽之囊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怙牛士不怙豕祭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同情乖寡悔起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杜預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二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祗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乘枝不競瓜潤空慙番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織奪於在位可以與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



有焉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  
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  
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勿發自以清通俱  
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衛瓘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眾星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

二千一史論贊編要

卷之九

三

三

可言昏亂方疑則事際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  
承劔那家殄瘁不亦傷哉

宗室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合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殉義力屈志揚勲自貶戚名隕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文六王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滄諺  
凶魁彤叅黨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

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荀顛荀勗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  
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  
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  
人爵在魏叅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  
逐世武闡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  
豫讓之刑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  
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謂由捧雉孕本質緣因家乏  
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

二千一史論贊編要

卷之九

四

三九六

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  
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  
毒庸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  
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猜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  
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襄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  
荷之方也至於斗粟與語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甥戚施內窮狙詐斃彼安賈交勗讐張

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賈充鄭彰楊駿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三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九

五

三四四

及誅夷曷云寒責昔當塗關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  
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  
速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毋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瑀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李惠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  
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  
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  
歟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  
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過征渾既獻捷橫  
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  
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構南  
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辰敦亂彝倫既為戒于功  
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心爭  
爭子之明美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  
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安得長者之行哉

三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九

六

三十三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銜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為佞彼兇渠以求容貨頽牆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官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祖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暎將聖事爭跡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慙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悞夫能立志者也

鄭表李胤盧欽華表石鑿温羨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九 七 三六八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番來葉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温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劉毅程衡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其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劔馳書北闕敗

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議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三十二史論贊要 卷之九 八 三六九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濟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向雄段灼閻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叅夷備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秦而待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

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亦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駟胡毋輔之單卓王尼  
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聆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九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玉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接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益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滄溪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主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甕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蹙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南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撰善將非盜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十

皇甫謐摯虞東晉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東晉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瞻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在政秩宗參定裡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替乃年位不充

天之報施何其奧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  
天在末伸驥足嗟夫

卻說阮种華譚表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  
軸有懷於干祿卻說等並韞價州里裒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愍懷太子

卷之九

十一

三三七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忠愛既  
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  
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  
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殺耽死囿之佚  
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又  
懷危害之心外戚諛諛競進護邪之說坎牲之謀已  
構斃犬之譜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  
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困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  
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定  
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登澄  
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  
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聲意迴舒若重巖之積  
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  
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  
父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接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聘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助翮望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  
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  
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  
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  
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卷之九

十二

四一五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闕昏  
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  
實而不諱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  
易促上慕之天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  
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棠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  
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謚潘岳張戴

史臣曰孝若接蔚春華時標麗藻視其抵疑論理本  
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九

十三

三十六

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  
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贖潘  
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  
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  
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  
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濠汜之詠  
取重於傳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摘光王府棟蓼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  
遺文非徒語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  
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  
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  
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右  
竭誠獻替悼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  
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  
媿色覽其胎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茂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  
取矣統綽棟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  
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徒文雅而已哉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  
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領嶠  
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  
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  
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陜北審楊欣之必敗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九

十四

三十七

譏楊駿之速禍陶瓊吾彥逸足齊驅毛足屈其深謀  
陸抗奇其茂略薪樁之任清規自遠鑿鼓之臣厥聲  
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  
子隱以駢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間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九

十五

三五七

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  
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  
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  
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  
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相羅剋清江漢謀孫翼  
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  
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  
何以加焉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  
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廢支屬墜其禍端  
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  
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摠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  
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逼及  
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  
奉國始終靡惠功虧一篑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  
名楊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為亂亡元超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九

十六

三六五

自取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  
方閻昇索靖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  
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閻昇  
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伸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遭獷狁而西遷彼既靈慶攸  
長此則禍難逃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絀允材謝赫

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九

十七

三十八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遺榮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國痛哉士雅叶迹中典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燬笠鼓徒招惜矣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關喪胤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九

十八

三十九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播枝瓊夢隨鋒鏑而消亡朱帝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



狼狽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航荒翹尊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彞倫攸斃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茂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詔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第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伴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十九

三六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蕪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回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縵旒而不減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

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重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君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稜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二十

三五三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北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拆釋位臣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溫嶠郝鑿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徠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辛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百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卷之九

二十一

三十五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惟懼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躡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才協戴若思周顛

史臣曰夫太剛則圻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擔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國生自取滅亡非不幸也若思閉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臆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卷之九

二十二

三十六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人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立朝以臣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勿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關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孫惠熊遠王鑒陳頤高嵩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思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旂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屢其棟補之佐乎崧之詆溫頤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頤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未有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郭璞葛洪

三十一 卷之九

三十三

三十八

史臣曰景純篤志締細洽聞通記在異書而畢綠贖住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窺於遐篆而官徵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街刀枝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拍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滿德樓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史臣曰晉昵元規參開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濟波方駕摺紳足為超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夢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雷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燕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邾鑿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唇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憐恣凶懷鴉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桓彝

三十二 卷之九

三十四

三十九

史臣曰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遺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芳千載之上洽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迷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遠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滄度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月裏無天火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為亢

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亂竊命之忠無枚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等表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恢張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星之遠契既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離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度之良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王五 三十九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衣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間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棟之憂於是竊勢擁權躡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榻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大彘腹肥不知禍之特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列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系江則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權而言俱為雅士劉韓簡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王舒王虞虞潭顧衆張闓

史臣曰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鄴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堯為出內之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王五 三十六

史臣曰陸燁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抵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未命頻叅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放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秋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固約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唯聞感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稽遜德夫恭讓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為過矣

孔愉丁潭張茂嵩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聘足高衢歷試清階途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侯之宜遠明勸賈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為謝氏乎簡侯任揔中臺效

三十一

卷之九

二十七

三九五

彰分閭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誅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櫬葬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堦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耕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踰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吞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番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府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福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躬寇望之而土崩澗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華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展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三十二

卷之九

二十八

三六十三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缺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于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于兔之翰聚無一毫

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相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能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免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二王史論贊要 卷之九 三十一

遠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

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文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屬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率寡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之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信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筆字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壞遠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顧和表環江迤車胤殷覲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園求

二王史論贊要 卷之九 三十一

於清虛骨體譽謬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謙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續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帝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華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願勤王  
心事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擅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奇士常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  
以成彙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  
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擬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儒比  
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張軌張祚

史臣曰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縉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  
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  
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

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七

王鸞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譽其竊名卒致梟懸  
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  
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涼武昭王

史臣曰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  
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  
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  
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篋創元天之基  
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  
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卷之九

三十二

三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九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誤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孝友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合哺伸其就養載昌贊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疾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畧之匪懈王談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水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群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忠義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儼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衷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稻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良吏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息沒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頽遠之申寬緩獄鄧攸廉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欺

儒林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宇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



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君室屢空樓心陋巷文博之激流枕石鐘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王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獷狄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文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四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褒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穎川之時秀季雅稱屬道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潘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推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

彥曹毗沉研秘籍跪足下察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尤之學歲信清壯也表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贖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諸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外戚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間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緒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四

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類于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涓陽家承世祿會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馭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鑿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蹠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

爰矣公和之居窟室裝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鑿威  
輦之麗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金滅景而  
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  
間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  
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炭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  
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  
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 五 三六二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  
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  
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  
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日曉澄什爰自遐裔求游諸  
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番文  
聞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  
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  
能厭勝攘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  
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烈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  
風檢虧開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  
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  
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類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  
之數番屬道韞之對孫思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  
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篡之妃捐生匪吝  
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  
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  
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四夷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  
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侯隙自古  
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  
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羸劉之際匈奴  
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  
斯末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華  
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 六 三五

新降接帳連鞬充郊掩旬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群  
振鷄響而挺穴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  
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  
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  
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  
踈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臣之訓弗忘忠  
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  
遷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  
新哀於射草辟吳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  
奉先之義視照矯矯蘊經時之略洛于童幼早擅英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

七 三二

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下晉乎且  
渾廐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廐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  
信矣

王敦沈充桓温孟嘉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風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并城用  
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氓我獨尅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於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

泉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櫜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聯睨漢廷窺  
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意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  
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  
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  
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焉二纒沒享哀榮是知  
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

八 三牛

資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既  
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禮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  
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寬登高以祭憤觀暴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肢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酌管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禹業方隆卜年惟未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  
戮更延陞歷復振綱網是知神器不可以開于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形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俛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弼王機祖約蘇峻  
孫恩盧循譙縱

卷之十

九 三六四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雨夏九  
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  
禍挾詐懷姦命儻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  
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  
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  
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  
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  
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  
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雖焚謝之毒被含靈李郭

之禍延宮闈方凶北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樂隙肆  
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  
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  
中彙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  
生於關洛至於箚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  
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約變五部高  
肅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

卷之十

十

興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後狄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摸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  
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摠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  
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觀之為  
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寡倭人方響並后載  
馳關豎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  
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遺緒紛

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來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  
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  
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與兵普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  
形派三餐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後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  
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三才論贊要

卷之十

十一

三

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  
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曠則天資  
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主翦之倫奸殺亦董公之亞  
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蹇和苞獻  
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  
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霄奔酌戎杯而  
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歎何不支之  
甚也

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極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柰之機覩危亡之際而莫  
不嘯群鳴鎬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鑿其非凡倚蕭洛城夷甫識其爲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郡邑剪管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管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蟻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警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

三才論贊要

卷之十

十二

三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據  
舊都而抗王室襁褓喪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  
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  
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春鐻相尋干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惴惴遺黎求哀無地戎狄  
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戮  
取笑天下墳土未燔禍亂荐臻爨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未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慕容氏

史臣曰觀夫牝陰衍氣配虜彙生隔閔請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爨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餐其狼

卷之十

十三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遵平陽之關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臣主之節侯國恭而將徇適所謂相持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來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侖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庚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德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何桓績宣九合位止為

候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緜駘整難滿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殲首圖中

原燕士協其籌莫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警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倫安寶徽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逾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卷之十

十四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嘗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熾亂朝番以勳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詭人襲交配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備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輜暫掣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郅覆經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符氏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龜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金駘

若瞻鳥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生蠶毒未逞狠心健既  
 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搃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  
 有可言矣長生恁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灾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  
 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未固雅量環姿  
 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詭詠擬草付之休徵剋剪姦同  
 纂承僞屢遵明王之德教聞先聖之備風操育黎元  
 憂勤廢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籍

王史論贊卷之十 十五 王

渠侯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姚氏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厭亂凶放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王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王史論贊卷之十 十六 王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遠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丕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挂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瓜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欵借燕而藩偽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賦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  
崇詭說加殊禮於衆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  
麗衣腹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未貴之役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覆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纆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李氏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

十七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未宣  
后興渡涅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衆深自古况乎巴漢  
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獮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憂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憂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籍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呂氏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

十八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機竊號神州  
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  
如雲出玉門而長鸞翔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  
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選第群  
堆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鳳  
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  
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  
叛瞋目甫爾黨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  
狡職爲亂階未基庸庸面縛姚氏昔寶融歸順榮煥  
累葉隗囂千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躡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魯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慕容垂等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情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馴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十九

卷之十

十九

三十九

子勇之謀已無河朔分毫五木之祥云啟新飛龍而遷秦於石門而長遷建德君氏景從鄴師宵逃收羅趙魏驅駕英雄和雲餘奇種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遷陰之舊物制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倣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紉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兼徵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騰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駭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勃敵外陵雉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

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士木於驕心窮怨嗟於最壞宗祀夷滅焉馮氏之驅除焉

乞伏氏

史臣曰自五胡縱應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三十九

卷之十

二十

三十九

非雄傑幸以寬厚為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秃髮氏

史臣曰秃髮累葉首蒙擅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胃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傳遠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脊推呂氏

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愿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劔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傳禮見之矣

慕容德等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遠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傲儻之雄姿韜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備術

卷之十

二十一

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收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粥之寬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禰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醜遺類人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駟震盪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竒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卷之十

二十二

一史論要卷之二終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凶翦  
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  
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  
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承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文帝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  
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備  
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  
海謚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  
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爭分閭之  
命才謝光武而遺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  
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  
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禿生非慮蓋亦有以而  
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  
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樂射之行也觀大明之  
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  
何益哉

前廢帝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若寸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費  
不能紓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  
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質社稷宗汚宮湫廟況  
摠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明帝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  
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展南面實有君人之懿  
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降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  
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足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  
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紀恩澤而本悟致以  
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端繼繼之後人  
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下情自息變至於  
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跡事隔者宜  
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

不待慮既而本根無疵切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  
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  
遠也

後廢帝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前  
廢帝卑遊襄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  
璽懷絃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履  
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  
乎

順帝

三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史臣曰聖玉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  
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  
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  
已哉

志

曆志

夫天地之所資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  
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  
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  
是為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  
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  
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  
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恭三百有六旬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初業革制而服色  
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  
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  
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

三十一

卷之十一

四

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北於六  
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  
卿壹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  
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  
天部落下閏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  
分也閏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  
算推如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為太  
史丞至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為元年用

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效効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効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廢曆也壽王再効不服音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一 五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考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

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探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幸弛魏初則王粲衛覲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勗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垂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一 六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瞶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  
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  
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  
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  
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  
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  
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薦之  
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  
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  
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

卷之十一

七

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  
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  
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  
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  
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  
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初定雅樂時又  
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  
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

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  
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  
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  
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  
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  
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  
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  
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  
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  
曰太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

卷之十一

八

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  
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  
依議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臣聞  
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  
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  
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  
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  
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箭南  
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  
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

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誅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誄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為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九

賦焉樂志曰鐘磬千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醕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稀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為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為美於義為當尚書奏宜如所

上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侯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畢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十

無由宣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闕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為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

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

卷之十一

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并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并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

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入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都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

卷之十二

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十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



天經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都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負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負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十三

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相衝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符瑞志

夫體膺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懼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與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十四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別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繼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

書祥青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

正史論要

卷之十一

十五

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蠱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未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州郡志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受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荆河為豫州華陽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虞至殷無所

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雖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為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自夷狄亂華時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漸渡竝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為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為離分荆湘為郢分荆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戍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賴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為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未為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

正史論要

卷之十一

十六

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  
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  
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末初郡國何徐州郡及  
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  
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  
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  
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  
有也若不注置立史用也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韓男惟成校

列傳

后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  
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  
若夫義篤閭閻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  
情有單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  
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意倪天作儷  
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應易兆思  
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未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崇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饋賚歲時不過肴醢  
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朕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  
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  
嬖非不幸也

劉穆之王弘

史臣曰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  
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  
建武未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為  
也為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一

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岷若其任重  
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為懷  
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  
蹈為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  
禍御蔽身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  
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  
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  
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謝晦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

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綱以  
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  
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  
權戚若有身觸盛旨彙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  
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  
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云

王鎮惡檀詔向靖劉懷慎劉粹

史臣曰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  
響又關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  
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一

綏以外侮成業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  
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  
建自桓温於旆所臨矢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  
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  
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及收兵  
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  
屋朱戶為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  
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  
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祗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朱齡石毛修之傳弘之

史臣曰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祚自非兵屈西湖戰  
軋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  
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  
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答人地未  
關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四

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  
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藉衆  
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  
夫出於早隸務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  
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  
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

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  
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鴟浦投戈實與世用  
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室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  
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  
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  
之道未或可知製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殲勍寇  
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未遂不得與大業始  
終惜矣哉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五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  
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翳先  
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  
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  
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  
翼翼可祇事於上帝膏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圍江夷  
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

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孔季恭羊玄保沈學慶

史臣曰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早成灾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乎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滅毒徐廣傳隆

卷之十二

六

史臣曰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爲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視亦一代之盛也滅蕪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穎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爽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謝瞻孔琳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未業流而溷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綉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仇凶又滅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日久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耒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國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未傳于後北屋稱仁豈伊唐世

卷之十二

七

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視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蔡廓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謝弘微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卷之十二

八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祐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部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沐危矣豈其身杆

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襟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范泰王淮之王韶之荀伯子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佳誅有禮有法前漢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武三王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視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繁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為卑約亦已

卷之十三

九

至矣得使虐朝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未光幼主南面公且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礫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為篤矣

羊欣張敷王微

史臣曰燕太子吐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表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弟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繳繳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基非待地勢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思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史臣曰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授闊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一

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踣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與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

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為美矣

王敬弘何尚之

史臣曰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刑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闔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一

謝靈運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行雖虞夏以遺文不棍稟氣壞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與立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手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飽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  
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  
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原其颯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  
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綉  
旨尾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瀾雲委莫不寄言上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十二

十二

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  
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  
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祚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  
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  
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骨情  
非傍詩吏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

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闔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  
哲

武二王

史臣曰襄陽雁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  
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  
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  
之言以爲太息

劉湛范曄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十二

十三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  
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  
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  
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表淑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薜華朝露未足以  
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  
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  
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  
倏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接軀殉

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飾丹青何貴焉爾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雖彙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疊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彙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壁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綱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四

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文九王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曠暴推軀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顏延之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

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阜陵讎犯逆餘

彼慈親番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乘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臧質魯爽沈攸之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間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五

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原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孽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王僧達顏竣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胃解帶義上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晨成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

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  
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  
竣之取鑿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  
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史臣曰修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  
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  
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  
忘身殉國者歟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徧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  
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  
籍龍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所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  
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固停詔勅天震實  
怒什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  
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蕭思話劉延孫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表矣風颺局力又無  
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  
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

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  
隔遂得為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  
然乎然乎

文五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  
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  
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  
君猶或自免况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孝武十四王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  
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義在  
於此也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史臣曰孝建啟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  
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艱難忠惟  
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隻反雖  
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  
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  
名爽實亦無取焉

周朗沈懷文

史臣曰昔婁敬成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樞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關縣書煙竈霖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華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間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節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十八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件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宗越吳喜黃回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鄧琬表觀孔覲

史臣曰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刺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誠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

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日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謝莊王景文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表粲群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灾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殷孝祖劉劭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蹀而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九

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蕭惠開版琰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迹表遺親鄒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

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袁粲

史臣曰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明四王

史臣曰太宗負蝱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孝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刺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文策多發溝壑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文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謂之

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咸駕邦甸不憚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與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費出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安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備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異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譟誦舞蹈觸處成羣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十一

二十二

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絺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離樂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作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

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隱逸傳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開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傳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吏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完之拘學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索虜傳

史臣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莫北梗柵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

域也若謂氍毹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一言蔽之

鮮卑吐谷渾傳

史臣曰太祖以南琛不至速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朱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獩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珉易與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屢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按山盡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負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氏胡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洛之豐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幸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脅與屍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劄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旱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縵梁土獲父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二凶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即戎武靈三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千四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與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為幸矣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媽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千四

三百五十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千五

四百三十二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革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蒙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祓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番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賦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郝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

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躍汗二厝本紀列  
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  
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八十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

南齊書

梁中書令吏部尚書蘭陵蕭子顯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帝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  
漢高神武駿望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  
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  
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基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  
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一

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  
典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  
始開運大極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  
暴虐疊結朝野百姓慄慄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  
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  
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  
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  
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武帝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為繼體事實艱



難御表番流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華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勞復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習情曉悟追恨吳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鬱林王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兒求立嫡以長未知瑕璽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覽

卷之十三

二

魯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海陵王

史臣曰郭璞稱未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未漢一歲四號也晉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未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明帝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壯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梁或生乎畏懼令同時之親在我而先奔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滄行誅非云義舉非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今壓鈕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扶運推公夫何譏爾

東昏侯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

二十一史論贊輯覽

卷之十三

三

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敬太平推闡豎之名宇亦天意也

和帝

史臣曰夏以景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暨來雖有冥數微名大號斯爲幸矣

志

禮志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射驕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

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

樂志

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成爲宴享舞德歌功

天文志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  
通行景緯五星精咎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  
攸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  
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徐顯思以五  
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州郡志

卷之十三

四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城  
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百官志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輿服志

昔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爲車正殷有瑞  
車山車垂句是也周禮匠人爲輿以象天地漢武天  
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于天下光武建  
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  
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

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典中太子臨

學無高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

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大元中

符堅敗後又得僞車輦於是屬車增爲十二乘義熙

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

盡時華始備僞氏復設充庭之制未明中更曾藻飾

盛於前矣案周禮以檢漢志名器不同晉宋改革稍

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祥瑞志

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侶撰聖皇瑞應記永

卷之十三

五

明中庾温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  
取以爲志云

五行志

贊曰木怪夔魍火爲水妃土寶載物金作明威形聲  
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闈房而道化天下  
縹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於典與子同事可以光熙  
間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

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  
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  
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嚴約毀宋明之紫極華  
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未巷貧空有同素  
室世祖嗣位連籍休平壽昌前與鳳華晚構香栢文  
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順用身惟趙瑟吳趨承開奏  
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  
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後  
風大扇銷靡海內以瞻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六

文惠太子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  
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  
君已知耕稼雖交弘具美文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  
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豫章文獻王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  
未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  
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  
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

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褚淵王儉

贊曰倚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夷家稱克隆從容  
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  
典禮期寄兩朝綱緼宮陞

柳世隆張瓌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  
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  
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  
首抗全師孤城批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勃寇垂沮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七

垣崇祖張敬兒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  
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  
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  
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王敬則陳顯達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

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援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尚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晉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喪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徒世秉誠烈不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九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充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典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呂安國周山嵩周盤龍王廣之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勳克舉並識時變咸

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虜族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輻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蟲也

江謐荀伯玉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為論豈或榜起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九

今世難乎免矣

王琨張岱褚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煩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尊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謂者以形骸為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靦服者何等級哉

王僧虔張緒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清發

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矜素氣自然標格指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贊曰玩之止足為論未光劉休善葦安卧南湘冲獲時譽杲信珪璋謹惟舊序並用典王

高祖十二王

史臣曰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未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一

三〇九

勢疎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言信矣

謝超宗劉祥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為之而不恃也

到馮劉峻虞悛胡諧之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為利也博矣

况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蕭景先蕭赤斧

史臣曰魏氏基於川武夏茂諸曹並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任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劉瓛陸澄

史臣曰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吳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未明慕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于觀其則由是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一

三〇九

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甲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武十七王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虛陵包邑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落盛寵南郡南康

張融周顒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沒黜剛贗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誠犯張融標心託盲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兩平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高僧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王晏蕭詵蕭坦之江祐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典異論終用乖疑

江敦何昌寓謝瀟王思遠

卷之十三

十二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宗室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頌頌慶命傍流追蕃昨安陸王緬以宗子成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右天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未廢故多

借路來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營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哉

王融謝朓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末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中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剛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買誼終軍之流亞乎

卷之十三

十三

袁家孔稚圭劉綰

贊曰袁狗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王真張冲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未晚降知事新之節王真誠在靡貳迹允嚴什氣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文二王明七王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

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尋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婦也

裴叔業崔慧母狀欣泰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精淮楚之剽賊將受首群帥委律鼓擊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陞陵埤負戶士哀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技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允越城之戰旗復蔽野津術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峰窮壘重關

卷之十三

十四

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文學傳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勗捷句褒貶頌延國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

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鶯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

文之麗策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

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殺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

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

後謝莊之誅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

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哲祭蒙滑稽之流亦可

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

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卷之十三

十五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

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

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

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開釋托辭華

擴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踈慢

闕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

觀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成五經應據指事雖不全

似可以類從次則餐啗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  
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飽照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安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  
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  
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辱利吻不雅不俗濁中  
冒懷翰扁斲翰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  
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  
終然駢奪故兼之者鮮矣

良政傳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六 三六

政未暮擢山陰令傳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  
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  
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番心治  
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為小清水旱之灾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  
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  
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鷄鳴犬吠  
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

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  
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高逸傳

贊曰含貞抱璞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孝義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合孝稟義  
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為用不謝始庶  
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  
身甘心權私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  
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  
故非內德者所以奇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  
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侍臣傳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侍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  
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  
專命桓文霸王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  
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  
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  
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  
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淮歸任上司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七 三六



荀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  
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  
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  
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  
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  
世胡毋顛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  
及以親信關謙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  
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  
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八

百七

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  
侍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魏虜傳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  
幅裂觀登阻兵事與東晉二度藉元舅之盛自許專  
征元規臨邛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  
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  
乘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

鄴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羗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  
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爲兼并  
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  
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  
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  
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  
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  
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  
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  
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九

百七

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  
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覲百姓  
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  
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  
運獯雠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  
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  
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  
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卓軌漢世馳道直  
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  
之計瀝兵大衆親自凌殄於玻璃年矢石不息朝規

儒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  
為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汚北之危已深  
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巖然不聊生矣  
夫休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  
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  
固中國之所短也

蠻東南夷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撫而為言矣至於南夷雜  
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環寶益  
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初積王府充斥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二十

三六

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  
乎

芮芮虜河南氏羌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氏羌  
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四

梁書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  
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旌建號濡足救焚拯蒼兕  
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  
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闔四門弘招賢之路納  
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一

聰既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  
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  
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失百族莫不充初王  
府厥角闕庭三四十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  
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  
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  
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憫  
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閒掩襲鷲羽流王屋金粟  
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  
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簡文帝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風標天才縱逸冠絕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世祖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會非百合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  
二十一年 卷之十四 二  
稟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無術侵冰弗懼故鳳閣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徒蹕金陵左隣疆寇將何以作是以天  
宋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諸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鷦鷯而起孽孽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吠畝之中終日為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息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為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忠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適於前代矣

二十一年 卷之十四 二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末元之末荆州方未有疊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啟人恭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說辭蓋識為臣之節矣

柳快席闡文章啟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感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范雲沈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與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四

三百三十五

江淹任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謝朓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任首陔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題之

王亮張稷王瑩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與王蒙寬政為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王珍國馬仙理張齊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未咸為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理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可異焉胃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為之傳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兩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宗史劉坦樂藹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五

三百三十一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胃起太守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諒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劉季連陳伯之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群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搏

江倩

卷之十四

六

三百三十一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勳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固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搏以方雅著江倩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太祖五王

史臣曰自昔王者割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

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諸嗣王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相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蕭景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嬖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今望者矣

周捨徐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

卷之十四

七

三百〇七

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縮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姑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范岫傳昭蕭琛陸杲

史臣曰范岫傳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則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果性婞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陸倕到洽明山賓族鈞陸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族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裴邃夏侯實章放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實之好學辯給夔之奮靈夔之章於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高祖三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八

三百五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茲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裴子野顧協徐擒鮑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衡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韋昂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陳慶之蘭欽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見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捨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九

三百七

張緬張纘張綽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散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温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蕭子恪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

輔乃後魏曆異乎古之神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  
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  
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  
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允弟及尋從竝隨才任職  
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  
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孔休源江革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  
時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謝舉何敬容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  
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  
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下壺以臺閣之  
務頗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  
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  
望白晝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侯朝經  
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  
敗俗會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  
禮之識治見讓薄俗惜哉

朱异賀琛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  
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  
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共言矣而异遂徵寵幸任事  
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  
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  
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  
之亂能無及是乎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  
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八國竝降  
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  
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  
謂志等松筠心均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司馬駿到溉劉顯劉之遴許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駿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  
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  
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  
時焉能致此仕也

王規王承緒蕭蕭介褚球劉孺劉潛殷芸蕭幾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

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滅盾傳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偽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也

韋粲江子一張嶧沈浚柳敬禮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諸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

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嶧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忠臣焉

諸王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同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王僧辯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

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胡僧祐徐文盛杜崩陰子春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孝行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為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會參閱損履恭

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

滅若劉曇淨何爛江紉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儒林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樞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董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為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



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文學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為司馬相如傅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傅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十四

三五五十四

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絕妙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處士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薄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止足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俱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十五

三五五十六

論晉世文士之避配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牟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歊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輩力守志則當世周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止足二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朐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良吏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諸夷

海南

自梁華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六

言在六

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云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獨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當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弁錄焉

西北諸戎

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國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為西北

戎傳云

諸夷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謀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諸王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動王赴難甲臣子之節及賊景誅剪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累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侯景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誠不周身身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惡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五

陳書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麤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樵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阨之捷而已焉故於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一

一世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真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為昭顯至於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廢帝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儒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肇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後主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操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積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哀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二

列傳

后妃傳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宜太后有其懿焉

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收韓彭足可連類矣疾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頠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爲失筭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感境喪師金陵虛弱頑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程靈洗

卷之十五

三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黃法氈淳于量韋昭達

史臣曰黃法氈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駢驥而騰躍依日

月之光輝始觀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昊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據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等暉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離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首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壞子之暉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

卷之十五

四

悲夫

陳擬陳詳陳慧紀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繫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王冲王通袁敬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  
篤誠奉上斯為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  
沉寔雖拘放為異而勝繁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  
其人乎

沈衆袁泌劉仲成陸山才王簡章載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  
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郁鑒之董溫囑  
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餐抗敵以衛社稷  
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  
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美矣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五

沈炯虞荔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箕郎署之薄官止  
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  
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箴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  
明時矣

韓子高華皎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筓小器與臺末品文帝  
鑒往古之得人收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  
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胃閥皎早參近昵嘗預艱  
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

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為風文雅流譽雖更多  
難終克成名負譽謬在公英風振俗詳其行事抑古  
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絀  
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闔鄧梁  
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陸子隆錢道戡駱牙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戡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勲有  
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六

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  
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  
茲乎

沈君理王瑒陸繕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  
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  
斯風焉

周弘正表憲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  
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表

憲風格整峻旬義履道歸子稱為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裴忌孫瑒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徐陵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

卷之十五

七

籠罩今古及締構與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江惲姚察

史臣曰江惲持清標簡貞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稟茲令德光斯自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與通探坎井故道冠八師摺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諸王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躋情哉

蕭濟陸三顧野王傳緯

卷之十五

八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傳極羣典傳緯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綱悲夫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自躋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孝行傳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儒林傳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冠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傳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文學傳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之偉尤著美焉

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賚剽掠以致疆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務隨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敢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勳宜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等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輾礫形骸未臻其罪汗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

魏書

齊贈司空尚書左僕射鉅鹿魏收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序紀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列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掩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一

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太祖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啟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謀成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太宗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際明元抱

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世祖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獻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圍之悼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二

高宗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彙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裕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顯祖

史臣曰聰敏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開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初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六

三

三

世宗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肅宗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繫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孝莊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

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既翦權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為孽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三帝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猶感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未熙悖德為甚是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六

四

四

列傳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妾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宗儉質妃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

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鐻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五

三

### 皇后傳二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嬌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為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 道武七主

史臣曰梟獍為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畧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

又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 景穆十二王中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與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審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之徒歟

### 景穆十二王下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六

三

於時熙畧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 獻文六王上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問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主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味鵠鴛奢淫自喪雖禍由

問言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下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質忠而樹行文武謀武略自得懷抱綱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衛標莫合劉庫仁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

二十史論林輯要

卷之十六

七

三十七本

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

史臣曰為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之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

筆禍非其罪悲哉

長孫肥尉古真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穆崇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白嵩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

二十史論林輯要

卷之十六

八

三十八本

其優乎顛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弱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熙止削廢人之無禮為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千李栗劉潔古弼

張黎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千李栗劉潔等並有忠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達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

舊見重繼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情乎

奚斤叔孫建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顛察未提之變有日碑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王建安同樓伏建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宿

石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九

三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楡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為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代四克刘星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于栗磾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不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按任參内外以著

凡名烈氣繁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儼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高湖崔逞封懿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為禍願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為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買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

三

葵薛提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坦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未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闖悲夫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

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史臣曰崔浩才執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曰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李順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風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夾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司馬休之等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表式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十六

十一

三十一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達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表式贊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為美哉

李寶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復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侯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敵讖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為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淑秀以沈雅顯達而寡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于彰今終之美也

源賀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始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于雍効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冠讚鄒執韓秀堯臚

史臣曰薛辯冠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讚敦煌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十六

十二

三十五

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實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羅結伊敵乙瓌和其奴苟顏薛野脂宇文福費于孟威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

卷之十六

十三

王伊馘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滅之策請參中秘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顏之剛直虎子之威疆宇文之氣幹咸亦有

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

齋其勤可錄矣  
韋閻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崇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竇瑾許彥李訢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蹉跌之閒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職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訴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盧玄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于孫繼迹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高允

卷之十六

十四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崔鑿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推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

尉元慕容白曜

史臣曰魏之諸將軍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師之任取瑕丘如履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誠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番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有賢說動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五

趙逸胡方回等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勝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李孝伯李冲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人參心胥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

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游雅高閭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

游明根劉芳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六

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除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臣年充節亞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鄭義崔辯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今問促年伯獻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

世恨之模雄世之烈措忠貞之操役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崔挺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墮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楊播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過於天下而言色恂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六

十七

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旋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劉昶蕭寶實蕭正表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實破之餘並潛骸寶實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選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危踈喪其家業寶實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贊臨邊脫身晚去營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韓麒麟程駿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寶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薛安都畢舉敬沈文秀張謙田益宗孟表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舉敬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六

十八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入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謙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讎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李彪高道悅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輔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踉跄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王肅宋弁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品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頌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我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幸矣

郭祚張彞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彞風力譽譽

二千史論贊朝更

卷之十六

十九

子

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任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隋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刑書李平

史臣曰刑書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李崇崔亮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夫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靈無所苟而已其若是

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鑄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護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甄琛高聰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

二千史論贊朝更

卷之十六

二十

子

危覆之轍惜乎

崔休裴延儻表繇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儻業位望有可稱平袁繇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劉藻傅末傳豎眼李神

史臣曰劉藻傅末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裴叔業及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玉世躬江悅

之淳于誕李苗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盤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臝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朮基朱元旭

于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于史本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朮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爾朱榮

史臣曰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臣顏拯散之志授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

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顛戮邢昇剪韓婁醜奴寶信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既寤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倫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未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削通致說於韓王也

于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三十二 于史本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葉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屑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開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張烈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聲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宋麟辛雄羊深楊幾高崇

史臣曰宋麟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幾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敘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執羅惜乎

孫紹張普惠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普惠明達典故體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

矣

成淹等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鶴賀拔勝

侯莫陳悅侯淵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弊破

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于鶴迷機寒笑竟以殲珍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慕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史臣曰慕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夾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李琰之祖瑩常景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參為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日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策可稱

卷之十六

二十四

尚哉

外戚傳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毋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斷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儒林傳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

聞道下風補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稍古之力也

文苑傳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造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相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畫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為度俗今書趙瑛等以孝感為目焉

孝感傳二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瑛等或出公卿之緒精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

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致毀性雖乘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史臣曰干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良吏傳

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俊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網紀賞罰必行肇華薦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澹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酷吏傳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起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酷吏傳二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頃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逸士傳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眚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術藝傳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住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二十七

三十五

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譽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劓劓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烈女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三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二十八

三十八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眇眇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掌灘况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獻卒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滯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墜蕭宗不言番拱潛濟罕方六合清然至於  
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  
而不有哉此周且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  
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宜力夷險誠效兼存  
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  
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  
焉

關官傳

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  
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二十九

三

其尤顯焉

僭偽傳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  
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  
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劉淵等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  
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汗辱神器毒螫元喪亂  
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  
乎

司馬獻寶李雄

史臣曰司馬獻寶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  
踞天濬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  
之不若矣

桓玄等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劄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  
其夷楚之常性乎

蕭道成蕭衍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  
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遂古所未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三

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而寇方  
之吳越不乃劣乎

張寔等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  
至是張寔等介在入外地實戎墟大爭鷄張潛懷不  
遜其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高句麗等國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  
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  
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諸蠻夷

史臣曰氏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西域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匈奴

史臣曰周之儉狃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求沙漠之陲窺擾鄯塞之際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猶皆以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也木莫壽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志

天象志

夫在天成象望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當外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欽起孛

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

於天跡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

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

祇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未兆動雖微罔

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

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孛字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

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

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

之云

地形志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一

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擅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繡錯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竊適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為丘墟峭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滅且將大半未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為志焉州郡初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啓土逾

衆王公錫杜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未熙籍籍無者不錄焉

律曆志

魏氏平諸僭偽頗復古樂高祖慮其未爽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爲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

卷之十六 三十一

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兼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索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懷悽悽不敢忘息近在鄉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羣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忌轉乖

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綱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未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大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

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定 說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

卷之十六 三十四

禮志

夫在天莫明於四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



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歿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歷世獻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陞禮渝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廢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六 三五

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樂志

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儼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符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愨帝又進以樂物金

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翊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刑罰志

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六 三六

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息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耿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為靈徵志

官氏志

魏氏世君玄朔遠統 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

好南夏頗亦改朔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

史許謙為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

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

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

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捨遺

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

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

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斛監北部于定君監南

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

改南北猶置夫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

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

將負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

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

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卷之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七

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安平侯 百藥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

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

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

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一

因弗未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廢帝孝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器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

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

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

又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

國不未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華其弊風教粲然措

神稱幸服朕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

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

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  
大華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議其  
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  
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  
主將相精不無危殆乃騰關右實懷兼井之志經謀  
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末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  
不許也

武成後主幼主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二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平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  
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唯薄之間滿  
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  
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  
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  
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未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繼  
祿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  
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媼  
獨之以麗色淫聲縱橫繼之媿恣朋淫之好語曰從

惡若崩蓋言其易武乎在御爾見淪胥罕接朝士不  
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  
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  
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列傳

宗室諸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  
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微若使蘭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三

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為太息  
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滎光及平陽之陣奮其  
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太舉事迫羣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  
行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達存  
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  
原跡異猜嫌情非愛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  
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  
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為傷歎  
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琊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

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  
斃深可痛焉然尋戮之霧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  
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  
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  
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  
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葛之親當顧命之  
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  
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

二十史論贊卷之廿七

四

義取斃凶愚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  
仁終見放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  
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  
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展易  
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段榮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  
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闕外或任以  
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留書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  
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

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幸性之  
謂道此其效歟

斛律金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  
戒動之微也繼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為威權之重蓋  
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  
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  
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起之日出軍薄伐屢  
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

二十史論贊卷之廿七

五

五

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營衆  
式邊邊鄣戰前無完陣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  
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  
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  
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  
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  
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族  
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員

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苟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貴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歎豈易間焉孫騰幸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德寮寮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材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切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賀拔允蔡高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莫多妻貸文高市貴厚狄迴洛厚狄盛薛孤延張

卷之十七

六 晉書

保洛侯莫陳相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屢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賈雋有先之明霸業始基義深臣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開義舉競起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公侯固其宜矣

張瓊斛律羨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循義叱利平步大汗陸纂容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職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澗水往若摧枯篋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

高乾封隆之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尅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穰攝表紹之威然力謝特雄才非

卷之十七

七 晉書

命世是以奉迎塵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於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權下之有志力者皆望勤土之師及帝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歷肝

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詞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魏蘭根惟倣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惟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贈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孫寒陳元康杜弼

史臣曰孫寒便藩左右慶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惟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

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既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絃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甲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贊曰元氏蕃熾纒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恭遵猛元景安獨孤未業傳伏高保寧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未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表聿修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變為時宗表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頗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

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於郵丞季良以學淺為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為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儒林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文苑傳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春

三十二史論贊類要

卷之十七

十一 晉五

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循吏傳

高祖撥亂反正以郵隱為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狀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齊晉郡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贖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皆卓爾不群斯固彌可嘉也今擬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酷吏傳

自魏途不競網漏寢區高祖懲其寬息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玚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外戚傳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方技傳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藥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技云

恩倖傳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於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雖刀居台鼎之位習晉救麥當漢衡之重刑殘閹宦者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按武開府者北

三十二史論贊類要

卷之十七

十一 晉五

育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解藏以

虐行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

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

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

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問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

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

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

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亡齊

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聞而不書仍略存

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

貴幸今亦出焉

恩倖傳二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十二

晉季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八

後周書

唐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學士蔡原令狐德芬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文帝

史臣曰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

足行伍之閒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糾

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惟

幄外杖材雄惟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

甲兵之衆恃戎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

取威定霸以弱為疆紹元宗之衰緒制隆周之景命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

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

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

讓之期九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至於渚宮

制勝闔城卒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

而用垂於德教周祚之不未或此之由乎

閔帝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



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宗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明帝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取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登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鳩毒潛加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三才史論贊釋要

卷之十八

二

武帝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績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之政務疆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撫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瘼無爽經營之志復申躡武窮兵雖見識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宣帝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胥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損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恣回肆毒善無小而必弃惡無大而弗為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靜帝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疆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六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鴆子之罪戾也

三才史論贊釋要

卷之十八

三

皇后傳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官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蔽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

一乃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  
一乃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  
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忍諸特由於此  
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 皇后傳二

史臣曰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  
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卽異以夷亂  
華捐婚姻之彜序求利根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  
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  
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  
奇直臣鉗口過矣哉

邵惠公穎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史臣曰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  
不隳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曹以葭葦之親據  
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  
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  
之謂歟

### 晉蕩公護

史臣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  
殂諸子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

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以禮  
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  
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  
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  
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  
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 齊煬王憲

史臣曰齊王竒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  
居上將之重知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時  
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  
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  
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所居皆取卿相  
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  
賢矣

### 文閔明武宣諸子

史臣曰太祖之定閩右日不暇給旣以人臣禮終未  
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  
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  
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  
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

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爰刈先其本枝削黜  
過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  
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  
勢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  
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斯酷豈非  
摧枯振朽易爲方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  
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  
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  
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  
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六

窺其神器哉

賀拔勝念賢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並邀時  
拔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  
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奮翅  
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  
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  
兵抗三秦之勅敵奮其智勇克剪凶渠雜種畏威遐  
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勲高速禍無備嬰戮  
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

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寇洛李弼于謹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  
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  
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臣合之謀此  
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望之運綱  
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謀猷方面宜其庸績擬  
巨川之舟楫爲大厦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  
謀自取及謹以青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  
司樂常以滿盈爲戒履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七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史臣曰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讎  
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  
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  
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高  
平之扉疋馬得長坑之後並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  
績着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愆咸以凶終惜哉信  
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梁禦若于惠怡峯劉亮王德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遭逢喪亂

馳為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聖  
修奉與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  
灌鄆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竝中年卽世遠志未  
申惜哉思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  
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王罷王思政

史臣曰王罷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辯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  
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墮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

王史論贊

卷之十八

八

生鎮瀕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  
萬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  
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  
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史臣曰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効績中  
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  
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偶小周周瑜赤壁  
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與邦斯近之矣

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  
戚是知階級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  
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  
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  
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  
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  
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  
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王史論贊

卷之十八

九

周惠達楊寬柳慶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實楊寬荷恩於晉泰既而  
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亡革慮  
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  
立朝懷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竝遭逢典  
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  
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諫於一時實獲伸於千載矣

蘇綽

史臣曰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  
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

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紳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丞推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領真府或契關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靡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附尊連輝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一

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疊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統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弘梁椿

梁臺宇文測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竝攀翼雲漢底績也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史宰陸騰賀若敦權景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一

良史馬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誠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會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史宰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

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凜然雅扶名節及受戎律建藩麾席卷已染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豪高琳李和伊婁

穆楊紹王雅達奚寔劉雄侯植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覆銳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一

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實熾于異

史臣曰實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實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效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為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京郡誅夷竟速漢朝之

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君有曲於此異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楊乃早著勳庸寄深肺腑並兼文武之任何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峭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三

趙善元定楊樹裴寬楊敷

史臣曰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槩威躬志力俱獨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推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樹屢有奇功怛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樹之謂也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幽岐多襁負之人崔謙鎮

禦邊番江漢流載清之誅崔訖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蒞職當官以猛毅為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樞宣條則威恩且舉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疆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竝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諂讓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不謬乎

鄭偉楊纂段末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

裴果

史臣曰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竝以不羈之才還回於鸞雀終能繃然豹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四

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為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聲名取高位乎

寇雋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史臣曰寇雋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闕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內並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蘇亮柳蚪呂思禮薛愷薛真李昶元偉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具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勝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竝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徐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寔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愷之謂也

韋瑱梁昶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五

克隆家業美矣夫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慄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

而居重任多籍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王褒庾信

史臣曰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

卷之十八

十六

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閭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未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滙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滙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蕭搆蕭世怡蕭圓蕭肅大園宗懔劉番柳震

史臣曰蕭搆世怡蕭肅大園竝有梁之今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

於此乎方武陵擁眾東下任搆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

盟其普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者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汝齒則未可焉宗懔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倂囚楚甸搆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纒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

卷之十八

十七

屬辭比事足為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震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御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馮雄唐固任果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平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讎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垂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燕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儒林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八

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葵倫攸敷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遺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廬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鈐重席解頤之士閒出於朝庭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割

以食之奉鴈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賞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儒林二

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九

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為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孝義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先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投命滅親峻節與竹栢俱茂其小也則温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捐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

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與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為難者可以為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二十

者為孝義篇云

孝友二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為易也荆可秦族之徙生自隴畝會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藝術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未技咸見引納至若異傳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尚世及尅定鄆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言許爽姚僧垣方藥持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爽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藝術二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太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二十一

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詎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肩壽康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蕭答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卷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積武徒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顏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

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  
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  
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  
主乎

異域

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  
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旣庫未實則通  
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明遐洎卉服氈裘輻湊  
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略漏三吳之地  
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  
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  
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  
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二十

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八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九

南史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宋本紀

武帝少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遊歸台輔  
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  
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  
開其禍端元顯成其累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  
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一

決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  
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叔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  
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榮之質  
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縱非  
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武帝前廢帝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  
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  
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闕才謝光武  
而送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帥喪旅

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  
結凶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  
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  
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爲  
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  
於此足以致賈沉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後廢帝順帝

論曰文帝負扈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  
而隆家之道不足彭滅照不窺古本無卓尔之資徒  
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

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  
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忍之情據已行  
之典翦落洪支飲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  
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絞魚服  
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  
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  
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齊本紀

高帝武帝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

艱及蒼梧暴虐繫結朝野而百姓懷慄命縣朝夕權  
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  
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  
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爲繼  
體事實艱難御衆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  
章明罰厚恩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  
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

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  
闈雖爲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  
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  
荷乘機而作大致熾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  
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  
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  
備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  
徵蓋亦天所命矣

梁本紀

武帝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年製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選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鸞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四

深痛可爲至戒者乎

簡文帝元帝敬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人居明兩經國之筭其道弗同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忌外崇矯飾拳號之節忍酷於踰年定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彙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

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圖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內崇講肆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蒲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遞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盪覆江表帖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五

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恨貞陽入假奏兵不息穆羸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玄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柴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未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摯文后雖欲不鑒廢道蓋亦其可得耶

宣帝後主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念咸已委託矣至於績業

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  
致呂梁之敗江左日感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  
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  
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  
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爲  
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  
取笑乎千祀嗟乎

宋列傳

后妃傳

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麗必四岳之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六

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廝  
卑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  
外授戚屬儻資歲時不過希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  
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並后匹嫡其  
爲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  
乎早世不得毋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  
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賤約衣不文繡色無紅  
采未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  
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  
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

業矯情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  
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斯乎梁武志  
在約已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  
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  
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麗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太  
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  
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  
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祿內侮苟桓交通荆楚之勢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七

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  
可知也烈武王擘群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勅寇蓋亦  
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  
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  
之姿躡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  
氣親受之道入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  
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  
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  
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  
暴主未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威自保及在末光幼

主南面公旦之重獨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碟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舉事起肌膚因心之重遂亡天性雖鳴鈞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積暴摧軀已哀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九

八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疊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以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湮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絳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亦爲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

無虛授當徐傳二公晚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王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胤嗣其木厲之間乎

王鎮惡朱齡石毛脩之傅弘之朱脩之王玄謨

論曰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起石毛脩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九

九

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城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歎以邀勝不亦難乎感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邁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

進孟懷玉胡藩劉康祖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思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與復之  
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矣隆赫之任遂止  
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  
有以乎劉懷蕭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  
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綠恩舊一其心力  
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  
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與王早裂封壤受  
委疆場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  
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盛  
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

卷之十九

十

也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  
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立人能弘  
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  
孝友異情驗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  
累代舍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  
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

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  
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  
今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伴劉氏之  
危則有逾果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宜達所爲寒心  
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昺景  
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  
度玄暉藻思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  
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  
乃信惜乎

謝弘微

卷之十九

十一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  
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  
革適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  
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  
謂矣

王弘傳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  
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二百蓋有憑焉其  
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



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王曇首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誕王華王惠王彧

論曰王誕夙有名聲而問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

三才論贊

卷之十九

十二

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為優矣瑩印章六駁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度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與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傳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

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懿到彥之垣護之張興世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後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思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為痛哉與世鵲浦之奇達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三才論贊

卷之十九

十三

袁湛

論曰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豕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繁軌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祭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

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必立履之地亦不爲贊矣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論曰季恭命偶與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秀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違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

三十一史論輯要

卷之十九

十四

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褚裕之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旣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也矧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矧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蔡廓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

自廓及蒞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裕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何尚之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

三十一史論輯要

卷之十九

十五

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致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張裕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曩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大澁纒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求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張邵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鵠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于時之譽

卷之十九

十六

不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劇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俊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二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躡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遜授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尊再之歌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恐其親必將恐人

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中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恹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毋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個儻為尤顯捨於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劉湛庾悅顧琛顧凱之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茲苟相宗悅

卷之十九

十七

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多以速尤乾饑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

綱繆帷帳遂參機務處默保閑駕素叔源節見臨危  
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  
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  
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者美足以  
追縱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蹟於險塗宜矣

沈慶之宗慤傳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  
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  
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異  
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  
二十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九 十八

柳元景傳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  
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  
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薄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  
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殷孝祖劉勳

論曰當大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

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勳出征又撫所  
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  
此俊至性遇人繪解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  
儀者矣

魯爽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  
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  
亡亦為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驟稔惡  
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  
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齊列傳

齊宗室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  
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什所謂亦以此終者也  
顏胃荆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  
所致乎謹與垣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  
其宜矣

齊高帝諸子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

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禍而天倫之愛無虧未明故知爲仁由已不虛言也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傳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爲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愆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二十一

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盾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竇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跗萼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髮鬚也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傳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

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末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末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觀觀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

周盤龍王廣之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國高帝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二十一

觀彖深視將符與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觀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馬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荀伯王崔祖思蘇侃虞悛胡諧之虞玩之劉休

江祐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歎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交將與霸業崔蘇賄微知者自同奔走虞倅笥餌之恩諸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者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石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陸澄陸慧陸杲傳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二十三

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讓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果諒直見稱單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庾杲之王謏孔珪劉懷珍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劉勰明僧紹庾易劉虬

論曰劉勰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思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者家聲顯及之遶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未也不亦宜哉

梁列傳

梁宗室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二十三

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大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頽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絜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顯弄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正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鄒陽始興俱以名述著莫蓋亦有梁之間乎也

梁武帝諸子

論曰甚矣諛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

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竊踈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訪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驟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論曰簡文提單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九

李昭

棘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橫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詳吉士瞻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傳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在荆雍二州尚未有象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開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未不亦宜乎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劾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龍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履實與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張弘策度域鄭紹叔呂僧珍樂謫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繼不能叶和蕃岳克濟困治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度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九

李五

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譚雖異帷幄之勲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沈約范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躡亦鳳德之衰乎續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韋叡裴遠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臺板與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江淹任昉王僧孺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以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卑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范岫傅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論曰范懋實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疆直並加以以學範輔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祭慎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十六

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十七

賀瑒司馬駿朱异顧協徐構鮑泉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捨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構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與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辨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顛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質序既同兒戲且類弁恭延敵開寶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勣王琳張彪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

三十一

卷之十九

三十一

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辭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感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未脩等並以陳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契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都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頎黃法氾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四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頎並自奔

三十二

卷之十九

三十二

四翻 有亂耗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命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既眇而貴亦黜而王吉凶之筭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臆師亡國感宜矣哉

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明周吳春悉達蕭摩訶任忠樊毅傳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

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戡駱文牙孫瑒徐譜周敷荀明周足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與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為幸也

趙知禮祭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收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十

論曰趙知禮祭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也華收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沈炯虞荔傳緯顧野王姚察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緯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循吏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謂之私閭易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與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斥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蕃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蔽爾迫隘苻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穀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諸殿彫栞綺節殊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十三

憲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舍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政未赫摧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未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滴水旱之災輒加振卹

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緋桃花涿水之間秋丹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適于吏事及居宸展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歛侵擾黎甿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具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軒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十三

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身服流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菜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鞅爲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今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

今並撥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儒林傳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邪繆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文學傳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靈透手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

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仁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吠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求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鸚鵡之客大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蕪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

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遜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  
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  
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  
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  
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  
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  
職于時舍人之任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  
詰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  
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赴並出寒門孝武  
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三十六

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  
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  
世胡母顛阮佃夫之徒專為佞侍矣齊初亦用久勞  
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  
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  
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  
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  
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

史之作云爾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  
四五千哩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  
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  
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竺竺皆  
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  
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  
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  
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九 三十七

者列為海南云

東夷諸國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  
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  
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  
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  
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費南琛無聞竹素豈  
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賊臣傳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

于時江表之地不見于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  
教外弛藩離之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  
國加以姦回在側賄潛通景乃因機聘詐肆行矯  
惡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  
說遂使乘附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關金墉亡  
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郡  
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  
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  
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九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韓男惟成校

魏本紀一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  
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爲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  
勤於晉室冥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  
君人之量征伐四尅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隆大  
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道武顯晦  
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

一

方難遂啓中原番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  
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  
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  
事不足豈天實爲之乎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  
于時狼顧鴟跖猶有窺覷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  
帝孝心敵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  
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  
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

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  
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  
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疊成所  
固本胎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祖天其  
戾圍之悼歎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  
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  
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  
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  
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  
將天意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

十一

魏本紀三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  
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獻聖  
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目不言  
神契所摛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  
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  
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  
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  
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  
奇好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

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  
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  
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  
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疊起宇內禍延  
邦幾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  
四海猶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  
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  
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  
有甚於奕恭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以速是奔  
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  
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齊本紀上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統  
奠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  
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  
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

淮夷損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都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又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響

卷之二十

四

國不未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攝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介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睽關右寔懷兼井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末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歆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下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滔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未言先訓教匪義方始

卷之二十

五

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如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構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絳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蒲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本紀上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彙逆  
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  
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怡乎周文爰自  
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  
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  
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  
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  
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  
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  
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  
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九集功業若此  
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  
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  
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技德論功綽  
有餘裕至於清官制勝闔城擊虜螭歸命盡種誅  
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孝閔承  
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  
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

周本紀下

致幽弒之禍惜哉

周本紀下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  
連禍結力敵勢均壇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績業未  
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  
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復爲  
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  
術乘讎人之有累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  
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有成功者  
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驥武窮兵雖  
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  
非才顧宗祐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  
但欲威之稷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幸使  
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爲幸矣  
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戚藩無齊  
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  
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  
啓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忍諸斯蓋  
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

隋本紀上

隋本紀上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功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倖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倖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窮代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息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本紀下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兒肆厥恣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狀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俚明德內懷險躁外示榮備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馮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虛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薶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折骸食者不

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倅倅黔黎俱充地  
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好游之羽窮衰夜之樂土  
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足  
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丑之師子弟同  
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校殄絕自肇有  
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  
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傳  
曰吉凶由人秋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

十

三皇

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  
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蠢起豺狼塞路南巢遂  
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  
屬笙鍾變響雖款不遵堯舜之迹庸可得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一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下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遺於漢晉何嘗  
不敗於矯誣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神元  
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  
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  
城之誠其在茲乎乙后追於畏逼有足傷矣昔鈞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為常制子貴而其  
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終章其失良有以  
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温公之敗邦家馮  
妃比跡褒后然則汗隆之義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為  
責外平內蠱鑒之近代於齊為甚周氏粵自文皇逮  
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  
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汨婚姻之屢序求豺  
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  
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  
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呂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實不傾大業之後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延

六修吉陽男北于武衛將軍謂寔君秦王翰常

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窟咄

二十一史論對朝要

卷之十一

二

傳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為關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槩折衝

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騰氣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賊屬與魏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踈遠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符堅之轍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論曰梟獍為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

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

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運亦見器齊繼荷遇太和

二十一史論對朝要

卷之十一

三

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為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為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之見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景穆十二王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惊實有聲匡之蹇直有足稱矣富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

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  
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  
之望乎願蹇諤傲儻有沒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  
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  
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  
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  
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驚起家聲徹節智矯情外諂  
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  
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一

四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今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  
雅談之美及于未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  
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  
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過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  
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  
夫在安處危之標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佗之旨霍  
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  
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過也北海義  
昧鶴鳴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顯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

之性自切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亦亦均之性  
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同晚致其後習於所染  
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特鐘也諒始  
遊籍茂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  
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  
天人所乘卒與猜懼之毒蓋地過之尤也魏自西遷  
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成  
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  
緒明武績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  
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一

五

晉全七

衛操莫舍劉庫仁尉古真穆崇奚斤叔孫建安  
同庚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間大肥奚牧和跋  
莫題賀狄干李粟奚眷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  
穆之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  
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  
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  
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  
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祿  
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奔奔

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代有尅平涼之役師殲  
身慮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  
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  
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頭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禪  
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  
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推宋氏衆遂  
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  
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  
建位遇既高許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  
附業從子孫榮祿妻伏連問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六

四三

前代奚牧和政莫提賀狄干李粟奚眷有忠勤征代  
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燕鳳許謙崔宏張家鄧彥海傳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  
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  
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  
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  
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  
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  
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

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  
必繁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  
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  
循史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傳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  
室歷事累世邇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  
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譽譽焉有  
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  
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七

言三

稱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  
二公並列輝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  
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  
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  
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  
且侯展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  
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  
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固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  
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頌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于栗磾等傳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請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治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夏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蒞盈為誠獲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業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卷之九

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杆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崔暹王憲封懿傳

論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為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

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況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歛嗇悛無乃鄙哉

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敵乙瓌周幾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頽宇文福傳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九

勳舊見重並繼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各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敵俱以材力見用而敵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過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墨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

將軍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靈  
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  
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  
名難處追猜嬰戮有賢議動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  
之貞正苟頽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  
乎

宋隱許彥才雁辛紹先韋閔杜銓傳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倍並保退素咸見  
徵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  
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幸也翻剛顛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  
道讓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  
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  
風杜銓所在為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為美哉

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彞竇瑾李

訢韓延之袁式毛脩之唐和寇讚鄺範韓秀堯

臆柳崇傳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  
為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  
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

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  
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彞早播時譽秀則不畏疆禦寶  
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風故猜嫌而  
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  
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  
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鄺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  
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策堯臆聰察致位  
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陸俠源賀劉尼薛提傳

論曰陸俠以智識見稱彼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  
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中國奉主鬱為梁  
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馭秀以  
沈雅顯達何未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印  
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莫學  
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  
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  
繼述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夏方身亡箕野彪著  
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  
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茲闕痛乎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夤蕭正表蕭祗



蕭退蕭泰蕭馮蕭圓蕭肅大國傳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負亡破之餘並潛骸窟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相諸子狂踈喪其家業寶貨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頗狃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田仁胡頹之甚祇退泰馮圓肅大國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衆東下任馮以蕭何之事君道之道既篤家園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傳

論曰盧玄緒業者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述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窮通抑亦不訛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

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

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狹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也詢祖解情豐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為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二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高允傳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邑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

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  
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崔鑒崔辯崔挺傳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  
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達到逸德優  
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  
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  
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  
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晉今五

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  
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且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  
謀算代陳之策信爲深遠奔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  
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  
安茲苛政晚途遭蹟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  
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  
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爽李義深傳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馬靈  
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

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  
辰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  
自辛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  
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  
得安世誠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  
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  
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游雅高閭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駟

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傳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晉今五

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  
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  
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  
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  
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桂冠謝事禮備懸  
與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  
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  
張湛段承根關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  
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  
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王慧龍鄭義傳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幼愛自幼重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指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選固徒煩翰墨不足觀米經營符瑞雜以妖說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王

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遠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猷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薛辯薛寔薛愷等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

端以謙直見知胃以公平自命濟之孝悌素緒之所

得也道衡雅道奔葉世擅文宗今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臨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實愷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者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尤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

表矣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王

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鞀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矣康生等俱以能虎之姿奮征代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裴駿裴延儁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仁

基傳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贊

其美延倚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池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暨然頗亦矩之由矣景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火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封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廢壞時也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舉敬羊社傳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窟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舉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社剛酷之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

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寶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譽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履之轍惜乎

楊播楊敷傳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過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

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空無容推心受  
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  
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  
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祿氛於牛斗  
江海恬波擢驍猛於龍庭何奴速遁若其夷凶靜亂  
功臣莫如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  
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  
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  
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

三十一 史論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  
先圖間隙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  
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赤  
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彼卒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  
無遺育不亦宜哉寬問闕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惠  
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王肅劉芳常爽傳

論曰古人云才木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  
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  
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

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  
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郭祚張彝邢劼李崇傳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  
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眷眷有  
王臣之氣衝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  
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云焉  
不絕邢劼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縹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  
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

三十一 史論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  
之姦德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  
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  
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  
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冠著贊務之材也  
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崔光崔亮傳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傳許其  
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官省  
坐致白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

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  
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  
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收弊未聞終爲國盡無苟  
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  
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謙李苗劉藻傅未傳豎服  
張烈李叔彪路特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傳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角解成都之喉  
監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齷然鵠起舉地而來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  
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  
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  
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  
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  
忠義可不免也張儻觀機委質薦恤流離亦仁智矣  
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  
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  
未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

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  
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  
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  
享名器各有由也

孫紹張普惠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  
斌董紹馮元興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  
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  
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  
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表翻陽尼賈思伯祖瑩傳

論曰表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肆修行業亦乃不隕  
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  
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  
藝用實曰時良孝徵簡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  
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臣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介朱榮等傳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  
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  
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翕然已有羣飛之漸逮

於靈后反政宣滯於朝領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  
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  
有臣顏極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  
顯戮邢杲擒韓妻醜奴寶實威梟馬市然則榮之功  
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覲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  
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  
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  
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  
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  
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  
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  
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駭除矣

未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侯深賀  
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染覽雷紹毛遐乙弗朗傳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  
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  
聞強記以變襄任已終使威英不墜韶溲惟新加以  
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  
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

自簡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  
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  
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介朱中乃結款高氏  
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  
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  
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  
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崩凶渠雜種畏威遐  
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勲高速禍無備嬰戮  
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風  
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  
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染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  
雷紹馳騫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  
朗展轉授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辛雄楊機高道穆恭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

威傳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  
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  
穆兄弟有政事之用恭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  
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蕤崗費穆出身効力功名

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

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齊宗室諸王上

論曰趙郡王以附粵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天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惡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鄰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未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于彭城泣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竄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歛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開明妄被謗慮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齊宗室諸王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周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穢履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

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議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

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

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

跡異猜嫌情非榮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

長世本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

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

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

士開潘亂多歲年一朝勒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萬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貴蔡

傳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廻

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

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結宗叱列平步大汗薩薛

脩義慕容儼濟樂彭樂暴顯皮景和恭迥猛元

景安獨孤末業鮮于世榮傳伏傳

論曰介朱殘逆遂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隋帝西遷去

就之途未為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忌



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  
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異夫盜竄邑者也神武  
招携理殊納叛請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  
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  
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  
清廟豈徒然也常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妻貸文  
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羗  
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未  
光中其志力化爲王侯因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  
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

二十一史論齊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  
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  
人之鑒寒山澗水往若摧枯竿盡數奇逢斯禍酷悲  
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頑門節矣叱列  
乎步大汗陸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  
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  
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所貴乎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寶泰尉景妻昭庫狄干

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  
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  
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填  
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  
是乎賴文襄入輔貴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  
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  
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  
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  
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切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  
寶泰尉景妻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

二十一史論齊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  
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  
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  
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  
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  
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  
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款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  
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

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護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爲趙將也北竊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疆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孫奉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絃敬顯倩平鑿唐邕白建元文遙趙彥深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論曰孫奉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受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綱繆惟懼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

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絃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驂有古人之風焉顯倩明達文武驥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開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德昌死事則情垂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機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楫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

悅牧宰流譽于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焉  
溺於賄貨於斯為甚慈明赴躡之義蓋有銜積之節  
郎基政績有闡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論曰伯起少頗跡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  
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  
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  
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  
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止家門末為謗議遂憑附時宰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  
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柳  
弓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  
也

邵惠公顯祀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  
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  
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  
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  
孝公之勳烈加以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

約義我馬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  
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幼群公懷等夷之士  
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又者護之  
力也向使加以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  
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  
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  
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蓋  
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胃以葭李之  
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  
亮實庸才固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  
人矣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二終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周室諸王傳

論曰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  
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  
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  
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  
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莫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  
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  
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  
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  
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  
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  
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位侔足夫是以權臣乘  
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遠於俯拾馘王侯烈於燎  
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  
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

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位

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

卧赤子朝委表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

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

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

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寇洛趙貴李賢梁禦傳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  
有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  
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  
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  
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  
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  
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  
葦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  
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  
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  
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  
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

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  
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  
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彙故因之啓冢宰無君  
之心成閔帝廢絃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關義方之訓  
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為不幸梁禦祿奉興王  
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  
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  
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  
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三

三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綱繆  
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  
抑亦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  
將割鴻溝朞月之間眾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  
雖事屈與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歎然志  
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  
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  
析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

亦器盈斯槩夷戮非為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  
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  
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  
二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  
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  
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迓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  
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  
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  
王志臣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  
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三

四

王盟獨孤信實熾賀蘭祥叱列伏龜周慶史寧  
權景宣傳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  
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  
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  
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  
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歎  
實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  
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温恭接下茂實彰  
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

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宜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尅之効亦足稱云爾

王熙王思政尉遲迴王軌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五

論曰王熙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平策名霸府作鎮頴川設榮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駑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感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

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罹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積宜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溆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周惠達馮景蘇綽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六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賈途契聞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繆任遇窮極寵榮又處機衝多所損益整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向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

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于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典王抑亦此之由也藝志識沉斂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韋孝寬韋瑱柳蚪傳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綿武經文居

二十一史補遺

卷之二十三

七

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釀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茲雄傑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

見東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譽重捐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

二十一史補遺

卷之二十三

八

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通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瓜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鳥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

終之以不代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奚

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胤玄泉介李遷

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履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三

九

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峭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介長白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平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贖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

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典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崔彥穆楊纂段永今狐整唐永柳敏王士良傳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狗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為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還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三

十

者乎今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為爽丘山成過咎命也夫唐末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代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拔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變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儔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勦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十一

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起于城難兄難弟矣

申徽陸通庫狄峙楊荐王慶趙剛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擲傳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拔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羗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十二

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擲之謂也

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辛慶之  
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懷劉璠  
柳遐傳

論曰韓襄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閭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  
植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  
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翁孟  
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  
慄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遠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  
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  
挾英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  
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  
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  
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三

隋宗室諸王

論曰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  
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竊議  
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  
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更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寵通故高  
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

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  
子莫有終其天年方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  
義經綸締構契開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  
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  
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  
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  
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  
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不  
以道俛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  
庫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成顛殞於鴆毒本根旣  
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  
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  
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  
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踈而忌之內無父子  
之親親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三令趙及  
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奚長儒賀婁子幹  
史萬歲劉方杜彥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  
洪陰壽楊義臣傳

論曰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  
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胃或契關艱危  
或綢繆恩舊將安特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  
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  
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  
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  
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  
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  
步卒二十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  
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  
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  
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  
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  
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番胡塵  
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十二

十五

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  
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  
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  
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李  
雄傳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  
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  
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  
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與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  
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人歆其悅已在我歆其罵  
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  
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替之謀而如脂如韋  
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  
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  
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十二

十六

此也揚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讓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表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于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趙斐趙芬王韶元巖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斐蘇孝慈元壽傳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

二王史論贊要

卷之十一

十七

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譽謬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頌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斐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爲優矣

段文振來護見樊子蓋周羅暉周法尚劉權衛玄李景薛世雄傳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抑楊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閔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述遭蹟良有命乎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緯杜整傳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椽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

二王史論贊要

卷之十一

十八

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  
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棟楠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  
大理囹圄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  
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或近之矣杜整以聲績  
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張定和張倫麥鐵杖權武王仁恭江萬緒董純  
魚俱羅王辯陳校趙才傳

論曰虎贖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  
和張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  
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十九

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  
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  
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  
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  
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  
崔蒲不翦遂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  
之罪非其咎覺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  
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  
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  
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  
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  
不爲亦丘明之深耻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  
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  
爲亂皆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深指鹿事切食踏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  
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地  
豕醜類繼踵誅夷泉鏡兇魁相尋蕪戮垂炯戒於來  
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外戚傳

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  
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諧  
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  
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  
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  
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  
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  
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未跡竊權竟移鼎璽  
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

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  
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  
位亦無殊寵至於君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  
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  
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  
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  
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  
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  
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問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  
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介朱文暢鄭仲  
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  
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介朱文  
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  
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  
傳云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  
之家無間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  
禮故其弊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  
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

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  
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  
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儒林傳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  
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  
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  
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  
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  
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

二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  
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  
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  
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  
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  
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  
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  
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  
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  
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

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考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 文苑傳

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

二千文苑傳卷之三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擬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流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鏹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灑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

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普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表躍裴敬

二千文苑傳卷之三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憲盧觀封肅邢滅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頰諸葛頰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普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文苑傳二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普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並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煩並縑縑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行傳

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濟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雋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人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孝行傳二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

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苑蔭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心秉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慄慄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劉侯仁石祖典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毗琰昏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郭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雋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節義傳二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



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獻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侯置守歷年未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述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徹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檢劉曠王伽魏

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循吏傳二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父必藉寬乎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鷹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酷吏傳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六姦巨猾犯義悖禮邇都寤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

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禍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邳寧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

二十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酷吏傳二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隱逸傳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

二十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滯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

得而稱夫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  
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  
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祇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  
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慈乎歷觀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  
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  
則叙晃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滂李  
脩徐譽王顯崔或蔣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  
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甫王解法選魏寧茶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  
傳在周則有冀雋蔣昇姚僧坦黎景熙趙文深褚該  
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  
鼎來和蕭吉張胃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  
江式崔或冀雋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  
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  
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  
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  
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列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  
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  
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  
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  
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  
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  
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  
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  
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二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耻  
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  
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  
備列女篇云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眇眇之利射咳唾之私乃  
苟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  
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  
以翦二京焉魏世王獻幸於太初鄭儼寵於孝  
昌之季宗愛之祇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

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  
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  
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  
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  
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役多干朝政賜予之  
費帑藏以虛杵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回其宜  
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  
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周念作狂所幸  
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翔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  
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

二十史論贊類要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三

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  
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闈宦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  
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  
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  
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  
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  
者亦附出焉

僭偽附庸傳二

論曰自金行運石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  
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遽爲割據亦

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  
奸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  
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  
中興頹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胎厥  
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  
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  
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今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  
不反遂爲外威不事自持蓋亦守蒲之道也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

二十史論贊類要

卷之五十二

三十四

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  
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  
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  
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  
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  
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渚繁熾七戎六蠻充  
勿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佞而  
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  
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  
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鳳海龍堆天所

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纒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往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四夷傳七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鬻焉其在三代則獯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首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疆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顛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疆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放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

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道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疆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襲亭郵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泐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二終

唐特進曲斌魏徵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軫男惟成棧

本紀

高祖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蒼月尉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一

三百三十

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昊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徃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

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楸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息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章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賤峻極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二

三百八十三

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肢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矇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滯荒無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類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

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鷹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機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藿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三

卷之三十一

三

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祗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氛不歸既鍾百

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詎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曠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度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三

卷之三十一

四

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啗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收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剝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

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抹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損甚芻狗之棄路若童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爲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

卷之三十三

五

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消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前除乖謬則未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聚

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隋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輪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

卷之三十三

六

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洄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啟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別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



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菁籥之音伏  
犧有網罟之誅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  
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  
堯曰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  
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  
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  
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

三十一

卷之五

七

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廣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  
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  
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焉  
黃帝時歧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  
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  
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  
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

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  
迄晉用相因循未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  
穆皇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國  
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勗  
在位謚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  
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  
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  
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祭跡關隴

三十二

卷之五

八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一材而命  
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  
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  
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  
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  
頽何驟請頌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  
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翺  
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  
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  
而虞帝昌紉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索則王政在

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律曆志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蹟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觀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火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一

九

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鍾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禪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

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

抹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社變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一

十

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聲跡長星孛斗鑿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

侯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徵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鬪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壅除戾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曾綱道不應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祇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錄派洽呈圖六文搗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

二十史論衡卷五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傳天數者則有唐都季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况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摠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定司王命四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緯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

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埋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廿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摠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摠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十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摠始分甄表常

二十史論衡卷五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動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表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

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未云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說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

三才論卷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盛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闢隋則鵲巢齋帳火災四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膏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葛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徃引

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鶴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陔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疊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患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天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

三才論卷要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與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亦殷世宗得之

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成賦官宇捫於天漢巡遊  
跨於海表皇歲除道凶年膏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  
以之公行於是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胤筭至  
軋車光武中興準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  
開鴻都之勝通貴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  
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畧名爲導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  
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  
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以資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五

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  
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  
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  
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  
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  
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  
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  
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  
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敝之所殞殞雖復  
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

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  
餓婦工訪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鬻和歲動從  
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  
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遐  
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  
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  
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  
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  
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  
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未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六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鎡貨動移  
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後  
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  
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祖率自此  
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  
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  
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刑濼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剪亂誅暴禁人爲  
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

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  
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  
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  
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遜心  
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  
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  
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  
乎如大跡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鑕  
鑿鞭朴夏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

二十一史論評

卷之三十三

十七

又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  
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  
華之曾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邱刑尚奉  
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  
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  
則西伯斂轡化為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  
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閔刑厝不用薰風潛暢  
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  
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  
纓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澣之

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  
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  
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厥偶語生愁怨於前秦網  
炭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  
間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  
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踈天網孝宣樞機  
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以為廷平每  
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  
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  
罕聞殘酷魏武造易鈇之科明皇施滅死之令中原

二十二史論評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  
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  
萬邦寔曰輕平稱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輻其餘軌  
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  
朝脛恣與夷霸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  
文宣之輕刀縳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闡國典孔子曰  
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  
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撮  
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僕伯子男戚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叙彛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卽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旣文置官彌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三

十九

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儒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譏憲章酌鄴鏡之遺文置六官

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爲壯觀旣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今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茫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驪穴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勛御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三

二十

脩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與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旣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疆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試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疆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兼食諸

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富內懲周氏之微弱特  
狙詐以爲疆茂乘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  
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  
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和亂矯秦皇之失策  
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也而郡縣之制無改  
於秦逮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邛  
笮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  
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  
至于平常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  
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荐臻率土遺黎十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  
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  
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未喪亂  
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  
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  
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廢草創遂乃  
訓兵教職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  
擊衆戡定疆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  
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  
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二

廊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  
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  
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  
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  
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  
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  
道路山河溝洫洳積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  
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  
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  
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  
善學之者將益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  
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  
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  
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傳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  
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  
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  
成文書契已傳繩木葉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  
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  
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  
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  
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灋  
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

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  
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  
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  
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  
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  
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  
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摠而裁  
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  
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  
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賾素  
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  
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  
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慙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  
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  
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躋駘以  
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

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窟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繅菴之儀枚擊柱之契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庶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

二十史論贊卷之三十五

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裘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裳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摠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二十史論贊卷之三十五

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採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摠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

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  
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  
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  
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  
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注作者之意  
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平首  
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末明中秘書丞王亮  
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  
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  
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

二千史論要

卷之三

二十七

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  
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  
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  
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  
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  
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  
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  
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  
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  
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

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  
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  
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  
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  
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  
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  
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  
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疆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  
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  
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

二千史論要

卷之三

三十

弘表請公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  
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  
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  
亦拙惡於是摠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  
京兆韋霫南陽杜願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  
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  
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  
品紅瑠璃軸中品緋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  
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  
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

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  
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  
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  
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  
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者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  
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  
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  
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焉  
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  
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 隋書

唐 特進 曲 城 魏 徵 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勇惟成校  
列傳

后妃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  
渝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  
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  
抑有由矣蕭后初歸濟邨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  
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一

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  
足悲矣

李穆李敏梁曆

史臣曰李穆梁曆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曆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  
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  
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  
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過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

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倫  
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  
歸言追昔款內懷歛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  
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受其親遽彰於物議其  
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  
其前功畜怨與其後累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  
矣柳喪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  
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  
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於昉譯見之矣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二

于義陰壽竇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  
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胎  
厥子孫拆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  
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  
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梁士彥字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

史臣曰梁士彥字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  
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

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  
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  
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  
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  
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濶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  
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爵高祖沉  
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亦亦難哉

高頻蘇威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  
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三

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  
布堯心舟楫是寄監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  
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  
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  
無猜疊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  
繼之實難惜矣邗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  
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又處機銜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

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  
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變志識沉敏方雅可  
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李德林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  
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周發文誥之  
美時無與二君臣躰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  
言也

河間王弘楊慶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四

四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  
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素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居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史臣曰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際又不相  
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慕堯人皆竊  
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  
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  
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

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高祖五子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  
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閔夷險撫  
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  
變讒言問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  
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自古廢嫡立  
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  
深戒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四

五

趙嬰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  
慈李雄張嬰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間殊  
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  
孫平諫放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  
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其師以清白成名  
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吳皇降重蘇孝慈李雄張嬰  
內外所矜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寒之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

鍾或入處禮閣或出揔方岳未輪接軫旌旆成陰在  
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開雅望重當時述  
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  
名節自立忠正見稱審之神情開爽頗爲疎放文城  
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  
其利博哉

楊素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  
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  
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四

六

無波摧駮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  
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  
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始宗廟丘  
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  
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閹門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  
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犂爲蛇畫足終傾國本  
俾無遺育宜哉

牛弘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  
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  
能尚也綱繆省閹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  
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  
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千紀犯義以墜家風  
惜哉

宇文慶李礼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蓋平生  
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  
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四

七

勿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  
此乎安慈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  
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  
言

長孫覽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  
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  
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  
且公且候文武不墜展軀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  
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鑼之旅

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遶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韓擒賀若弼

史臣曰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買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其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似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八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駭雄之畧惣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于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

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劫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純域論功絕氣犯伍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泊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九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厲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杜彥高勸余朱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穎周搖和洪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氣慷慨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



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弼張衡楊汪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薛胄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正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一

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慮思道李孝真薛道衡

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從橫金聲玉振靜言楊摧廬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施紫思道宦途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煬帝三子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未末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借故煬帝疎

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固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策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傳漢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較遼東之役曾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騰畧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頗稱諒直共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宇文述郭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史臣曰寒寒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行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可焉若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其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王韶元嚴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黎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

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譽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標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固無宛和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邪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麟固知髮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火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圖象之風焉

父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二

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撥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齋麥鐵杖沈光來獲見

魚俱羅陳稜王辯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淮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

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獲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也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稿素祭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三

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悞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

毗陸知命房彥謙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椽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  
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  
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棖榭  
亦北辰之衆星也

震世基裴蘊裴矩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  
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固危未嘗思  
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贖貨無厭顛隕厥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四

十四

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  
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  
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  
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  
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  
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宇文愷閻毗何稠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  
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  
床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

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  
有足觀者毗稠乃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  
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王劭袁克

史臣曰王劭爰白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  
書播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  
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  
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  
足觀採表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  
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千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四

十五

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  
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  
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顏其家聲良可歎息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

仁基

史臣曰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  
肱未議致身先圖鼎鑪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  
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  
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  
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

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與王而義勸人謀雄方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擊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誠節傳

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為誠節傳

孝義傳二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六

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考師道贖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程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循吏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乎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

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肯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酷吏傳二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七

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黜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負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廉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視釋奠之禮博士蹙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臭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泐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偉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達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八

綴之於此篇云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冑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彌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岷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九

難兄弟矣

隱逸傳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寘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

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二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羣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古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二十

外戚傳二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若使獨孤權伴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實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女傳二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國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選

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裴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誄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南蠻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卅微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其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宇文化等傳二

史臣曰化及庸懷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疊深指鹿事切食踐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

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  
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  
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

唐書

麟學乘龍閣字商放委華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判開儀儀監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  
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  
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  
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  
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五

十一

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  
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  
終始治亂顯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  
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衰以隆昌或遷以壞亂或漸  
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  
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  
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  
世雖貴矣然鳥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  
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  
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賦隋亂而

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太宗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變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十五

二

高宗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爲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

可不慎哉

天后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十五

三

睿宗玄宗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旣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肅宗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侯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肅宗上畏大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德宗順宗憲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五

四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買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疆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異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感焉未有不為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五

五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飾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

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懿宗僖宗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卽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哀帝

贊曰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六

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志

禮樂志

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

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

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

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圍師太子賓客許

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

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

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

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

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

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

年以國子司業韋瓘為禮義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七

事舍人王昺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

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

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

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

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

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

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

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

太常禮院脩撰王溥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

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

和十一年秘書郎脩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闈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

二十史論評輯要

卷之二十五

八

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天文志

唐與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謹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

五行志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

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

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

二十史論評輯要

卷之二十五

九

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疢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地理志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與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始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恭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

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美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三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

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美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美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

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  
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  
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  
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  
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  
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  
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火牢歌鹿鳴之  
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  
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五

十二

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  
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  
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起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  
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  
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  
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  
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  
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  
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  
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

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  
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  
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  
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  
爲第凡美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  
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二條游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  
侯陽周髀五經策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  
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  
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  
綴術七條輯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五

十三

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  
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  
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  
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九凡貢舉  
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  
士者於今者大略如此

###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  
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  
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

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  
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  
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  
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  
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  
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  
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  
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  
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十四

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  
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  
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  
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  
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  
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佗官居職者猶假佗名如故  
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  
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  
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  
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十五

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筮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

二千更論藝文要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晏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兵志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

二千更論藝文要

卷之五十五

十七

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刑法志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

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八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

二十史論衡要

卷之二十五

十八

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士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拾四曰流書云流有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輓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藝文志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

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爲職則一也作宰相表

二十史論衡要

卷之二十五

十九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作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暨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爲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爲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

宰相世系表總論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作宰相世系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

後妃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典乘與服御皆有負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黃祥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十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衷調不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閭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典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類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右附之儉壬慧之狡謀鉗其悟先哀普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欽  
社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  
寡嫵溺之私羣闖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  
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 后妃列傳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  
於下故能終天年防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  
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戚地已踈人心相挺玄宗竊其事以憾豪英  
故取若撥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  
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 宗室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  
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  
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與疏屬畢王至太宗  
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  
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  
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

二十一史論衡新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

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襄寧桓  
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顧師古獨  
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  
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  
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  
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  
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  
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  
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

二十一史論衡新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  
而主祚常未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  
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  
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  
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  
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  
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疆為之說非也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  
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  
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

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圍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典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十一宗諸子

卷之三十六

四

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存促乃臆論也

### 三宗諸子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絀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于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 十一宗諸子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閣雖以國王之寶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 諸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槩亡者闕而不書

### 李密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

十一宗諸子

卷之三十六

五

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歎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 王世克寶建德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顛華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寶建德連河北王世克舉東都皆磨牙搗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傾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炳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

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劉文靜裴寂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滄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千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門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雲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六

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秦陰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稊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任瓌

丘和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繫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椽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李靖李勣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摧背罪亡之餘遂能依乘

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推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漸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味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覆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者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君羨

君羨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讒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高儉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七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衍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罔顯者至賈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阜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高儉寶威

贊曰高寶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八

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與運埋光鏹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寶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房玄齡杜如晦

贊曰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誠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

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曠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魏徵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厲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峽峽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暮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九

馬周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薛收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

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如昔奮亡命布衣嫡然列置上衣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劉洎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寔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刼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蕭俛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

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瑀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竄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姚思廉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辱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

卷之五十二

十一

宜太宗之尊表云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芬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芬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芬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侃

然獻忠時主方褒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學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堪智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十二

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願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瓊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火管乎

一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兢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推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主壁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替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替歟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諸夷番將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十三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喬張仁愿王懷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闐獵取其固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

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祿殺生柄切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李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備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裴炎劉稭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二十六

十四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稭之玄同渴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韋見素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貨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為

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張廷珪韋奉韓思復辛旂否李裴濟李中敏

李甘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訟夷斥寘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昔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泐爭晏朝濟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六

十五

徐有功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罔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白居易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



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聞于父女毋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收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莫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五王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雙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六

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籍以為威何其淺耶爨牙一啓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珣王毛仲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珣之辯皆足濟危紆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默然不滿誠不可與其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魏元忠韋安石郭震

贊曰魏韋皆感舉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搃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主以烝諧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好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龍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七

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淹才益可惟嘆嗚呼力士誠腐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取信自取之歟

姚崇宋璟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蘇環張說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國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于以利遞敗其家若環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張九齡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八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息率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屬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源乾曜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懷弘靖窮於權惜哉

崔隱甫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還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論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宗室宰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九

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傅師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眾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繁簡策掣繁其問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撮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懷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醜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

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聘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顧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寔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王忠嗣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聞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盡蠶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繒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

前有司備負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歛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哥舒翰高偃芝封常清

贊曰祿山裏百關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謀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爵土欲八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偃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以畏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警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幸使叛將得籍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李光弼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

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郭子儀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詎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旌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太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墜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福唐史臣裴垪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垪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房瑄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途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皆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相而倉

李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李泌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誓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火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恠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極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見明疆嘗利不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為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植崔俊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優危防淡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樞縵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後各財資賊文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悖繆其謀惜哉

楊綰崔祐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祭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一

十四

元載楊炎王縉賈參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鬪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縉擊之欲發乎無狀炎牽連載勢與醜裔乘國維綱返為載復讎釋言於君幸與妻子併誅暴先骨碎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鄴舒以俊死而鄧拆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李栖筠李鄴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疆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體若栖筠鄴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鄴得相不願拜非剛鸞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劉晏第五琦班寵王紹李異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乎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一

十五

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異辟暑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關播董晉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其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終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致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慷慨於其心哉要躬可頌而

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  
大顛沛從之惜乎

段秀實類真卿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大尉大抵以為武人一  
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矧始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  
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  
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時噤無前  
魯公獨以為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  
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  
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  
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  
哉

李愬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  
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  
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李晟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  
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誣鄭汲晟無積  
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  
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  
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  
能存社祐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  
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曰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  
哉

馬燧渾瑊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于衆無不感樂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  
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  
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  
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  
廢功滅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為恭殆  
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  
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陸贄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  
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葉榎至延齡輩則寵

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依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實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皆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韋臯張建封嚴震翰弘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與田畝閒未有以異人反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三十一史論贊贊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八

段平仲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幸蕃衍公綽仁而勇於

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和穆崔神代爲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歸崇敬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而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德同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

三十二史論贊贊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鄭珣瑜高郢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嫉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

崔羣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日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日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伎可去難存伎不還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日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謂桓侯也

三十一

卷之三十六

賈耽杜佑杜牧杜悰令狐楚令狐綯

贊曰耽佑楚皆悍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王表歎絢絢世當國亦無足讓牧論天下兵日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鏞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沉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鏞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誓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杜黃裳裴均李藩韋貫之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絳經國體撥衰舊王苗懷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

三十一

卷之三十六

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餽見疵至於忠烈蹉然則不可掩已

劉昌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日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日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捧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日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



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李光顏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裴度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繫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擊節頗沈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詘云

牛僧孺李宗閔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閉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晚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橫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

罪人歟

竇羣劉栖楚柏耆

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韓愈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刊以模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斑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翰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汜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誦四海之感雖蒙訕咲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揆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劉賁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賁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疆可不戒哉意賁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行患邪

李訓鄭注王涯賈鍊舒元興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四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與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比軍是也訓囚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微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闒謁所乘天果貶唐德哉

李德裕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李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頽相闕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擯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五

李蔚

贊曰人之感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頭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措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較近貴遠爲真輾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

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僧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妾相夸肖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功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書茂梵與箕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實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獲之甄哀無知之場焉庶百解之皆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七

李珣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為邪

鄭蔡朱朴韓偓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

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昏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慢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蔡朴輩不次而用押豚膈拒貍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况賢者乎

盧攜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鏑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鄭畋王鐸張濬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义矣繼人柄朝靡謀不乖如敗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唱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七

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潘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趙匡胤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李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温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王重榮

贊曰以亂收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收亂險賊者能之蓋收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率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過天子出奔雖誠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楊行密

贊曰行密與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温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債死關下可爲長太息矣

高仁厚田頴朱延壽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頴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觀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七

唐書

密於上兼於下學於古法於今善於知變史修撰劉蘭傑陸燾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忠義傳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應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童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刺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孝友傳

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獮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醬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三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子望而終及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一

殞進昭截左骭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  
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  
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  
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 隱逸傳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道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  
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  
志城關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  
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  
哀可喜慕者類于篇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二

### 循吏傳

唐興承隋亂離剝菑荒茶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  
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  
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  
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  
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都督刺史其職察  
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  
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  
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  
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

緋魚開元中又綱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媿  
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  
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  
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  
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  
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  
相大臣兼以勛閎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 儒學傳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  
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  
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  
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  
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  
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 啖助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  
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三

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推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 陳京

贊曰德宗敞政稅間架借商錢官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闢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冒歛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鏞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 文藝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泐江左餘風絳句繪童揣合低叩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嚚嚙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

二千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七

四

度森嚴抵轅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持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闢繹優游異

二千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七

五

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斑斑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 杜甫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狀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尠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誠可信云

###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狗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六

### 烈女傳

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竊窈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 外戚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昏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

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肅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赦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闈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 宦者傳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闈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七

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  
焰駭駭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  
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  
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  
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  
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  
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  
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  
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夕侍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  
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僭至昭而  
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  
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義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  
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  
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  
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馬存亮

贊曰楚郎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

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  
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  
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  
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宦者傳後

贊曰表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  
甘心焉而朱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懷奸人  
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  
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

酷吏傳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  
五覆奏獄已決尚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  
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  
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權篡宗支故縱使上  
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  
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榮封爵下者被齎賜以勸天  
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與澤  
吻磨牙噬紳縷若狗豚然至叛齒臭達道路冤血流  
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  
出韓閹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九



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許遂以為常推刺之吏以嶮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截爪縣髮熏日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抵搯使不得頃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命合盛旨今舉朝暫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奸臣作威渠儉宿役頗用慘刺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後臣輩休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邗都之土苴云

### 藩鎮傳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胙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忍混貸照有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箕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俛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比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賴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皆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偏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膈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養虎狼而不拂其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剪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者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踞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

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

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

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

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

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

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

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

王史論纂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

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

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

其由來事有因籍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歟今取擅

與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

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魏博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

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

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

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爲輕重

鎮冀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

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

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

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

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

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王史論纂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宣武彰義澤潞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

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

區羣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

盜故也引妖就順以奪厥明寧蕭儉崔植等謂耶

突厥二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

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

厥最疆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

其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天古無有也高

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貴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漫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矯師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

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入辱太子晉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標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遷亡乎哉

契丹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溥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尊禮不能固一爲不賓隨輒夷

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疲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之

東夷傳張保臯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睜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

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甚而先國家之憂晉有所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寢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暨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七

賦輸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南蠻二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贊曰木將壞蠱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嚭凶牝李辰林甫將蕃黃屋奔兎質敗謀興元蹙崔柳

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叛臣僕固懷恩李懷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凶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掃  
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  
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毋拔刀逐賊烈婦人也  
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所沮忿戾不自  
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叛臣李錡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  
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

二十一史論黃巢要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  
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  
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  
亦託中旨以盜產物然獻纒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  
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惴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  
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  
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  
列屢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驅驅入禁中罄所  
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備  
備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

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顯鹽鐵之利以養兵而叛  
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逆臣

贊曰祿山思明與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  
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  
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  
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  
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  
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  
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  
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  
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  
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  
俗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二十一史論黃巢要

卷之二十七

十九

逆臣傳黃巢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  
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  
株亂徧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氏皆巢黨也寧  
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逆臣傳末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火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七終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 五代史書

新校本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八 五代史書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梁本紀

太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為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 唐本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

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

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半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若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 明宗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官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

上天更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遑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四

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

不滅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宄於徽陵其土一權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出帝

嗚呼予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層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旣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



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  
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  
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  
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  
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  
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  
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  
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  
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  
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六

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  
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  
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  
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  
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  
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  
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周本紀

世宗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

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  
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  
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  
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則禮樂刑  
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  
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  
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炎夏而  
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  
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  
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七

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  
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  
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  
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  
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  
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  
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

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列傳

梁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若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

二十一史論衡輯要

卷之三十六

八

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

二十一史論衡輯要

卷之三十六

九

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爭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三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負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思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

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伐于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

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

于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

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龐師古傳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報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問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

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

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

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五

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

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  
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  
舌之疆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  
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  
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  
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  
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

于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六

能君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  
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  
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  
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  
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  
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  
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  
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  
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  
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  
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  
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  
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  
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  
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  
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  
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  
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  
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死事傳

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  
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  
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  
死事傳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

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八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六臣傳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九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未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一

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于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

而實八姓，其三出于焉。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尅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歎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三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  
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  
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  
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  
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  
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  
者著于篇

溫韜傳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  
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  
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  
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

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  
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  
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墓刻石以告後世  
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  
其墓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  
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  
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趙彜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  
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三

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  
禍焉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爲禍小人之  
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彜自以先  
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  
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彜之求福于梁蓋  
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不求也可不戒哉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  
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  
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

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于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怵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達既極而至于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郭延魯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于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于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于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張筠傳

嗚呼五代及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于魏王

繼岌覺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養無所利害養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養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養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養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皇甫遇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弒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責焉然知其所以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范廷光 附王彥珣

嗚呼其哉人性之慎于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

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惟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惟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播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

君各賢其臣者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庶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  
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庶耻立人之大節  
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  
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  
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  
于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  
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  
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  
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  
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  
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  
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八

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  
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  
尹闡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  
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恐耻以偷生者聞  
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  
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  
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

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  
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  
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  
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

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  
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  
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

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皇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因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

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困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管置而復廢管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兒盜販袞冕戕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疆富者先亡閩陋荆楚開變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壯視人嶺壘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主心其將蔡倚放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僞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僞以此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蔡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溼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 前蜀王建世家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偶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面而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尊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十國世家年譜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與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代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九

元朝國言桂國國書前書夏想國書都機務錄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絕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一

學慎罰薄欽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序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

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

悟歌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閑農事考治功講學以

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對以自勵日

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

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

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

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

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

能無議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

真宗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鳥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

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覩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既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繪絕官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宜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人死罪皆終身

三才論贊要

卷之三九

三

不遷每論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英宗

贊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

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歎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覩神器矯揉奪嫡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神宗

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罔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

三才論贊要

卷之三九

四

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官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

贊曰哲宗以冲幼踐阼宜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賢良聞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余何熙豐舊姦拚去未盡已而姦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徽宗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彙以代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活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

于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五

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息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欽宗

贊曰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厥之故金

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施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蕪帝至於此是蓋亦異儒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高宗

贊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

于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六

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瘁難哉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克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擊切齒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孝宗

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為難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

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彙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九 七

光宗

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寧宗

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僂冒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外

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僂冒之首行成于全國體虧矣旣而彌遠擅權幸爲羣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罔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稱爲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理宗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九 八

窵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倖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仔宰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警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蒙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感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旣多急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朱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

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  
季運弗獲大效後當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  
論臣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

贊曰宋至理宗彊宇日感賈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  
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甚考其當時事勢  
非有雄才膺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曆數有歸  
宋祚尋訖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瀛園公

贊曰宋之亡徵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九

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  
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九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

宋史

爾備前桂國驛書畫寫想觀國宿建嘉德德隆等條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志

天文志

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  
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  
不以聞者罪論死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  
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亦皆底於幻  
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  
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爾寧宗慶元四年九  
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于夜及驗視如  
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  
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  
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  
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稜雲氣等事其  
言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  
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為一人君遇變脩德無或他  
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

恐懼脩省之餘故於天文休符之應有不吝不縷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時勢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術有精猶微息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脩新唐書五代史記爲法凡微驗之說有涉於傳會感劑而不書歸於傳信而已矣

### 五行志

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以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青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二

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其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爲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者乎

### 地理志

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

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見于後而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 河渠志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蔡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

卷之三

三

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闕即曰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渚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决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灌之利者歷敘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禮志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

三才論輯要

卷之七下

四

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旣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脩纖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

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

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興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

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

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

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

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詳祀詔

三才論輯要

卷之三十

五

履與禮官講求以閏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略因旣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爲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閣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

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與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直排辨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為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且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馬議禮局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六

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脩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倣是脩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宜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

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靖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卽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母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視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視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卽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七

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乘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晉董弁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豈可三款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

因前史之舊其繁亂爰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 樂志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鑿泉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

于史論卷之五

### 卷之五

八

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照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余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陽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稱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

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被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之家一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王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昴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頌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典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

于史論卷之五

### 卷之五

九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夫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論直以歌聲齊蕭聲以蕭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論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志應聲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為樂志

儀衛志

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

二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十

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脩葺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稅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

之後務為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為儀衛志

輿服志

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為鹵簿又熾以旗幟華以繡衣褻以毳杖豈非循襲唐五季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詒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撥拾散逸泰酌時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緜以羅旗仗用金銀

二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卅

十一

飾者皆易以繪以綵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禮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通時尚足為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

選舉志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于得賢而已考其大要不過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



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  
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  
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詮選者每曰以年勞取人  
可以絕趨躐而不無賢愚同滯之歎以薦舉取人可  
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每曰拘  
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洗風通弊聖則權貴請托徒  
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  
雖廣而莫重于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  
多而莫重于舉制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  
于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

二千史論輯要

卷之十

十一

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  
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  
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  
人為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軀為六門一曰科目二  
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  
煩簡適中彙括歸類作選舉志

### 食貨志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  
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亦甚  
而存其可為鑒者焉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

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  
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  
分動關民生國以民為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  
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  
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  
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為  
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為十有  
四卷云云

### 兵志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自惟

二千史論輯要

卷之十

十二

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  
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  
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獵  
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  
凡其制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  
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  
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  
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  
屢以為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

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道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士卒日蹙况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三才論贊卷要

古

### 刑法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爲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愴邪益進刑政紊矣國旣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繁乎其人然累世

猶知以愛民爲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據其實作刑法志

###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污降風氣之離合雖不

三才論贊卷要

卷之七

五

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于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

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宗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書真宗時命三館爲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七

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于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主于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傳視宋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自熙寧以來

搜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撮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七

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繁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鉅裂大道疵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

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為一志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做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例之大凡為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表

宰輔表

宋自太祖至欽宗舊史雖以三朝兩朝四朝各自為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命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為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時而後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八

曾鞏譚世勳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為之然表文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纂脩宋史故采紀傳以為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動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位次既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序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用舍關於世道之隆污千載而下將使覽者即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登載之不容於不謹也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議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

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宗室世系表

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夫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敘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槩見然靖康之變往往淪徙死於兵難南渡所存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著其原委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九

作宗室世系表

商儼同享存國體國語詳景和錄國居建都禮廢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傳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為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乙

為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為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宗室傳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餘弱而枝強後世於是矯其失者而

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

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容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邸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為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為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溥嘗為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諡

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彥環  
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贇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環

三才論粹輯要

卷之三

三

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威以帝婿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為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為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不極而泰之象

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章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為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狂於肺腑之戚而無外禦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

三才論粹輯要

卷之三

四

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寃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折德辰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彛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為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洩種落亦

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戡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樂元福趙晁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殺，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偽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為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五

親仁口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洪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

康延澤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勳伐夙識，太祖口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趙會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會，可謂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六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會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會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會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脩文，慎罰而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會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會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廷祚策李鈞之破如日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毋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七

七

仁瞻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毋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晚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曹彬潘美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

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錕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濟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七

八

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黠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橋廓清之勞至於卒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視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滅石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



進劉廷翰崔翰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疆使酒米信所為雖多暴橫党進恂恂類懷姦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大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為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

三十一

九

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先於二子信矣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

讓焦繼勳劉重進表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為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為創業之君也歎

李穀胥居潤寶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錫

張鑄邊歸謙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論曰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唐方滅即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謙寶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范粲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

張昭寶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誤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寶氏弟昂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脩起禮樂太宗尹京稱寶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謹若其門族官業之盛世或以為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幟府名亞趙曾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眾所傾乃能為之辯釋熙古居大任

自處如寒素肥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為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為程羽賈琰所抑繼為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為然哉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為卿士實為阿衡實左右商

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為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

王化基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鑿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為特用未免苟容之謂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贊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

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命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曾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一

七

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屢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及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驚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

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見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誠忌前酣營少檢附勢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一

七

希榮構譏謀已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寶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夫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及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大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曾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且爲宋元臣焉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贇邊珣王明許

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論曰顏行振舉風憲不避彊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杲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等臣即體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沒而彌章若其自誣以保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贛省關市之可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瑒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躡之仁也段思恭遇亂兵擊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五

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馬侯陟吏才適用患在忮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為口實魏丕久典工効以濟戒用至於平反冤盜之獄抹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

勳石曠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

謂趙延進輔超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

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禽敵將此忠盡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為親復讎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員貨雖立威著勳所不取也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遷之言失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六

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勳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為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

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論曰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之

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棗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並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七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德為政之本延握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為盛焉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

通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侁

劉審瓊

論曰王贊喬述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危繼勳知番禺之可取侯贊又治邊郡文寶數護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迥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勲勞然卒疆戾而乏溫克以速於戾斯乃名哲之所戒玘以剛儉蒙悔吝珪以發擿肆威福其不違者歟守素不事踪競審瓊克享期願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尤達常思德尹繼

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八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販繒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為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親身謙慎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逗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為譏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衛王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暴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

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瑄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穿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  
賓安忠

論曰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溫幹之士及即位脩舊邸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九

馬有足稱者矣然平不脩舊怨庶幾進於士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與  
劉綜下衣許驥裴莊牛冕樂崇古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馬爾張鑑將命西蜀處置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經制索湘議罷鬻茶許驥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

同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馬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 上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郡而不免以生事 如劉綜著勞劬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疎於訓子固未得為盡善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白之操下衣乏仁恕之道兪之棄其城守坦之疎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論曰全義德驥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董董無淪人者而各有子勒勳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邪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

司直歎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馬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  
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為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運捷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與均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轉

門入則拱扈嚴陞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

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嫌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贖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實琪以鄙稱守俊興軍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

三十一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呂端畢士安寇準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謀重賄要其父盟由是西夏失

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

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

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

龜鑑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

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

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

竄南裔動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

豈不信哉

李沆王旦向敏中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

三十一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

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

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僊祠禱

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

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

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為聖相

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謬

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挾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

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荅之曰

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

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耻受賊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馬

王欽若丁謂夏竦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特海內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

二十史論衡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得患失也欽若以賊賄于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陳堯佐宋庠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脩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史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晚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忠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後袞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紀

二十史論衡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憂惕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所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代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於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徹活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且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其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訥

孫沔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黨遵稹儉邪沔頗知兵而以沔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高瓊范廷召葛霸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警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宜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達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達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驚卒遭時致位者

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鎬王

堯臣孫抃田况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

也哉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徵兵驕迺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田錫王禹偁張詠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骭骸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

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敏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

命哉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論曰尹洙崎嶇兵間亦可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嘗無所附麗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韓丕師頌張茂直梁顛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祐之潘慎脩杜鎬查道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論曰丕之清介頌之和預頌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脩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仲舒冠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以為名言云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勸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後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

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迭為諫官御史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  
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  
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  
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馬

亮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頽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  
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  
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三九

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

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孫冲

崔暉田瑜施昌言

論曰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  
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考其  
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  
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  
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  
耻之

楊偕王汾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  
素曩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  
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  
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冠城楊日嚴李行簡章

頻陳琰李有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覲

袁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驥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三十一

有古道焉若旨浚渾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  
戢暴驥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  
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言景初吳及范師道李

絢何中立沈邈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各有風采見推於時者  
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  
闡官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  
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張昱之魏瓘滕宗諒李昉趙湘唐肅張述黃震

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法夫於國專則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為衆人所不敢為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曾穎叔劉

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論曰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為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遐暇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為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務

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據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屬辭淹

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瑛宋搏凌策楊單

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論曰惟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濟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搏搏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單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為時論所許釋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汙惜哉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勳張

佶

論曰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劍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王繼宜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餘勇佶胞宜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城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恭秦義謝德權關日新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  
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  
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藝亦精心  
敏職士大夫許其器藉德權清康強伎矯名好威然  
其斥謝必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  
哉延德而下邁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  
可取者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  
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

二十史論著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觚而仁  
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  
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佞倖禦  
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  
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  
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  
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暫利用以取譏方  
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

諱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  
以因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  
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  
成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  
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  
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  
行何望其能正揀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  
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  
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  
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

富弼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  
有餘足芘富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  
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  
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  
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

二十史論著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憚人無忌善類滯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范仲淹純仁

論曰仲淹初在制中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揀蔡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韓億韓絳韓維韓縝

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足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包拯吳奎趙鼎唐介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

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并所至善治民思不怠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聰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固諫與吮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拂誠盛德之上哉觀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邵亢馮京錢惟演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馬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穎王授室公主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六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為史出眾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儻明逸以傾險金為時論所憾云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鼎胡宿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鼎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

之議蓋以趣种村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歐陽脩劉敞曾鞏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遂古其為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衰益所笑此豈事君為容悅者哉故雖疎雋文埒於敵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吻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涇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

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眾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曾鞏呂誨劉述劉琦錢

顛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克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上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何刻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楊

繪劉庠朱京

論曰何刻吳中復皆良御史也刻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兩堂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情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與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蔣昭敏高化周美關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

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詔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雖若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固守忠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狹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九

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允劉文質趙鑑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僣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鑑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允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允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劉平任福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劔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不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

士者哉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與張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辨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門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  
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  
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其用云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珽王韶薛向  
張案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  
平靈夏而蔡挺王韶輩起諸生委囊衣樹勳戎  
馬問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  
兵韶之策敵窾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蔣向雖無三子  
勞而董漕邊饑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

二十史論粹輯要

卷之三十一

聖一

善也若厚之降隴撥瞎征取涅鄆廓州功足繼韶而  
嗣昌造孽北代迺恃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  
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殺紕以鑄錢陷此非其驗  
也與

常秩鄧綰李定館叟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陶  
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  
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  
足道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  
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聖位

其忘美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  
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  
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  
並喪雖明脫史事何足取焉

任顯李參郭中錫傅求張景憲賈卞張瓌孫瑜

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王宗

望王吉甫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史事舉  
能其官道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  
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璫

二十史論粹輯要

卷之三十一

聖一

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絃議獄必  
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婦麟定徃獠宗望弭萬  
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  
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  
張說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  
辨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  
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說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  
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

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手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陳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贊楚建中張頤  
盧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四三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甌與水利植姦誅惡所歷可稱建使契丹正主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哲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邵敏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頤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輩始終廉退秉不

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趙高孫路游師雄穆衍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厝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或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鄆令以爲日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文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爲時寵利無足取者趙高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鬼名廢足自贖朝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四

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之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愨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童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雋偉衍爲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是如夫

楊佐李兌沈立張揆張諤俞允劉瑾聞詢葛官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揆之孝壽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允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

葛氏自宮以下簪緞相繼盛哉

張田榮諱李載姚漢朱景李琮朱壽隆盧上宏

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論曰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謹載煦漢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培克君子奚取焉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燾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燬禧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莫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熊本蕭注陶弼林質

論曰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弼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質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种世衡

論曰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成勳矣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幸塞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逼撓動失機會遂至大郟而國隨以敗惜哉

司馬光呂公著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范鎮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巖然如山確乎其不

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而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禱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誦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 蘇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傅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十史論蘇軾

卷之七十一

七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缺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輟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志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

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翫哉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 蘇轍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待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閱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可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 呂大防劉摯蘇頌

論曰大防重厚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止邪之辨甚嚴終以正道懼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究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十史論蘇轍

卷之七十一

八

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告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甲九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二

宋史書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一

名俱全亦難矣哉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眾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宜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

益

論曰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守而從之比皆然元絳所泄咸有異政亦諸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鄒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墮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為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揆哉蔣之奇始愆憑濶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眾人焉

孫覺李常孔文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覲馬默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為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及復曲折極入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夬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權茶食而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考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直裰益尤多軒方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為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下

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鈞  
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  
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什  
卽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  
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  
夫

孫馨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廉朱服張  
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席

二十一史論評要

卷之三十三

四

旦喬執中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  
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彙孫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  
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傅楫沈疇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洪  
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論曰夏人時蹈窳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

用兵塗邊人所腦于地以俘已成功不亦慎乎諸蠻  
溪峒茅瘴非人域鴟虺與居况無敢闖吾圍京廼使  
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  
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儼然受其欺好大驕武  
之心一侈而燕湖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  
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燧

劉舜卿宋守約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

二十一史論評要

卷之三十三

五

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  
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流  
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  
其才否可見已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

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閔郭成賈崑張

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論曰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  
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嗟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村好  
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逸

善戰崑恩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袂誣報怨膽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誅死亦宜也就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為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于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

朱諤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

二十一史論贊綱要

卷之三十一

六

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據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博之言乎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

曹輔耿南仲

論曰蔡京以紹述為羅張端官修士而畫之上箝下

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革視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鳥啄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輔者右輔援麗省臺迭相指嫉微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惟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深敏革誤國之罪當正其膠而欽高二君徒從窺典信失刑矣恪民以推誠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刷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何臬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

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二十一史論贊綱要

卷之三十一

七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卣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沈銖路昌衡謝文瑞陸蘊黃寔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解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臬

蔡焜

論曰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



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  
八人唯何桌馬消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觀觀  
祖洽俞卓蔡幾儉邪小人孫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  
術橫潰煽熒弁邪家而覆之如是其憐焉此孟子所  
以必辨邪說正人心也

賈易童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  
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郭知章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  
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章惇  
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

二十一史論要

卷之三十三

八

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  
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  
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  
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  
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  
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  
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  
况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  
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昂宋喬年強

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根任

諒周常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  
為暖熟鷗根諒常氣節侃侃切時敝能盡言不諱  
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  
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  
幾哉母或乎狂諒之言也

何灌李熙靖王雲謹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疆敵無厭  
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勛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  
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  
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二十一史論要

卷之三十三

九

李綱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  
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  
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  
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  
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  
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

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 宗澤趙鼎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阻礙

二十一史論贊新編

卷之三十一

十

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基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釐則盡吾力以俟時否則從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也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贊也今進乎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諍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

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其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拳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 張浚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遏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郤劼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二十一史論贊新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如欲復用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

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恐於汗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終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議論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說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韓世忠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

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元水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問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桎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訾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恐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劉錡吳玠吳玠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

雖韓信匹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  
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  
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  
甚矣有父風焉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徂于常  
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  
蓋有由焉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  
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  
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十四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  
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  
議頗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  
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皋胡閔休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  
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  
堅敵威震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  
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  
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

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  
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  
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夷  
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符爪牙之寄其平苗  
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  
少矧其附桀上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  
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  
師律不嚴卒致鄜畧之叛迎合桀意首納軍權雖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十五

善終曠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  
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  
淵以總卒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  
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  
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  
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

剛中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

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於魯皆足以斬荆寒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論曰以白時中之倖依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狂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談李剛其張淡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美哉王倫雖以無行憲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

三才史記卷之五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貴者大有間矣辛以輕肆譏証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朱倬王綸尹穉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

庶辛炳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穉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辯爭而檜以為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所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儉又豈多見也歟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孫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祖調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迺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迺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三才史記卷之五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失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鄒肅李邵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論曰鄒肅李邵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玘潘良貴呂本中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

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仁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慨矣

向子諲陳規李陵盧知原陳桷李璆李朴王庠王衣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見歎

衛膚敏劉珏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交修綦崇禮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芻胡松年曹勛李植韓

公裔

論曰章誼有憲譔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實論吳玠李綱之際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芻斥蔡京之禍薦揚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助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决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蓋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汝楫蕭振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

闡洪擬趙逵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  
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大畧相似若夫呂  
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  
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  
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  
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張燾黃中孫道夫曾幾勾濤李彌遜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  
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

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  
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  
君道夫受知張浚愛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繁行  
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替親征亦壯矣哉勾  
濤直節正論不受私絜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  
議廢紉以沒無怨愆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  
為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  
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

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  
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  
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米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  
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  
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澁政不  
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  
為首稱焉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顥葉衡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時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夬良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  
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  
不附秦檜而與龔夬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  
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  
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劉珙王蘭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  
頴范成大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為深恨王  
蘭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  
絕踪大寶獨從之游建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  
檜排淵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  
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  
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  
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  
若祖舜奪楊愿恩襁秦熺秩誅檜惡於既死彥頴論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事激烈披露忠蓋真氣亦可尚已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足其用焉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若

李燾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為戒希呂剛直懼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  
開釁端忤旨窳斥而其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熺陳橐

以呈身為耻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投拾禮文殘  
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成稱史才然所撥拾或  
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尤表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論曰尤表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  
人土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  
師魯表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  
迺職為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  
孝祥蚤負才略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議君子每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息焉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濛周淙

劉章沈作賓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  
言摧折弗悔成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貴冒濫馴至覆亡高孝  
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合應恩大經劾韓僕斥董  
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肅伸矣時則有若沈濛淙章  
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論曰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完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騷黃黼詹體

仁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

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駁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胡絃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鏗謝深

甫訄及之梁汝嘉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絃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訄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鏗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鏗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偽學

之目識者以爲鐘實餐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偽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剛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說之徒何足算哉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歎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尉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等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余端禮李壁丘宥倪思宇文紹節李蔡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宥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獨獨爲筆焉何其所見後

先奸迂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道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刺主又屢解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蔡繁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鄭穀仇念高登婁寅亮宋汝爲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穀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避哉仇念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馬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迂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惲矣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宋

德之楊大全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燦柴中行李孟傳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聖華宮

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  
劉倫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  
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  
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為將  
得士心趙汝愚薦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曠也曠  
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  
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  
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曠黨既不能罪  
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  
之阨乎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  
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  
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  
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  
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蔡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

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眾故  
所至立功云

汪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飛卿  
劉穎徐邦憲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  
君父故讀其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  
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  
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  
卓乎不為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李宗勉袁甫劉黻王居安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  
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  
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  
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  
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  
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

以死哀哉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人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吳昌喬汪綱陳宓王霆

論曰吳昌喬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

三才史論

朱之圭

三

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麟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論曰嗚呼寧宗之為君韓侂胄之為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

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迂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湯璘蔣重珍牟子才朱龜孫歐陽守道

論曰湯璘立朝夔諤蔣重珍自摧魏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為難矣牟子才朱龜孫直聲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孟琪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孟琪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琪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

三才史論

卷之三十

三十一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大小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職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

游方信孺王構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為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為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構北歸請錄信

孺之功長者哉

趙汝談趙汝謙趙希館趙彥呐趙善洲趙與權

趙必愿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汝談汝謙希館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出廟算之短善洲父子克平大盜與權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間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大

傳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積程公許

羅必元王遂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心腹也危積以通同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種者也程公許王遂謹謹學見豈不偉哉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激曹叔遠

王萬馬光祖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士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祀非其中之無悔不能爾也冷應激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蔡謝方叔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何而蔡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發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為入元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煥章鑑陳宜中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

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為賈似道所替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為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燾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燾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建所為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燾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韓

論曰宋自嘉定以求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韓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王伯大鄭家應儼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璠馬天驥朱熠饒虎臣戴慶炯皮龍榮沈炎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家沈炎若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所說也應儼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

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  
者戴慶焯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  
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焯無所稱述焉  
朱熹在臺察如狂獬遇人輒噬之云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林家鉉翁李  
庭芝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  
歟姚希得諂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  
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者聲望常  
楨晚訟皇子竝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二君足爲臣軌李庭之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林勳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  
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井地可謂密矣劉才  
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懇  
卒以是去國充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  
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清  
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  
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玘之竊取富貴梁成  
大李知孝其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吳派徐範李韶王邁史彌澤陳垣趙與魯李大  
同黃當楊大異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  
派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  
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垣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  
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魯楊  
歷最久其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  
薦起之黃當出任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  
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  
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慶  
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  
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仁

危昭德陳塏楊文仲謝枋得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  
論皇子竝事坎壞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  
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

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增能以意氣  
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欽崎以  
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循吏傳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  
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  
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  
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定多其

三十一史論評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  
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  
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  
傳

道學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  
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  
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

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  
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  
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  
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  
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  
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  
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  
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太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

三十一史論評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  
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  
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  
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  
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  
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  
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  
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  
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文苑傳

自古創業再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  
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  
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  
之名作其卽位彌文日增日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馬國初楊億劉筠  
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建  
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  
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  
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忠義傳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  
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  
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  
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

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  
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  
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  
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  
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  
或御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  
所處不同論其捐軀殉節之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  
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孝義傳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  
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典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  
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  
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封股割膽咸見褒賞

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  
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  
矣作孝義傳

隱逸傳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盡  
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  
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  
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  
宋興嚴允弓旌之昭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  
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種放之

二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  
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哉作隱逸傳

烈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  
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因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  
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  
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陸師  
親友以爲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  
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  
得烈女若干人作烈女傳

方技傳

昔者少皞氏之喪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滑焉頹  
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  
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  
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  
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  
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崇  
禱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倚煉吐納導  
引黃白房中一切蕪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  
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  
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  
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  
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  
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外戚傳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  
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  
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  
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

二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  
母后之賢自有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宦者傳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  
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母私蓄  
鬻人民間有鬻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  
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忠宣徽真宗  
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  
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惡旋踵屏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  
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  
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佞幸傳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  
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  
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累城以求狐灌社  
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觀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姦臣傳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  
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  
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  
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  
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  
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  
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叛臣傳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  
其臣爲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  
悍僕狂奴欺主棄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  
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世家傳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  
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蠶午各挾智力擅

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僨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傅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

三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外國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遼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建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旣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

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廝囉董氈昭征諸部及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趾占城真臘蒲耳大理瀕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脩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其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黜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險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疆大脩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責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滄海上之盟尋構大難宋遂爲所紉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倂卿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蠻夷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尔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劇荆楚

三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擄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贊夷過之斯計之得也然無徑久之策以控馭之猶慮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警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與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略武衛亦豈先王制荒服之道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 遼史

元爾儻司桂國錄國事前書君相核國定額總事都與能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軒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為契穴地為牢讓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類領類領生稱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刺德嘗與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室帝桃戰矢貫數札是為懿祖懿祖生勻德實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為玄祖玄祖生撒刺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為契丹遙輦氏之夷離董執其政柄德祖之弟述瀾北征于厥室帝南畧易定奚醫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

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太宗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  
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育之士  
得郎君海思卽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  
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潤士卒而下休養之令  
親征晉國重賈而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畧開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  
善處勝書進泰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  
乎

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世宗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會未三年納唐九  
書卽議南伐旣之持重且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  
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  
酒豈不可哀也哉

穆宗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論臣下濫  
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政獵無厭偵驚失期  
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鴟甚歡除虜坊刺面之令賞罰  
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氣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景宗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  
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  
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竭國之力  
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  
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  
沙門昭敏以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

聖宗

贊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三道來攻親  
御甲冑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瀾河朔不亦  
偉歟旣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  
甘州之喪此粗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四十九年  
理寬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  
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  
諸帝在位長久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興宗

贊曰興宗卽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等母后而尊其  
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  
天死於弒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  
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衰

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

經所為若出二人何為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若矣

道宗

贊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菑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寔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天祚帝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窺外席卷河朔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遠邁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隣好四境又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六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未運又厭人望崇信妄官自松國本羣下離心

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繼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隄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感始悟奉先誤已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

志

營衛

上古之世草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來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官行則懸旄于纛以為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瀝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壯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冠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為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官衛謂之幹魯桑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圍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牧漁為生無日不營無在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為氣盈盈虛相應  
歲月乃牌積牌而差寒暑互易自穀不成庶政不明  
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官是故  
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考績無有  
不特國史正歲年以敘事莫重於此遼始徵曆梁唐  
入晉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  
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  
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  
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  
曆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  
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  
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期置閏時有不同覽  
者惑焉作閏考

百官

官生於職職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於名不究其實  
吏部一大宰也為大司徒為尚書為中書為門下兵  
部一司馬也為大司馬為太尉為樞密使於古官名  
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  
絲而芬名實消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

千一史論要 卷之三十三 六

以名亂之其典也勃馬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

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  
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於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  
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官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  
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  
分迭刺夷離董為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  
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  
北面之事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辯凡遼朝官北樞密  
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  
之惕隱治宗族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  
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禮志

理自天設情繇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  
材梁頰是生郊禘窪尊燔黍是生燕饗燕裡瓦棺是  
生喪塋儷皮維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  
文一質蓋本于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  
道其意執理培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情者務釋綿  
絕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本朝鮮故壤  
漢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

千一史論要 卷之三十三 七



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迺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惻怛。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禘禮。漢儀為多。別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為加詳。存其畧著于篇。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鏡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禘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詔夏武之樂。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為書。家乎希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儀衛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立敬瑭。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強。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摹矣。

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疆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漣。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芣。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蠶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鷓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遠也。及阻

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為夷島董以掌刑辟豈  
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為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  
撥甲之士歲無寧居咸克厥受理勢然也子孫相繼  
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  
二宗為優耳

表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  
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靜也有恒形人動靜無方居止  
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之所在而畀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  
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  
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  
之書遼本矣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  
晚出蓋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陸  
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  
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  
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  
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  
滅迭刺部長涅里立迪鞏組里為阻午可汗更號遼

鞏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  
為王而涅里之後曰捧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  
屈戌幾百年國勢復振至捧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  
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為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  
遙鞏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  
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  
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  
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  
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皇子表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  
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  
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  
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  
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為文無實併諸侯削年而表世  
君子避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不  
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  
綠隸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叙就  
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畧表見之為皇丁  
表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書千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為之  
婚主故爾古者婦詩不出門內言不出相公主悉列  
于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記傳聞不  
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別為公  
主附表

二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覲合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  
循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  
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慙固有元勳寔多  
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  
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  
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  
獎也契丹外戚其先日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  
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孺思之後大同元  
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  
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  
族皆為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為國舅別部三族  
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  
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為一與別部為二此  
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遊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獵為業猶漢人之勸農生之資於  
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  
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  
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于  
表觀者固足以鑿云作遊幸表

卷之三十三

十三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敘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國  
彼疆此界道里云逸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種落鄰國  
聘貢往來焉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槩耳遼接  
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藝  
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為土產物得其粗而  
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號得其音而未得其字歷  
代踵訛艱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四  
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試其事則著於紀  
部族則列於表云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於漠最為疆  
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  
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東西朔  
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  
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列傳

后妃

論曰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  
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瀛淵仁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  
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讟之  
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  
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  
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義宗平王隆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  
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  
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  
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

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  
有請附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  
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刻嗜殺之所致也  
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  
在茲矣

李胡喜隱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  
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  
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  
祖之世刺苟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

卷之三十三

十五

之固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平  
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  
國始終厥後嗣君雖教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虜創  
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辯乙辛之詐竟絕父  
子之親為萬世惜乙辛知為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  
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耶律曷魯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著龜謀成戰勝可謂笑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紉裡赤耶律欲穩耶律

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覲烈耶律鐸珠王郁耶律首魯窘

正史論贊綱要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

論曰神册初元將相太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同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群策而為之用歟其投天際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論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寬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勳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為佐命固宜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礪

論曰初晉囚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為壽輪帛以為貢未久而會同之師次泮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勲雖著至於覲覲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未釁以虧僑功如解里者何譏焉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顏旦  
耶律撻烈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搏吼注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

正史論贊綱要

卷之三十三

十六

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耶律夷朥葛蕭海潔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顧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獵葛之諫廩廩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為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疆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羣臣於造次

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温處位優重耽祿取容具鄙夫矣若海黎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巨歎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没里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營窟之餘為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没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張儉刑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十一 十七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獎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刑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感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也蓋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為盛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袞蕭合卓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袞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毋舉勝已者樞密其誤國之罪大

矣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

律虎古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主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吳低耶律學古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

十一 十八

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遂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論曰當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既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蕭捷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奴  
瓜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裂葛耶律撒合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里奴  
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捷凜爲統  
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捷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  
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耶律台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裏履牛温舒杜防  
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頌的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  
符啓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頌的合里只輩衝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命出使幸不辱命裏履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釁盡  
其主容以異免死亦可醜也

蕭孝穆蕭蕭奴耶律蕭古夏行美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  
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劔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  
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曠目語  
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  
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  
弒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重灌爲國巨蠹雖功何

議焉

蕭敵烈耶律益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琛大康又

論曰高句驪弒其君誦而立詢遼與問罪之師宜其  
單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迺來險旅拒俾智者竭  
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顛顛獨居一海之  
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况乎殘毀其  
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  
棄捐之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

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  
蕭魯矣楊哲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槩見  
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  
阿刺以諛諛不法拆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  
塔刺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剖其心  
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辯國焉  
得無亂哉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玦耶律僕里

傳

論曰韓八囚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木哲經畧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取犯決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為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十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攬

蕭韓家蕭烏野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刺為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晒巡邊以廉稱古

三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昱鎮撫而民富獨攬駐金蕭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論曰劫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徂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况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高情雅韻鐸魯幹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慶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照律世良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幹臘之戒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

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颺耶律大悲奴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帝富疆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

三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伐一時將師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眾莫與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疆也又况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敵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



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論曰濛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帳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勲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耶律幹特刺孩里實景庸耶律引吉揚績趙徽

王觀耶律喜孫

論曰孩里引吉之為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刺之戰功實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蕭元納耶律儼劉仲耶律胡呂

論曰元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蒞政所至有能譽慕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仲三為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祿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蕭巖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

也蕭忽古耶律石柳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刺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為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說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焉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覲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祖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温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資國迹其姦依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余觀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文學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闡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二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能吏

論曰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為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為災人望為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卓行

論曰隱固未易為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謝

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離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為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烈女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為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君閭閻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方技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取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璘為察割卜謀逆為卷撤葛卜僭立罪在不賞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為來者戒

佞官

佞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佞官當時固多然能因愷請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宦官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思為內謁者安仁為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姦臣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及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逆臣

論曰遼之秉國鈞擢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入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高麗西夏系治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昏下嫁烏足以得其

固志哉三韓接壤及覆易知涼州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曩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禦勝固多敗亦胎悔昔吳趙咨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國語解敘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註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典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亦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逆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官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辯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俾從而考哉今卽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三終

元明中書舍人盧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廢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被放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太祖

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太宗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官室苑囿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熙宗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諶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世宗

贊曰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又宇內小康

乃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  
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  
踰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  
寵擅朝家嗣未立既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  
雍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  
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  
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  
身弑國感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  
剛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宜宗實錄詳其後事  
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  
人援聖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  
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  
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贊御獎用  
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

哀宗

贊曰哀宗之世無足爲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

日出熾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  
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世紀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各札  
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  
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濟  
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  
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  
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  
年惜哉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四

四

志

天文志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  
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  
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  
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金宋角立兩國置曆  
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  
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曆志

余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

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降庚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

二十一年史論曆

卷之三十四

五

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為曆志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彗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談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

為國云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噠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姿盧火所浚界蒙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改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

二十一年史論曆

卷之三十四

六

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二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

統問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官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贖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延命官叅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綦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

年一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四 七

簿十三節以備大苑大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為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感旭日方升而燭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若及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為書皆

夫凶禮則畧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弒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塋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合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官縣二舞是也隸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四 八

教坊者則有饒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儀衛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子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官中導從焉大抵模倣宋制錯綜增

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誠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寡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闕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九

兵志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會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動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寢盛則歸

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

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代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銳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

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駉列于篇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並修品式寢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紆感風俗諄諄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



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篋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威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人大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尊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耻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

三十一史論精要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宜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為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 食貨志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矩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

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糶一切培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利高琪為相議至摧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嘗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勸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饒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敦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

三十一史論精要

卷之三十四

十二

### 選舉志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

告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宜宗南渡吏習習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歎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者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郡以專征伐巖然自為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

三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四 十三

太宗以諸版勃極烈居守諸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齊阿買阿合吳迭之號以為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朵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

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任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起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

完顏蓋踈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  
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  
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  
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  
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  
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槩僅有  
不可殫悉今摺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  
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交聘表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  
疆國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  
卽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  
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  
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爲卑辭厚禮而輟攻  
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  
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  
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  
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  
塞亦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  
力救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爲和哉策旣失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五

矣名旣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  
山東不然亦不失焉晉元帝其就能亡之金不能奪  
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  
高麗始通好爲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爲兄  
弟於其國自爲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臣  
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  
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  
舊史不必強同云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十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五

新舊國司桂國歸國諸書家相傳國者皆其部族也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軫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乙

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銜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擊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盡感群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

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辯矣

石顯桓赦桓放達烏春温敦蒲刺臘酷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酷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割其兩耳謂之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己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與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王回鹘保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為隣國合弁為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歡都泊訶骨赦詭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為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為之臣  
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  
臣以歡都為首治河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太祖諸子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  
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撤改宗憲習不失宗享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贊曰勃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撤改治國家定社稷  
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  
前人之德著勳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

二十史論贊綱要

卷之十五

十一

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為強宗而取遼之策  
卒定于廸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廬火吾扎忽關母宗叙婁

室銀木可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廬火  
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  
關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木可之圍守  
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關母之敗譴罰之亟  
諸將憫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木可  
習古迺觀人之圖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

矣夫

阿離合邁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邁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  
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  
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  
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為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  
曰徑於絕地攻於特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  
望之謂乎

二十史論贊綱要

卷之十五

四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  
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  
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  
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  
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  
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修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  
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敦壞遼之太宗慢殺神器倒置冠履授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微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祝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劉彥宗劉夢劉咎劉仲誨劉頴時立愛韓企先

卷之三十五

五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宮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受官爵王綸統穆之子市井為徒此豈行已有耻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究其自取亦多矣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諸班勃極烈即帝位諸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磐

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磐阿里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郭藥師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五

木

三三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其不伴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術鞅豈無所見歟

移刺溫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自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高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

尊高松誼遇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先英居守使施滿訛里也以官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脫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祁宰

贊曰昇哉海陵之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郵焉君子

王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五

七

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耻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狗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撤商喝擣益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暗

贊曰撤商喝溫敦思忠奢暗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

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撤商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吳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殺其贊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賄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趙趙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白彥敬章景仁

王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五

八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與矣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謀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坂掣撻淮澗鈎狐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運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九

窩幹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相則誠不能知知爲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刺道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遼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

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淮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晚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家事入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崔承弼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道子琚有英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高行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邊金之際邪其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室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行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圍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趙興祥石抹榮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滅危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

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

注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錫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元祚後可知矣

顯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曹劇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宗浩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二

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  
弗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  
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  
發焉詭冒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  
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  
損之際有可籍口即許其平矣兩首之事宋人亦欲  
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屹搭  
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  
南北之人歎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亭迭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五

七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  
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有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  
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亭迭之功又亞於  
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  
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壑以  
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  
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  
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移刺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剌幹特刺程輝劉瑋  
董師中王尉馬惠迪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  
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  
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  
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  
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  
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刺之鯁直劉瑋董師中  
之通敏才皆足以發問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  
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馬惠迪之徒何  
足笑也

梁襄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五

七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  
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  
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  
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  
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  
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

贊曰金誦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  
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  
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劾還則云增

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齋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楊庭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

三史論贊要 卷之五十五 十五

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商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髀破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刺益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

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馬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公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治跡劉幾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問非幾所及也劉玩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身榮寵益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言益以克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穀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三史論贊要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疆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墮忠于大安綱周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徒單鑑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鑑拱挹一語而宜森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又致仕鐸忤肅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鑑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

乃繫至宰相古所謂斗筭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

壽

孟鑄宗端修完顏間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筠

贊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積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質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五

十七

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木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

張煒高坵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才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稍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坵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李木魯德

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林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

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可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實愚抹然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木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雲南挑

三十二史論贊

卷之三十五

十八

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為慈嫩嫩以為明子子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毀峭澗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隄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顏

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力皆賜國姓女奚

烈資綠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寔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典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與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窩幹

勒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與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率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與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窩之輕信誤

年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九

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程宋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楊伯

雄蕭貢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宋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疆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年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

張曄張行簡

贊曰張曄行簡世為禮官世習禮學其為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書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

取富貴之道乎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疋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紉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挺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遷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

見於斯矣

符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符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云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馮壁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玉馮壁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邪  
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壁以  
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  
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  
權貴欲避古之國士何加馬玉以疑見冤壁淵疾惡  
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  
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  
世也久矣吁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  
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  
不亦宜乎草訛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  
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人之言夫以替御治  
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  
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撤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贊曰撤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  
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為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  
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

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為將使  
金還未去伸足以建功名夫夫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其難辟疆之  
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脇其子  
使招之降不顧而越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  
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  
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  
之政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及成姑息將帥鄙儒雅  
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  
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  
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  
僂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  
加闊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役喪師  
七百主將說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  
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

之捷兩省為歎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聘貽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合遼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泊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

三才圖會

卷之三十五

五

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蓋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蓋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汙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平之潰眾怒所歸幸這一死猶懷異圖卒頌猜疑天

蓋假手於崔立也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馭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糾邪愛實石抹世勛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勛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

三才圖會

卷之三十五

五

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諫則不可廢也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專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逞欲由已歛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



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  
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  
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赤蓋尉忻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蓋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  
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脩南條北若壑斷然哀宗一旦  
倚爲腹心終爲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

三才論贊附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  
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于官奴哀宗猶暴其  
罪寬哉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  
卽羣起而債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  
進才略尤足取焉而金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隣境亡命  
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

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迄金  
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  
仁人君子讀之猶感頷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  
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  
不慎哉可不慎哉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靖安民郭

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  
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

三才論贊附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  
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  
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  
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  
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  
軍乃追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烏古論鎬幸蔡之  
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  
矣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世戚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襮矣不作王姬肅雎之義幾希夫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

三才論續要

卷之三十五

五九

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挈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忠義傳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欲有甚於生

者焉金代喪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童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

三才論續要

卷之三十五

于

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童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馬作孝友傳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

馬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勅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為人所難為者如此

### 循吏傳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亭董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勅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第之政罕見稱迷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鈎棘傳會告姦上變者實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

作馬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馬作酷吏傳

###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代敗獵土木神僊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疊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發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官

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琯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詩宣哀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方伎傳

金世如武頑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逆臣傳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

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恆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叛臣傳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微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嗚呼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西夏傳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

人部有托跋部自党項人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有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洌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鬪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疆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盡爲灰燼唐節度

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頃世猶有鼓吹之遺音  
馬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  
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倘卿無常  
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  
地里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  
往來視為東西州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為隣國  
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  
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為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

相涉者焉

卷之三十五

三五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六 元史書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金華宋濂修

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  
其奇勳偉跡甚眾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紀  
載云

太宗

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一

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  
月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  
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  
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  
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  
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  
也

世祖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  
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成宗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為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眾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太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英宗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戒膳徹樂遊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

輔反為誚耶斤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

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入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入思告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擲風沐雨咸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亦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

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泰定帝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為足稱也

志

天文志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

二十史論贊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四

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宮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灾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畧不復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見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珉衡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灾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

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據其事例作元天文志

五行志

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為天導我也以此見五方不殊性其於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變蓋不絕書而妖孽禍膏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

二十史論贊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五

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謹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灾祥作五行志

曆志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

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  
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  
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  
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  
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  
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  
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  
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參攷累代曆法復測候日  
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  
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六

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  
天求合之徵攷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  
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  
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攷據是  
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  
頒用其爲書猶在因附著于後使來者有攷焉作曆  
志

### 地理志

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  
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

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  
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  
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  
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  
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  
里數限者矣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  
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  
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  
衆後世徂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七

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  
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  
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  
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  
載于篇而其沿革則泝唐而止焉作地理志

### 河渠志總論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  
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曰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  
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漳河疏深水而武清平  
濼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清沱而真定免決嘴之患



漑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滂潑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禮樂志

傳曰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旣起規模嚴厲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宏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八

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邊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

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于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陞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禮

二十五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九

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迨宗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木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旣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不禱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徵於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旣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闕畧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也璽書卽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

嶽鎮海濱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明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日星始祭于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榮星爲職事五福太乙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叅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

輿服志

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今攷之當時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轎以及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叅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于後云

選舉志

宋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雖當時得人爲盛而其弊遂

至文體卑弱士習委靡識者病焉遼金居北方俗尚弓馬遼景宗道宗亦行貢試金太宗世宗屢闕科場亦粗稱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開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哀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文廉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係任遠夷外檄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今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  
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  
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  
情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畧條  
分類聚殆有不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百官志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  
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  
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  
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一

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  
之初固未暇為經久之規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  
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  
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  
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  
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  
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  
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  
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  
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

徵佞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  
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  
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  
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  
流世讓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作百官志

食貨志總論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  
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  
愛民爲重而尤倦倦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  
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一

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  
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  
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  
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  
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  
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  
時厥後國用寔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  
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  
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  
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

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做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奪茲定禍亂者也

二十七論兵要

卷之五十六

南

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

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

二十七論兵要

卷之五十六

五

馬則備戰間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八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

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役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姓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藉世祖至元八年之藉十一年之藉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藉以兵藉係軍機重務漢

二十七

卷之三十一

未

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藉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作兵志

刑法志

元與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律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

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鑿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

二十七

卷之三十一

十七

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請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

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信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為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曰幹耳朶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脩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祕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持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諸公主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記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主表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後凡為三公者皆國之元勳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為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官亦嘗置三師三少而

不恒有也今固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將相大臣年月疏濶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者列而書之作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

三才圖會

卷之三十六

二十

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者當世者彬彬焉眾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為儒學傳

良吏傳

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

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孝友傳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隱逸傳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據其可傳者焉

列女傳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釋老傳

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  
特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  
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  
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  
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  
本其意作釋老傳

方技傳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扶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為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者汝被光寵者甚眾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為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宦者傳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  
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  
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  
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  
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  
為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詭謀可  
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  
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  
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  
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  
著之于篇

姦臣傳

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  
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  
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於殞身亡  
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  
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者彙次而書之作姦  
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三十六終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彭以明編以明廬陵人萬厯中諸生是編采錄  
諸史論贊以課其子抄撮之學非讀史之正法也